



記情風邊南

作舟篷張

版出社公書圖術美華文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李白。

8年清涼

消失不了的情緒(新詩)……………文華版。三角
浪漫二詩人(作家研究)……………南京版。四角
糖與醋(中篇小說)……………文華版。三角

——以上作者著——



作者像

南邊風情記順序

(頁數)

前置詞 一

新粵鱗爪 五

「到廣東去」 五

醒獅 六

汕頭 六

廣州 七

「食在廣州」 八

黃花崗 八

大元帥府的憑吊 九

沙面 一〇

水上生涯 一〇

虎門 一一

楓溪 一一

東征之卷 三

東征 三

民衆武力 四

往下洋之瑣屑 四

可憐同命鳥 六

夜宿南靖 九

漳州夜生活 一〇

鼓浪嶼 一〇

廈門 一一

康縣長 一一

盛忠茂 一一

葡萄牙籍 一一

興化出美女 一二

入福州 一二



新南京印象 二五

南京四動脈 三五

總理陵墓 三七

犯規 三六

立法院旁聽記 三九

中央黨部訪問記 四〇

五洲公園漫遊記 四二

國民會議外觀 四三

莫愁湖再遊 四四

靈谷訪畫 四六

雪輿對聯 四七

絲綢展覽會一瞥 四九

江南之卷 五三

巡視江南外紀 五三

江南的巡視 五三

對無錫 五三

市街一瞥 五五

公園裏的早餐 五五

參觀總公會 五五

農協會的門口 五五

教育局之訪問 五五

楊女士快人快語 五五

縣政府公安局和新舊兩監 五五

招謙乎 五五

縣之建設問題 五五

顧金芳案 五五

打倒「野貓」 五五

聞喜堂行政人員談話紀錄 五五

紀念週之見聞 五五

厚水機之啓示 五五

太湖遊蹤 五五

和尚的念珠 五五

梅園遊蹤 五五

開原鄉隨筆 五五

參觀廣勤紗廠 五五

參觀勞工第二小學.....	七四
縣校運動會盛況.....	七五
共產主義成功了.....	七五
去無錫.....	七七
到江陰.....	七七
新聞界.....	七九
地方軍隊.....	八〇
城裏的冷靜.....	八〇
姜洪先生.....	八二
參觀商婦兩協會.....	八二
土布稅問題.....	八三
周水平案.....	八五
教育情況.....	八六
南菁學院觀光記.....	八七
滄裏小學觀光記.....	八八
可怕的火柴盒.....	八八
茶會.....	九〇
崑山公園序.....	九二
慘象.....	九二

「何省委一日四講」.....	九四
到嘉定.....	九四
縣政府之訪問.....	九四
縣財政與司法.....	九五
公安局員警之檢閱.....	九七
監獄一瞥.....	九八
官民談話所.....	九八
鄉村師範和中心學校.....	一〇〇
建設.....	一〇一
雪園.....	一〇一
可憐的外崗.....	一〇一
歡迎何委員.....	一〇三
去嘉定.....	一〇四
三新村	一〇五
黃墟.....	一〇五
徐公橋.....	一〇三
燕子磯.....	一〇七
東壩實情錄	一一〇

燕湖一瞥	二〇
其二	二三
陸沉的慘象	二三
民意三點	二三
十足的報災	二五
東壩開不得	二五
檢疫工作	二七
蘇滬戰區殘象	二六
戰區鳥瞰	二六
軍事回憶	二九
壕塹之話	二三
盡兵閑談	二四
標語詮釋	二五
停戰協定	二六
救濟問題	二七
八月預言	二八
京杭公路隨筆	二九

省河道上	二九
「風流新傳入鳳池」	二四
開鑿放馬崗	二四
溧陽一瞥	二四
宜興一瞥	二七
「彎彎曲曲路。重重疊疊山」	二九
竹徑之話	二五
浙建廳之訪問	二五
觀潮感言	二五
杭州市一瞥	二四
「高山仰止」	二五
吳興一瞥	二六
長興一瞥	二六
京杭公路概觀	二六
京杭公路沿綫各縣概觀	二六
江北之卷	二六
南通游記	二六

專輪上.....	一六六
武藝.....	一六六
下船後與在路上.....	一六六
俱樂部賓館.....	一六六
張孝若先生.....	一六九
參觀.....	一七一
唐家恬.....	一七三
省立南通棉作試驗場.....	一七三
京觀亭.....	一七三
濼陽別墅之宴.....	一七三
余沈壽女士.....	一七四
更俗劇場懷友.....	一七五
紀念張季直先生.....	一七五
視察江北外紀.....	一七六
海濱拾葉錄.....	一九九
通揚航路觀感.....	一九九

(終)

裔公墓.....	二〇一
通海墾牧公司一瞥.....	二〇四
共產黨的大豆腐.....	二〇七
江蘇省墾植專區展望.....	二一一
東壘的訟風.....	二二三
大豐公司一瞥.....	二二三
裕華公司一瞥.....	二二六
由鹽城到華成公司.....	二二八
八灘一夕談.....	二三三
披星戴月曬太陽.....	二三三
濟南場.....	二三五
海州港.....	二三八
隴海路上.....	二三〇
徐州一瞥.....	二三一
津浦路上.....	二三一

作者編輯之照片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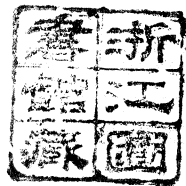
書名	價值	出版者
美社照片選刊	三・〇〇	良友
美社第一回照片展覽會專集	・四〇	美社
美社第二回照片展覽會專集	・三〇	文華
美社第三回照片展覽會專集	・五〇	文華

南邊風情記

前置詞

古人以爲「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那是了不起的一回事。我今年雖纔三十歲，而一萬卷書也許讀過的，惜乎記憶力欠佳，好些書過眼雲煙似的飛散了！所以不敢存着……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的氣概；至於「行萬里路」，我記起十六歲時一個人獨自成都到上海，成滬綫單程前後走過五回，總共就有二萬里。其他地方加上恐怕將近十萬里。不過這是在那兩句話的表面上講，那兩句話的本質應該是說一個人不單要有學問，而且要有閱歷。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僅僅是個形容詞。

我所走過的路，經過的事，重要的部份我都有筆錄。常常把這些小經驗小見解自賞着。最近偶然要想把這些零星的東西集起來發表，總名打算定爲遊記十卷。繼後一看不行，



字數甚多，又決定分爲三部出版，名稱改定爲（1）南邊行旅記，（2）南邊滯留記，（3）南邊風情記。（1）（2）兩部還要整理，先把這第三部發表。

所謂「南邊風情記」，是在說南邊諸省的風土人情。這些風土人情大半是由我體驗或考據而來，至少都是「據說」的，所以不至於十分的不忠實；中間描寫的事實都在國民革命以後，登場人物數十，內容包含着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產業問題，文藝問題，以及社會諸種現象。這些都是最近九年間的筆錄，其中部份的發表過。如像：

篇名

發表處

發表數量

東征之卷

上海國聞畫報

小部份

巡視江南外紀

江蘇旬刊

全部份

東壩實情錄

上海時報

全部份

蘇滬戰區殘象

上海文華畫刊

全部份

京杭公路隨筆

鎮江新江蘇報

全部份

視察江北外紀

上海民國日報

小部份

海濱拾葉錄

天津大公報

全部份

雖然部份的在報紙上發表過，可是這本南邊風情記所載的許多地方經過修正。比較的以這本冊子爲正確。——如果願意看看這些小經驗小見解的話。

往常我深怕再把這些瑣碎的東西總共發表出來惹人笑，近讀英儒韋爾斯的世界史綱，他竟批評玄奘大師不會寫出赴印的沿途旅行，僕從，食，住，費用等瑣碎材料爲可憾！更感於日本文人之來中國，歸後常將最近情形寫爲遊記，雖其存意譏刺，居心造謠之處爲可憎，但其努力則可佩。如後藤朝太郎，其人獨力寫作關於中國遊記等書二十餘種。回顧國民革命以後，國內的游記書籍出了幾種呢？這使我慚憤交作的下個決心拿牠發表了。

缺 页

新粵鱗爪

「到廣東去」

「到廣東去」，徘徊在歧路上的許多青年都這樣講。我受了吳君的啓示，也就在十四年初冬向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報了名，去應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招考，下了決心「到廣東去」。

開北青雲路青雲坊的上海大學，那便是考場。我與同鄉錢君祕密的去應考。考試科目已經記不清，國文題好像是「仁者必有勇論」。檢驗體格的先生向錢君說：「你不能騎馬」。錢君繼後問我，「不能騎馬可有甚麼關係？」我說：「也許不能進騎兵科？」誰知揭曉後錢君竟自落選！原因雖則不很了然，大約「不能騎馬」總是落選的一個原因？我與錢君一同由四川出來的，我考取而他落選，至少減了我入伍的興趣。一直等到他乘輪回了四川，我始向四十四號去領入學證和旅費。看證書上面纔知道上海招生委員會是陳祖儼，葉

楚儉，戴傳賢，朱毅，孫鏡五位先生負責的。而旅費僅發十五元，真祇夠「到廣東去」。

醒獅

醒獅輪是我第一次飄洋過海的伴侶了。船開了頭，十幾個青年都鑽出來，都是到廣東去的。中間有江蘇人，也有河南人，奉天人。大家都坐的統艙，不巧這統艙裝滿了洋灰麵，沒有好鋪睡。第一天有幾人直叫頭昏，第二天竟有人嘔吐了。而我們睡在灰麵袋上的旅客，爲這些不潔的空氣薰得難過，並且灰麵袋所流露出來的東西染得遍身都是雪。吃苦雖然是美德，不衛生也是於民族有害的！

不暈船的我和郭君，白天就在甲板上逛，東海裏的帆船繪成鯨魚的樣子在水裏飄；幾隻海鳥傍着船桅亂飛，一個老於行旅的旅客告訴我：「這些海鳥倦飛的時候便伏在波上休息。」我作一種出世的快感！

汕頭

汕頭鬧過大水災，據說海嘯把輪船送到甚麼公司的堆棧的屋頂上，潮水一退，把堆棧

壓成柿餅。這些雖然是傳聞，不過汕頭大水災確是一回巨浸！

醒獅輪沒有碼頭，船停在江心，這裏下了許多洋灰麵，也許此處食糧是不夠的？我們趁機會上岸去遊覽，走過鎮邦街，懷安街，德安橫街，育善街……街上許多賣海味的攤子，大概和書上所謂「鮑魚之市」差不多。牙科醫生的牌子也特別多，不是牙醫容易學，那一定是當地人愛吃糖。

上海穿來的棉襖，此地有點不入時。照說時令正值仲冬，應該冰冷，而此地偏偏穿了夾衣就可以，原來此地冬天的華氏寒暑表是逗留在五十度左右。

廣州

初到西堤上了岸，看見許多穿「臘腸褲子」的青年在路上走，好些穿着木屐，不愧乎是異鄉。

廣州的市政雖然不及上海，牠的精神是超過上海的。上海集合了世界的力量，而廣州是廣州人建設的。幾個黃包車夫在看報，交通警察戴着風鏡用敏活的手勢指揮汽車，而這些汽車旁邊大概是站有糾糾的衛士。新廣州的第一瞥。

「食在廣州」

可以說平均一條街有一個飲食店或者飲食攤，食品中間很講究補品。雞蛋一類是普通貨色，奇怪的有甚麼三蛇羹，五蛇羹，金錢豹；聽說某尼庵並有一百元一隻的清燉鴨子，要吃須在一星期前去定。可見「食在廣州」是名不虛傳的。

廣州人請吃飯普通的叫「夾搭」——飲茶。好些茶館兼僱女優做戲，連吃帶看每人不過一塊錢，無怪廣州的吃風很盛！

建國大綱第二條就說「……食衣住行……」，吃的問題確乎應該列在人類生活的第一要素。而在江南一般便說「衣食住行」。或者江南人特別考究穿衣服？蘇諺有之曰：「不怕火來燒，祇怕跌一交」。也許是這因果。

黃花崗

去廣州東門四五里，便是黃花崗。先要經過紅花崗，這是溫生才等四烈士埋葬處。大元帥建設部長林森為修墓道，漸與黃花崗齊名。黃花崗為喻培倫等七十二烈士埋葬處，始

經潘冷殘先生掩骨，繼由林森先生提倡修築，蔚然爲革命史上一大紀念地！墓道第一碑是「自由不死」四字。石坊上刊着孫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浩氣常存」八字。左邊爲喻培倫烈士紀念碑，鄉人但怒剛先生所題。七十二烈士中四川有三人，安徽數人，其餘都是兩廣福建等籍。

墓地內茂林修竹，春長不老，因爲地近熱帶，許多植物皆不能名。爲革命而純潔的犧牲的七十二烈士，便在此間受着萬世的敬仰！

大元帥府的憑弔

上了觀音山，一眼就望見山脚被陳炯明炮擊的大元帥府殘址，許多斷石頽垣堆得很零亂。

大元帥府裏損失最大的要算大元帥的著作，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的序文上說：「自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書出版之後，予乃從事於草作國家建設，以完成此帙。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爲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而民族主義一冊已經脫稿，民

權主義，民生主義二冊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冊，於思想之綫索，研究之門徑，亦大略規畫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筆直書，無待思索。方擬全書告竣，乃出而問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炮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燬去，殊可痛恨！……」這不僅是中國國民黨的鉅大損失，簡直是中華民國的鉅大損失了！假若國家建設一書告成，現在林林總總糾纏不清的許多問題，早已不會發生了！

沙面

沙面，廣州西堤端的一小島，英國人和法國人的租界。東西有兩道橋可通內街。這裏面英法二國各設工部局；著名的「六二三沙基慘案」是這裏產生的！我想掬起珠江的水洗清這些國恥！

水上生涯

珠江裏有一特種民族，專作水上生活，男的工作是捕魚，運貨，行江，……女的工作是撐艇，作工，小販，……他的家庭是一隻船，這個民族叫蛋戶。據說是宋代當地土人被

放逐者。人口約近二十萬，佔廣州人口十分之一。

虎門

我在教導師第三團三營作了中尉書記，隊伍開到虎門駐防。虎門是要塞區域，沙角地方有一座炮台。

隊伍中很多都是四川人，大概是熊錦帆先生的殘部。同我最要好的是陳重爲。我倆常常跑到太平區去「夾搽」，那裏有女招待，有一次還有由暹羅回來的女優清唱粵劇，往往我們回到營地是在夜裏，田邊的蛙聲唱得比女優更響。

楓溪

我跳到十四師去，因爲胡遜兄在那裏作營長，防地楓溪，離潮州很近。

楓溪是潮汕鐵路沿綫一站名。當地瓦窰很多。男子大都到暹羅去經商，女的十分九穿木屐，「夾搽」改說「夾打」。倘若茶苦則說「打狗」。

我在這裏住了半年，星期天常同遜兄到汕頭去玩，有時也到潮州，始終不見一條鱈魚

，大約被韓愈祭走了？

東征之卷

東征

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後，防守東江的部隊是第一軍，實力不過第三師第十四師而已。那時我正在十四師四十一團二營營部作書記，駐在地是潮州附近的小鎮——楓溪——，營長是我的好友胡遜，他剛從七夕的一天結婚不久，朋友們正歡樂，突然奉到命令要次天早晨便出發東征。這一來，使我們的歡樂都變成愁苦了！無可奈何的決定：由我請假送胡夫人到上海，我們朝夕相聚差不多半年的朋友，一旦要離開，自然是愁苦，而他們新婚的夫婦愁苦更是不能形容的呵！這晚祇有紛亂與沉默。早上遜兄竟騎着馬跟軍隊去了，繁鬧的楓溪鎮頓時空虛起來！我幫着胡夫人收拾好東西到汕頭去搭往上海的船，在船上又遇着軍長夫人王文湘先生，大家都沒有多少言語，祇有愁苦的表情。一直到夜裏，船已沉浮在闊大的海洋裏，我纔從皎潔的月記憶到今天。是中秋節來，不禁替她們默誦「今夕月圓人不圓

」的詩句。

民衆武力

革命軍的特色，就是「武力爲民衆的武力」，他的戰爭完全是爲了民衆利益而奮鬥的！所以無往而不得民衆的幫助，結果便有非常的成功。如果依照普通的觀察，那時候敵人有兵力四師以上，大礮二十門以上，步槍三萬枝以上。我軍部隊僅僅兩師左右，大礮僅僅八門，步槍僅僅六千枝。這戰鬪力的懸殊，慢說以此攻取，就是防禦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東征軍本着革命的精神，以一當百。十月七日的總攻擊令纔下，十日使將中路之敵擊潰。左翼在松口一役大勝，遜兄又將敵將李寶珩生擒，——李係周部第六路總指揮。——全線皆獲勝利；東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遂在大埔開軍民聯歡大會，並誌慶祝。

往下洋之瑣屑

我從上海趕到大埔，這時右翼已逼入下洋。下洋距大埔僅五十里，山荒地僻，是閩粵的邊隅。因爲遜兄部隊駐在此地，故我在見過總政治部何主任後一日，便隨十四師的小隊

同往下洋。沿途見政治部所貼「革命軍，不拉夫，不籌餉，不強住民房。」的標語，實際上言行如一的。卽如搬運輜重一事，各地土民因我軍每挑不逾百斤，日行不足百里，按里計算，每里少則給資大洋二角，山徑難行之處，每里多至四角，毫不短欠，土民大悅，風聲所播，次早當地土民早已擱前恐後了。反視敵軍強拉民夫之慘，天怒人怨，成敗已可想見；我們將抵下洋，路傍有小店，女主人設大缸數隻，中盛清茶，壁上一紙揭：「革命軍至，保我中華。愧無犒物，請飲清茶。下洋鄉全體人民公啓。」我很奇怪的問她，她答：「我的丈夫前年給張毅兵誣爲土匪，已槍斃，我家祇有老母，故在此小本營生。……」又問犒茶事，她答：「本鄉居民各捐銅錢買茶，請革命軍喝喝。……」在我喝了這缸裏的茶，以爲是生平至甘之味！不多久尋到一個小溪邊的土地祠，那便是避兄的營部了。馬夫方在柳樹下調馬，徒然看見我，他很驚喜，行了軍禮，又雜着寒暄，我都笑着答應他；在祠裏一塊木板上，避兄正在尋求他的夢境，等到我叫醒了他，歡然道了些別況，又到一家小店裏去買醉。

可憐同命鳥

下洋三日小住，其間也有悲哀！我在楓溪曾與遜兄所轄的第六連連長黃敬熙友好。他是一個很熱腸的青年；這番到下洋，遜兄告訴說：「他在楊坑一役，竟自戰死了！」聞耗之下，很爲傷心！此時又有由平和，興甯，小溪等處，輾轉的寄到給他的兩封信，信面署名皆是一個「君」字，這信件是我代收的。保存很久，封皮脫落，原來都是情書。所謂「君」？就是在汕頭永平天台劇場出演的廣西桂林順天樂班的名女優豔君了。信上的意思非常纏綿，情辭非常淒切！嘿！那裏知道敬熙已作了戰場的雄鬼呵！我並不是存心來發表他倆的私情。我附錄她的信，正是爲紀念我的悲壯的亡友呢！

「筱麟（舟註：敬熙別號，）呵！我如今一天都是恍恍惚惚的！我初十寫信給你，好是睡夢一般。我實在不知你在高陂，還是在福建？我想來想去，不覺得心中就煩悶起來，我又不想付了。尾後我拿着一封信來看，這信就是你在高陂寄來的那封信。我看見你那信面上是由高陂付來的。好了，我的心中就歡喜了。我肚內說是我這封信就寄去高陂吧，不知你收到沒有呀？我昨天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我纔聽到實信，你還是在高

陂。我今天晚上有點子空了，所以我纔寫這封信給你。喂！……筱麟呵！我問你一句：那件事情怎樣的辦法呀？或者我去廣東等你，還是在汕頭等你呢？你要告訴我個一定，免得我的心總總不安。就是你的心也是不安的呀！喂，我不見你信倒還罷了。我見着你的信，我就想寫我心中的煩惱。但是我心裏煩惱通通寫出來，或者減少些，反使我越寫越多！那樣我不如從此與你斷絕反覺得乾淨些，但是我甯願如蠶自縛，不願與你斷絕。因為你是我第一知己心，我所以不能與你斷絕。如果我與你斷絕，我的煩惱更是沒處發洩了。咳！不知我這煩惱要到幾時纔得訴出來？喂！……筱麟呵！如今差不多冬天來了，你在外面千萬不可思念於我，猶恐有傷你身。你要保重身體爲重；喂，喂，筱麟呀！我如今又付一像片給你，千切不別與別人看見。你要收點，不好失掉！我這張像片千切收好。我現在去梅縣還沒有一定的時候。如果有一定的時候，我再寫信來告訴你。我也沒有精神了，又不得空了，我要上臺了，二回再講吧！請速回信，信面上就寫興甯縣探交廣西順天樂班交文姨媽收。就不能落他人之手；夜九點鐘，我不得空，字又不成話得很。豔君親手」其二「筱麟呵！我在梅縣廿三寫了一信給你，不知收到沒有？我是廿四由梅縣動身去平和，廿五到松口，又惹出事情了。祇

爲你在高陂寫來一信給我，你那信上言道，叫我去叫冤。你這封信被吾兄所得，現在我兄已回汕頭去了。我的母親又來跟我，吾母是沒有出來過的，就叫了一個人陪他出來。這個人在船上打了篷船工會的人，那工會的人就叫他賠錢。這個人是沒有錢的，我的娘就替他出了四十元纔罷了。這些錢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還是我的命運不好！我的家中有七口人吃飯，都是我一人做工。日做到夜，夜做到天光。你說我命苦不命苦？咳！我還有好多苦情說不盡；我廿六到高陂，廿八去大埔做了三天。我去大埔這一天，真是苦得要死了！請不出轎子，走路來大埔。一路盡是山嶺，是難走得，走得天我差不多要哭了！咳！我想我的命，真真是命不如人；煩惱叢生復心酸。苦斷肝腸何堪言。愁人流盡淒涼淚。從今怕見月團圓。花正逢春將欲開。忽遇無情風雨來。儂儂爾嘆還嘆已。可憐落花少人埋。嘆吾命薄實慘然。殘花無主有誰憐。愁人空對明月嘆。淒燈孤枕實難眠。談到苦情淚如梭。蒼天何生吾命薄。終日淒涼誰知曉。長在愁城喚奈何。簌簌呵！我請你急速回信來，福建和平廣西桂林順天樂班交文姨媽收。千急……回信，下回再說了。君上。十一月初三夜十一時」

（舟註：字句標點，悉照原信。）

夜宿南靖

回到大埔，擔任了東路軍總政治部藝術股長的職務，生活也隨着起了一番變化。四週所觸目的雖然同是一樣穿着軍服的人，而離戰壕生活似乎是遠了一步！鎮天差不多都在設法使軍隊同人民的結合。常常爲了辦軍民聯歡大會的緣故，儘管是在後方，精神和身體也是同前線一樣的勞碌！幾天功夫，總部又向前推進！在翻山越嶺的程途中，住宿在廊下當然是不足爲怪的事。卽如吃飯，有時僅尋着一枝筷子，在不得已時亦顧不得損壞公物的罪過而把牠折成兩段；有人說這是中國人習慣壞，爲甚麼一定要用兩枝筷子？同時也就有人駁他不研究物理學；諸如此類的生活，當然是有特殊趣味的！尤其是在那天下午快到南靖的時候，那段路走得真是出乎意外！剛剛大家脫了鞋襪涉過一條闊河，好容易揩乾了腳，重新穿上，而再不到幾百步遠，又遇着一條淺溪；過後互相傳說着「南靖快到了」。疲勞的征人，巴不得早點歇下，而又遇着一條未完工的長橋，這端雖然很平穩的可走，那端的橋面可是尙未鋪上，一個個都要抱着橋柱墜到河邊，馬匹都從河裏涉過，行李都從橋上懸下；過了橋，已是在馬路上了。問起土人，「到南靖不過五里多一點。」心裏總覺得這天

的辛苦快要告一結束了。這是何等安慰！五里路不消一點鐘，而況又是平坦的馬路，誰知道在這平坦的馬路上一直走到太陽完全下去，月亮完全起來，纔聽見南靖城邊的狗叫！一問起，所謂「五里多一點」，那「五里」倒好計算，這「多一點」差不多在三倍以上！

漳州夜生活

一個星期內，漳州江東橋的逆軍已被我軍前鋒擊潰！總部便入漳州城內駐紮。在惶惚的環境中，到了晚上官長們有的比較自由。於是龍眼肉店，印泥店，康樂道上，紫園，各自進行各自嗜好的選擇；一種紛繁與不甯，菓實氣，金石氣，脂粉氣，酒肉氣，籠罩着一個儂倖的漳州夜生活。

鼓浪嶼

爲了漳州印刷不出畫報與標語，購買不出照像材料，這還要到廈門去辦。財務股何股長和我同負着這個任務；離開漳州是坐汽車到石碼。石碼是近漳州的一個商業區。這裏又換車到浮宮，再換汽船到鼓浪嶼。到鼓浪嶼已是深夜，船泊在一個近島岸的低處，我們一

行上了岸，由船夫提着一隻煤油燈領導着灣曲的走。走了兩三里，在黯淡的燈光下纔看見一條窄巷。這裏早立着一個睡覺似的印度巡捕，可是還給他翻箱倒箆的檢查了一陣。然後又繞着山坡灣曲的走，走了好久，兩邊漸漸有模糊的洋式樓房的輪廓，這地方便叫「雞母嘴」，聽說大多數是華僑的別墅。及後明亮的電燈光漸漸射入眼來，同時江聲真如箭鼓一般的刺耳！沿江岸一家闊綽的旅館叫大新公司，我們便在這裏下榻了。

廈門

從鼓浪嶼泛掉到對岸，那便是廈門。廈門是海軍防區，隨地可以看見不扣領口的海軍陸戰隊的兵士，在熙攘的人羣中；馬路雖然還不十分窄，而小巷裏那簡直忒不寬裕了！還有一層：市街的不潔，據人說：「那恐怕是足爲各處不潔市街的代表了！」所以廈門的藥房特別多。這些藥房雖則不一定是賣藥，可是名義上都掛的是某某藥房的招牌，實際上好些都是洋貨店。

康縣長

回到漳州，隊伍已經開拔。於是我們趕到泉州去。總指揮部駐在逆軍的所謂與泉永鎮守使公署裏，停留約五六天。這時政治部的同事康瀚先生已被委爲晉江縣長了。康縣長是福建人，並且在戎馬倥傯中肯出任下層的政治工作，當然是值得稱述的一回事。那時形式上的簡單說來却可笑。縣長房內祇有縣長自己帶來的一張帆布牀。縣長馬褲口袋這時也有絕大的作用，一邊裝了一罐白金龍香煙，一邊就裝着晉江縣縣長的官印。

盛忠茂

在晉江認識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學生叫盛忠茂。據他說：「我家本就住在南大街，因爲這裏時常遭兵匪的蹂躪。於是全家都到南洋去了；最近革命軍打福建，父親纔到廈門。我纔由廈門到泉州的培元中學讀書。……」由此使我們感到兵匪鐵蹄下人民是如何的不幸呵！當其我們離開泉州的時候，他一直送我們到江邊，兩眼哭得紅紅的，在帆船已經離開很遠，還望見他那塊小白手巾飛揚着！

葡萄牙籍

江口地方由木船換上輪船。據說這輪船是專在興化運輸龍眼肉的。興化龍眼肉的生意也就可想了！船上買辦姓林，也如其他做航海事業的同胞一樣，愛抽雅片煙。兩片嘴唇是黃紅黑的三色混合。晚上在他煙癮過足了的時候，也激昂慷慨的說：「軍閥逼得人真沒法想，所以我就去入了葡萄牙籍。門口掛上一個「葡商林寓」的牌子，甚麼苛捐雜稅都不敢來收；可是一年船上掛旗費倒要貼葡萄牙領事好幾萬。仔細算起來也不算呢！……現在革命軍到了。好了！甚麼時候去把葡萄牙籍取消罷！好好一個中國人，誰願花這些冤枉錢？……」

興化出美女

「興化出美女」，在船上已經聽茶房們談論過了。船快要到碼頭，遠遠望見一大堆粉紅色的東西像人一樣的蠕動着！我心想這些境遇真是奇幻極了！果然小說上描寫的情況有時也不盡是騙人吧？等到靠了碼頭，所謂粉紅色的東西，分明是她鮮豔的上衣而亦着足的

女人們，各持扁担如像蚱蜢般的就跳上船來。雖然看見我們是軍人，青天白日的帽章，和飄拂在胸際的青白紅三色領帶，早已在過去的先鋒隊告訴她是如何的鐵的紀律了！因此她們很快樂的替我們搬運行李。每挑若在一百斤左右，這實在再普通沒有了。有時候我們空着手的反倒跟在後面跑；我心又想：如果這就是興化出的美女？那應該是單純的健康美！

入福州

興化派了一部份留守，事實上是許多同事生了病不能出發，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一共住了七八天；在我們乘輪到了福州的南臺泛船浦，那時候剛剛是周蔭人的部下李生春反正的第二天，東路軍的隊伍還在南港瓜山一帶與張毅的殘餘逆軍激戰。街上雖則貼着歡迎革命軍的紙條，可是停泊在江心的海軍兵艦猶自掛着五色旗，這局面當然還說不定。我們十幾人冒險進了福州城，不到三四天大隊纔陸續的到了；東征的工作，從攻取福建，銷滅周蔭人，到福州為止，可以說是做到了一半。在福州休息不到三月，而出師浙江，於是東征的工作纔算完成。可惜後半段我因留在福州工作，不會隨軍出發，我的筆記祇好寫到這裏為止。

新南京印象

南京四動脈

京滬鐵道總要算中國鐵道中的代表作了！儘管說經濟家的批評是路綫忒曲，資本時間兩不經濟，軍事家的批評是距離江面忒近，容易感受威脅；畢竟京滬鐵道要算中國鐵道中的代表作。無論有隧道的月臺，山洞，橋樑，在三百一十公里長度的鐵道中都具備了的；尤其是從首都的起點算起，不滿七個鐘頭的特快車，剛看過棲霞山色，又接觸金山塔影，跟着惠山，虎邱，無盡藏的勝跡，一一都從眼前跑過，而使你在沉醉的情懷之下達到終點。

○——上海。

如其不願轉乘特快通車到杭州的話，也可以乘汽車由京杭公路直達杭州，時間不要十二個鐘頭，沿途並有太湖風景可賞。

再不然，可以乘輪船直航上海，或者溯江而上，西窮揚子之源。

但是這些都貳耗費時間了！新近開飛的滬蓉綫航空，那纔是現代交通利器呢！上海到南京祇消兩個鐘頭，比特快火車減去三分之二的時間，比輪船減去十二分之十一的時間。

以上云云，都說的是南京環境上的交通關係；現在再說南京本身上的四動脈：

南京第一大動脈，要算中山路了！中山路起自江干，入挹江門，穿過市區腹地，而至中山門。其長度為十一公里九百五十公尺。在中國要算城市道路中最長的幹綫。路基的堅固且不必談，路面完全澆的柏油，繁盛的地段兩邊附築石子路，專走馬車，小車，大車；路邊又築水門汀的人行道，十足的代表着一種現代味！

原來中山路以前叫「迎榭大道」，是為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二日總理奉安大典興築的。大典之後，纔改用現名。當其興築的時候，市長劉紀文率同消防隊前去折屋，許多自私自利的屋主帶着一種迷信的神氣，跪在地下反對：

「市長為自己子孫修點陰功吧！」含着七分哀求，三分譏刺的說。

「我是預備絕八代的。」市長答辭。

結果迎榭大道築成了。可見甚麼事總得拿點革命性出來纔辦得通！

其次：是市區火車，這本是京滬路起點的一支綫，在鼓樓以上同中山路是平行着，終

點在國民政府。

其次：是秦淮河，提起秦淮河，往往要使人追念到六朝舊事的！而今河上雖則仍然飄泊着若干畫舫，浮漾在朱欄碧棟之間，點綴些詩情畫意，供給墨客騷人的憑弔，畢竟河身淺涸的地方很多，市府擬定的大規模疏濬計劃尙未實行，二十年全國大水災早已暴發！秦淮河經過這次的冲刷，業已受天然的改良；無論是墨客騷人的憑弔，在這貫流市區的名河浮漾着畫舫，多少總要感觸些畫意詩情；至於吳稚暉先生所吟的「秦淮何所有？屎尿血膿蟲。」的詩句，也祇有與六朝般的嘆爲舊事了！

其次：是空間的交通。這雖則是不常有的事，在國府建都南京以後，中國航空公司也舉行過幾次市區環繞飛行的壯舉！

總理陵墓

中華民國國父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的陵墓在中山路的終點，南京城外紫金山上的南坡；紫金山又名鍾山，高有一千三百八十二尺，登臨一覽，衆山皆小！

陵墓作一警鐘形，氣象雄偉！寓意深警。從陵門到祭堂，花崗石計分十段，共三百三

十九級。祭堂門前大書「民族」「民權」「民生」。

第一次來謁靈，我是隨着江蘇省農政會議會員諸公來的。其時工程尙未告竣，祭堂禁止入內。我們因爲來謁靈兼作紀念週，所以得着工程處的特許。江蘇省農政會議彙編上說：「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八時，由大華飯店分乘汽車二十五輛，魚貫而行，到達陵墓。由陵墓工程師助手郭君引導，入祭堂，由何主席玉書主席，周科長覺生唱序，行禮如儀。並由何主席報告上週黨務及政治。禮成後，由總理墓下山，攝影而散。」這是祭堂內的第一回紀念週。

我還記得：在總理奉安大典中，祭堂內站着許多藍長袍黑馬褂的黨國偉人；中華民國向來沒有規定的文官禮服，便在大典中規定藍長袍黑馬褂了。

犯規

總理陵墓第三期工程開始着。無怪滿路大石塊，石塊上蹲着浸潤在風塵裏的石工，不停的丁丁的雕刻着，把這些平凡藝術誠敬的獻給總理。

最高層是總理墓。祭堂平日都開放的。門外立有規則牌，規定有許多規定，這些本然

是敬仰總理注重公德所應有的表示，惜乎秋的一家有兩三位是鄉下人，不自覺的隨時都在犯規。剛爲吐口水挨了罵，隨即又走草地受干涉，進祭堂偏會忘記頭上戴的瓜兒皮，出門又走到進門的路；犯規，犯規，我心裏真不好過！

祭堂裏正中央的大青石壁上，刊着胡漢民先生手寫的總理遺囑，蔣中正先生手寫的總理校訓，譚延闓先生手寫的總理告誡黨員演說詞，兩邊是總理親筆的建國大綱全文。堂內陳設着海外黨部和總理家屬，日本帝國政府，日本內閣總理田中義一等的紀念品。堂中陳設着法國 Pاندowski 的大理石雕總理像。

走出了祭堂門，我本已放了心。誰知一位又因抽香烟犯了規！同胞們的常識呵！

立法院旁聽記

存心很久要到立法院去旁聽，見識見識我們全國最高立法機關的會議情形，做我研究民權初步的參考。

事前託了立法院的委員張志韓先生替我辦旁聽的手續，據他說：「旁聽分兩種：一種是長期旁聽，那要向立法院登記，並要四寸照片一張；一種是普通旁聽，要由委員介紹，

經院長許可，始得旁聽。至於旁聽人照像，這是立法院開會以來所沒有的事，我曾向祕書長說明你照像並無別用，始得許可。」我很感謝！

「星期六的會沒有多少重要案子，大家必不大發言，最好下星期二討論民法，必有精采。」

「那不要緊，我祇要看看情形，議案的內容倒可不管。」其實因為我祇請准了三天假。星期六早上的風絲雨片，格外點綴得沉悶！八點鐘快要到了，志韓還沒有來，我急了，打電話到他公館去問，他的用人回答：「張委員已經出門了。」

「篷舟！」

「噯呀！你來了！剛剛我打電話問你。」

「糟糕！糟糕！快走！快走！時間快到了。」

「立刻就走，一切都預備好了的。」

噹！噹噹！京城裏的包車另外裝得有腳鈴，踏起來有點威武。祇覺得經過許多轉灣抹角的地方，其實我不知走的甚麼地方。因為天下雨，包車上掛滿了油布，好像座在蒸籠裏。

車停了，進了三重大門。門也並不十分大，同照片上的外國議院的建築比較起來，確乎是兩樣；繼後我想起總理說過：「中國人祇有大貧和小貧。」這也無怪其然了。

志韓忽忽走進裏面，我留在接應室裏坐着。四壁搖頭照像長片，使我深感到每個機關所必有的這種裝飾品爲無聊。

志韓忽忽又出來：「篷舟，進去吧。」隨手給我一張類似大名片的旁聽證。

我見他忒忽忽，反而過意不去，覺得這樣麻煩他，在我實是抱歉的！

「走吧。」提着新借來的照像機就走，我並不猶豫和客氣。

「噯呀！」我失驚的叫了。因爲剛出接應室，院子旁邊的屋簷下本有一條瘦窄的磚廊可以走，不過要多轉一個灣。我們走在那富於文學味的蒼苔的空地上，險些一滑就滑我一個跟斗！

入口的地方有兩個衛兵；走道的左邊有一個小門，門裏面是屋子，中門一張寫字檯。上面有兩本簿子，都是簽名簿，我隨意拿了一本寫上我的大名，寫字檯那邊坐着的職員也不向我要旁聽券，我當然也不用繳出旁聽券。

從這屋子裏再跨進那一個門，裏面便是議場了。

這議場也不能說是華貴。比起鐵道部的外觀差得忒遠，比起好些基督教的禮拜堂都還壞！雖說中國人常有「蘆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的氣概；我有機會總要出面提倡建築一個偉大的全國最高的立法機關——立法院，表示我們尊重法治的精神！

我要先描寫屋子，再描寫屋子裏面的情形。

我敢賭賽說這屋子原有是三間，繼後纔打通的。在橫約一百英尺的牆壁上有過兩根巨柱，就是屋子中間也有同距離的小柱大概是五六根。從這點上我斷定我的賭賽一定贏。

望板上裝有八九盞大電燈。其時天色灰暗，但是電燈並沒有開，顯見屋子裏有些陰悶潮濕的情況；正中靠壁有三個階段的木檯。木檯的每段上設有桌椅，最高一段是四張寫字桌對擺着。中段正中巍然一桌，旁邊悠然一桌，不用想可以了然是主席和祕書長的位置了。下段平擺着兩長桌，每張桌各擠二人，這也不用想，是紀錄的位置了。祇有上段四張桌所座的四人是做甚麼的？頗費思想！及至開會討論到區自治施行法第二十九條的問題時，主席會回頭向其中一人問過幾次話，其人又出外去拿一份卷宗來與主席看，於是我恍然這四人仍是紀錄。因為立法院設有「法制」「經濟」「外交」「軍事」四個小組委員會。也許這四人是各委員會的紀錄而在大會辦理檢查文件等職務的。

主席檯之兩旁，各設約二十餘座。我想這是預備給列席人的。其下就是旁聽座，兩邊都有，左邊是長期旁聽座，那裏已座得四五人。右邊是普通旁聽座，除我而外，還有一位女士。

場中約有六七十張最馬虎的寫字桌，桌上文具很齊整；座椅則甚考究，坐墊和靠背都有襯絨，似乎表示着多座一會也不要緊。

下面靠窗擺着兩張方桌，上面堆得亂烘烘，似乎是議程和關係文書之類。

這時屋子裏座的，立的，談笑的，對話的，吸煙的。許多人中我祇認識張志韓。

再看壁上的鐘，已有八點二十五分正。「八點鐘開會」，並不是這話不確實，你如果要查立法院第一〇七次會議紀錄，仍然是寫着「開會時間，上午八時。」

一種擊磬的音響，隨着胡院長在飄灑的神態之下步上主席台了。隨着胡院長就宣布開會，我敢發誓並沒有看見察點出席人數，也許就先就察點清楚了；隨着就恭讀總理遺囑，我又敢發誓讀完後並沒有默念三分鐘。似乎我記得中央有過一次訓令，要讀完總理遺囑就要默念三分鐘。可是我腦子忒壞，記不大清楚是不是有這樣的訓令？

隨着由祕書長宣讀上次紀錄。隨着就討論議案，討論的內容我根本不管，歸納討論的

形式就有幾種：一種是先稱主席後報席數再發言。一種是不稱主席不報席數就發言。還有一種是我特別注意的，張委員先稱主席報好席數正要發言，而那邊一位蹶然的就大發其言。當時主席曾以面向張委員，其意蓋即許以先得地位，而那邊一位仍然滔滔的發言。好在張委員立待其言發畢，始發其言。

我趁他們討論得起勁，免強拍了兩張照片，明知道屋子裏黑洞洞，一定不行，可是也不能虛此一行；究竟白送一塊錢，結果乳色的膠片變成了透明的膠片。

中央黨部訪問記

立法院的歸途，風雨仍然不住。

「多少錢一個鐘頭？」南京的包車可以講鐘點，代價每點鐘大約是三角以下，然而先要講好纔行。

「三角吧，今天下雨呀！」車夫因為下雨，理由格外充分。

「兩角半。」明知三角仍要添酒錢，所以祇出兩角半，結果雖是三角，似乎格外漂亮。講了兩條街纔講妥，一直被拖往丁家橋而去，其間我座在油布口袋裏，顛之倒之，祇

聽見雨點在油布上打打的響。

一年不見的中央黨部，又出現在我的面前。「我來訪友。」我向衛兵聲明了。

「傳達處。」

「好的。」

大門右邊就是傳達處，「喂喂請你通知方治先生，我要會他。」說時就遞出我的名片。

「貴姓張，方秘書已經有條子通知，說張先生要來，請到會客室吧。」一位傳達先生

一面看我的名片，一面就在前面領導。

傳達處右邊就是會客室，再便當沒有了。

「莫里哀……」三個福州人在會客室談論着。

「莫里哀」我知道是辦不到的意思，除「莫里哀」而外，一切都聽不懂。真枉自我在

福州住了一年多，而況我的妻子還是福州人。

「篷舟！」老朋友方治笑嘻嘻的叫着。

「你好吧？聽說你要到青島？」

「是的。」

「不要客氣。」因為他遞一杯茶過來。

「你在鎮江忙吧？」

「忙倒不很忙，就是生活特別苦悶。買新書也買不到。……中央最近出版甚麼新書沒有？」

「出版了好幾種，比較重要的有總理演講和談話的兩種新集。總理遺著全部已由中央付印，並且是最精美的印刷。……」

「是的。中央應該快印刷出來，你看許多書店自由印刷，錯訛百出，實在不很好；並且我覺得關於發揮黨義的書都該由中央出版，至少要由中央審查，纔准書店印行，不然斷章取義，或者曲解原意，都是危險的事。」

「對！宣傳部正要做這種工作呢。」

「我又以為最近應該注重文藝的宣傳。中央取締反革命的文藝，當然是對的，不過這祇是消極的。積極的應該樹立我們的民生史觀的文藝運動。」

「中央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宣傳部的藝術股正在作革命史蹟的繪畫，不過還沒有成就。又找歐陽予倩來做戲劇的工作。」

「我知道。予倩早已告訴過我，那時候還是葉先生作宣傳部長。他計劃辦一個國民劇場和幾個小劇場。不過我覺得單在繪畫和戲劇上做工夫還不夠，應該多出幾種文藝刊物。並且最好是拍製活動電影。這種宣傳力量很大！最近我統計反革命的文藝期刊在二十種以上，團體方面有所謂左翼作家聯盟，這種惡勢力不能不注意！電影的普遍性更大，中國電影的幼稚，政府和文藝家都該負責。中國電影中尤其缺乏的是新聞片！電影企業家以為沒有利息，所以不做。中央就不能不負起這個賠本的責任。利用各級黨部組織的嚴密，規定至少省市黨部的宣傳費下要用一筆在電影新聞片上，或者由中央指定各級黨部派員來京，授以攝製新聞影片的技巧。然後規定省市黨部按月須供給若干長度以上的各該省市的建設情形，風俗，風景的影片，由中央剪接為新聞片，拿來公開的巡迴的向人民演映，使同胞從電影裏瞭解本國的實情，豈不很好？」

「很好。我可以同劉部長商量。」

我以為要說的話，已經是開心見腸的說完了。

回頭又到中央黨部消費合作社，會見了經理薛樹薰，他說：「現在還在籌備，目前先行交易，擇吉開張。」

「哈哈！中央委員有多少股？」

「祇有陳立夫先生有股。」

「爲甚麼？」

「來不及招股，祇好第二次招股時再進行了。」

「再會」

兩住了。坐在開朗的包車上，從高樓門一帶僻地而回到繁華的花牌樓。

五洲公園漫遊記

壁上掛鐘指着兩點，我在蓉齋的書房裏的沙發上彈去煙頭上的灰燼。噓了一口長氣，「完了沒有？」發出如上的問句。

蓉齋和志韓正在短兵相接，那有功夫聽我說話。

「你要當心馬後砲。」志韓說。

「不要緊，車可以回來保。」蓉齋說。

這場戰事的目的是解決晚飯問題。在先雙方議定了誰輸誰請客的條件。我雖然不一定

要負被請的責任，大家都是好朋友，我怎能一味站在雲端裏看廝殺？可是抱膀子的人向例不作輿插話。

不幸的第一局竟是蓉盦輸了。朋友之所以爲朋友，之所以有別於非朋友，這有牠的特別意義。照說輸了就應該算了。誰知生性不肯落後的蓉盦偏要再翻一回水。而生性不在乎的志韓也就不在乎的再來一回。生性喜歡看熱鬧的我，也仍舊坐在沙發上彈煙灰。

「走吧！」蓉盦的夫人有點發急！本來女士們出門是最難的一回事。穿衣，化裝，……需要的時間自然比男子多。可是女士們一經穿衣，化裝……之後。決沒有那個願意慢騰騰的不馬上開步走。

好在第二局解決了，結果仍是蓉盦輸，古人所謂「棋高一着」，本來就是沒法禳解的事。

三輛汽車六個人，第一輛是志韓和我，第二輛是蓉盦及其夫人，第三輛是唯一及其夫人。我想志韓一定悔恨爲甚麼不找夫人？而我也悔恨爲甚麼不帶夫人！

汽車確比馬車快，馬車確比黃包車快，黃包車確比自己走快，有時還不及自己走快，這是天地間一種不說也容易明白的道理。

不久，汽車果然到了五洲公園。後湖的水滔滔着！陸地比較少，的確是表明了縮小的地球上的五大羣。

蓉齋夫人先買了兩毛錢的新鮮蓮蓬，跟着又買了八毛錢的新鮮蓮蓬。

好些人在那裏釣魚，聽說釣魚要向釣魚處繳納保證金。而釣得的魚仍然要納每斤一毛大洋的費，和市價差不多，釣魚的功夫白費。祇有諸葛亮纜釣這種魚。

租好了一隻船，飄飄蕩蕩的就往荷葉裏面鑽。

蓉齋又拉着志韓下象棋。這真有點殺風景！繼後竟波及到我，好在我應該吃車也不吃，輸得格外快，輸了倒坦然的覺得輕鬆。

一陣，下起大雨來，大雨下得打打響，坐在船上心發慌，一心祇想出太陽。

「趕快回去吧！」兩位夫人的意見。

「何必忙呢？現在下這樣大的雨。」男人們的意見。

又一陣，太陽居然出來了。

「太陽出來了，趕快回去吧！」兩位夫人的意見。

「太陽既出來了，又何必忙呢？」男人們的意見。

快到六點鐘，其實肚子餓！內戰自然有停止的時候。

一汽車開到蜀峽飯店，隔壁正是中宣部同志們在與方治薦行，嘩拳的聲音，大概是風吹過來的。

席散後，彼此不約而同的在大門口上汽車。蓉蘆有點酒意，要邀劉蘆隱先生同去看影戲，劉先生在他灰色呢帽下的面龐上刻着一幅嚴肅的神氣，他的答語是：「我實在沒有功夫，不然也願意同你們去看影戲。」說完大家各走各的路。

國民會議外觀

走出月台，就碰見金雄白，廖壽昌，嚴服周三位先生，決心揩他們的油，坐了他們的汽車到國民會議。

中央大學我本來過，美社二展還借此處開會的。今天情形有點不同。門口武裝警察很多，柏枝大牌坊巍巍蕩蕩的聳立着！車夫直朝裏開，我很詫異！原來汽車玻璃上貼着一個字條，「新聞報」。

右邊一個大廈，那是國民會議三大處——祕書處，警衛處，招待處。——的辦公室。

門外的汽車如龍麟；我跟着他們到二層樓的登記處，許多人正在那裏領旁聽證。由此知道主席團訂有旁聽規則十條：長期旁聽要經過主席團決定；一次旁聽亦須代表五人以上的介紹，或中央委員或國府委員二人以上或國府部長三人以上的介紹，並且要經祕書長批准，始得旁聽。而且旁聽人數滿三百時，雖經批准亦不得旁聽。我想這次十成倒有九成靠不住！

連夜找代表五人以上寫介紹信，而介紹信我自己寫的，樂得吹了一下：「……茲因張篷舟同志，對於民權初步之研究，極感興趣。故來本會旁聽，以資參證。代表等特為介紹，請予……」並且在祁代表處看見祕書處的通知，是說大會討論約法時，各代表如須發言，應用書面先期報告主席團。不得臨時要求發言。……

早上七點鐘，到登記股辦好了旁邊的手續。走到新築的國民會議議場樓上。

議場作一扇面型。如議院，又如劇場。正中一臺，三層。壁際懸總理着中山裝遺像，神情是最為莊嚴和平。襯以綢製黨國旗而聯折作盾型。其旁懸總理手書「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一聯。上層有圓桌，數椅縱橫，大概是主席團的休息處。中層橫列八椅，椅背頗高，巨桌如櫃，主席團吳鐵城，張繼，張學良，劉純一，戴傳賢諸先生均在座，其時

尙不及八時。下層正中一椅，椅背高度全場第一。主席團主席于右任正掀髯危坐。其左爲祕書長葉楚傖先生，其右爲祕書主任程天放先生。此層桌前爲發言臺，臺前桌上置有顯微音器，器下裝有電燈，障以青白紅綢帶，光線柔和有緻。再下爲代表席，作抱合式。正中的樓上是外賓旁聽席，日本宮崎龍介君和宮崎白蓮女士，印度國民大會代表某君，蔣宋美齡女士，等均在座，左右隔以短欄，欄外卽普通旁聽席。近主席臺處爲新聞記者席。樓欄綴以青白紅綢帶。臺楣塑戴傳賢先生書「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左壁塑總理遺囑，右壁塑總理親書軍校訓詞。壁間裝有年紅電燈。奔走場內的侍役，都穿着白色號衣。

八點二十五分，主席宣告開會。當時三案之後，卽入討論約法的秩序。主席宣告「報名要求發言者三十人，每人發言限十分鐘。」首由戴傳賢先生對於約法草案加以說明，次由各代表依次登發言臺發表意見，四五人後，一位說廣東官話的代表時至而言未盡，警鈴一響，主席馬上制止他發言，遵守秩序的精神，實在可敬。而且各代表桌上每人面前均擺着一部民權初步，可想而知大家是預備勉力守法的。還有一層證明，第二天報紙發表的會議紀錄，開會時間就印着八時二十五分。也是守法的事實。其時到了十一時半，訓政時期根本大法——約法，還未通過，我因肚餓，遂出場。

此外：對於國民會議的縮寫，招待處所備汽車一律寫「國議」，時事新報每天論評一律寫「民會」。這也碰巧得很。

此外：首都因為開國民會議，像樣的旅館都客滿。飲食店亦門庭如市，估計全市因此收入當在數十萬元以上！

莫愁湖再遊

予倩，大悲，文莊，我們四個所乘的馬車偏偏在水西門折了輪，雖然泥濘之中，也非下來走路不可。

數年不來的莫愁湖，在秋風肅殺的時候重遊。據說莫愁湖又名「橫塘」。崔灞長干行：「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這個「橫塘」却與莫愁湖不相干。

水軒上我們啜着清茗，予倩高興，唱起南梆子，我聽着這種音節而感到微妙！我要他告訴我是甚麼劇辭？他說是「潘金蓮」。

「鎮日裏鎖雙眉無端愁悶，看起來這都是天地無情。女人家常被那男人蹂躪，我縱有

填海志恨海偏深！」予倩又念了一遍。

我記起他寫的這劇在藝壇上是轟動過一時的！可惜上海藝術魚龍會我看完同鄉周存憲的趣劇節目便出了場，繼後聽說那節目以下便有予倩同周信芳合演這個劇。我失悔得甚麼似的！好在不久他又和信芳在天蟾出演，我特地去看了一回。可惜在樂器的雜鬧之下，劇辭聽不很真。今天聽他念了這四句，可想他是在潘說金蓮是唯美主義者，而不是一般人所謂的「淫婦」了。

當時我想了一陣，貢獻他一個意見：「深字是上平聲，你把牠唱成下平聲，等於是個『神』字，何不如改爲『我縱有填海志恨海難平』呢？」

他虛懷的接受了。過幾天和少岩爲婦女救濟募捐在府東街劇場出演此劇，便採用了我的建議；好謙攜的藝術家！

我當時給予倩大悲攝了一張憑欄雙影。

「我是個少女，我的情人從欄外走來，這是甚麼滋味？」予倩倚了欄杆向着湖水說。

「唔」我其實沒有甚麼答語。

「哈哈」大悲笑了。

「要是在夏天，湖中採蓮的幼姬從萬綠中打槳而來，我們把冠生園陳皮梅拋給她，她吃着又香又甜；那時是甚麼滋味？」予倩倚了欄杆向着湖水再說。

「唔」我其實又沒有甚麼答語。

「哈哈」大悲又笑了。

靈谷訪畫

「鼎銘在靈谷寺作革命戰役大油畫。」一到南京，許多熟朋友就告訴我。

第一次去看他，作了一篇靈谷訪畫記，登在申報。

第二次再去看他，再作了一篇靈谷訪畫再記，再登在申報。

第三次再去看他，已是他用二十元與李若蘭女士結婚以後的事。

「一年過去了！時間祇有兩年，畫布還沒有到，以後的兩年簡直會沒有功夫與朋友作閑談了。……」鼎銘這樣訴說着，鋼琴的繁響還沒有停歇，當其我們在他新建的畫室裏。

悄悄的躲在靈谷寺旁邊的新建的畫室，在這個未完工的時候，與其叫牠是畫室，毋甯

叫牠是工程師的臨時房子。如果沒有畫具的擱放，鋼琴的繁響，我要咬定這斷語了；退一步說罷：自從革命以來，政府雖然很簡陋的建了畫室給革命畫家做工作的場合，這一次也不能不算第一次吧！

月秋的一家縱橫坐在畫室裏的籐椅上，甚至桌邊也坐着客人。在鑑賞的形態下，鼎銘的新作陳英士入獄和蔣主席肖像的兩幅大壁畫進了眼簾，據說這是爲國民政府的牆壁製作的，大約也有十五英尺見方。

鼎銘指點着他計劃的大畫堂的木製模型，將來他的大壁畫便要陳列在這畫堂的。據說畫材方面是在每次革命戰役中選擇重要史實一部來代表，已決定的有：棉湖戰役，惠州戰役，丁泗橋戰役，南昌戰役，徐州戰役，濟南戰役，濟甯戰役，……：計劃中的有歸德戰役，蘭封戰役，……：

正把這些訴說着，琴音早就歇着了。我待說完而申請拜會他的新夫人的時候，誰知回報是「已去洗澡。」

雪與對聯

國民政府門首的五個衛士，據說這些衛士大概都是廣東人。有的還是大元帥府所移交下來的。他們的態度和靄可親，當我說明來找友人的意思，一個衛士特別指導我傳達處在大門後的右首廊房內。

好在曉雯是先通知過的，所以並不麻煩，會客單都不用填，一說我是江蘇省政府姓張的，傳達馬上領我到會客室。

「今天好冷！」曉雯搓了搓手。

「你打電話又不說明，究竟甚麼事？」我見他的態度平常，知道沒有什麼事，可是究竟他打電話時沒有說明，我不能不追問。

「找你來同我們照一個像，國府花園的雪堆在假山上很有趣的。」他說完了，加上一個靠不住的微笑。

「你不肯說明，照像機所以沒有帶來。」

「我已經叫好了照像館的人。」

「甚麼時候照？我出來沒有請假，兩點鐘就晏上辦公廳的。」

「馬上就照，現在纔十二點半。」靠不住的笑容還在他臉上。

「究竟還有甚麼事沒有？」一邊同他走在墊着厚毯的廊上，一邊我還追問。「你找譚院長寫的對聯寫好了。」他這纔笑着說明。

花園裏的雪果然很厚，照像店的人已等在那裏，木製三腳架插在雪裏不能動，照像機就端站在上面候我們。

不僅照我們兩個人，曉雯還邀了他的兩位同事，其中一位後來與曉雯結了婚。

像照好了，重新走回會客室。他拿了我託他轉請譚延闓先生所寫的兩付對聯，一付是給我的，一付給我的朋友，給我的一付，上面寫着：「人生安得如汝壽？此問不可無我吟！」我領受了這位近代大書家所賜予的翰墨，其實我有點愧赧！我既不敢自承為「仁者」，也沒有資格做詩翁。

國民政府我雖來過好多次，這一次所使我不能忘懷的，便是雪與對聯。

絲綢展覽會一瞥

當初我會寄居在秦淮河房，淮清橋一帶冷冰冰的景象我也曾入目過；自從我隨着江蘇省政府遷移鎮江以後，過去的夢痕，早已逐漸在我懵懂的生活裏銷沉了！

上個星期日，我又在淮清橋走過，那裏懸着「絲綢展覽會歡迎參觀的布標。我欣然進了會場，順着路標的指引，踏進第一陳列室。這裏陳列得頂有趣的要算一個女性模特兒（泥塑的），身上穿一件淺黃色的旗袍，下面堆着許多東西，都是這旗袍的原料，牠的順序是一張蠶種，一籃蠶葉，一筐繭，一束絲，右邊擺的是新法，左邊擺的是舊法，現在列表在下面：

新法	——	孵化強	——	桑葉	九十九斤半	——	蠶體強健	——	溫度適宜	——	出繭六斤十兩
舊法	——	孵化弱	——	桑葉	一百九十二斤	——	病毒蔓延	——	死亡率高	——	十五斤十五兩
折耗少	——	繅絲十二兩									

從古表的比較，使人容易明白新舊方法利弊的差別；一方面又覺得吃飯固然不容易，穿衣服也很困難！

此外：有江蘇省農蠶廳和中國合衆蠶桑改良會的蠶業圖表多幅，這一室叫「蠶桑室

順次踏進第二室，滿架都是繭子。其中揚州蠶業試驗場出品要佔十分之七，各地佔十分之三。遠地如廣東、四川，都有出品。這一室叫「繭種室」。

順次踏進第三室，這中間應該分爲兩部份：一部份是織錦一部份是刺繡，這室叫「錦繡室」。織錦和刺繡都是中國有名的工藝美術品。織錦中可分兩派：南京的織錦是純舊派。杭州的織錦是純新派。各自表現着特有的色彩；中國刺繡代表作家顧蘭玉余沈壽兩女士的作品一件沒有。有些作品竟是使用縫紉機械繡成的，大有土耳其和巨哥斯拉夫的作風。

出了這室便是售品部，此部不外綢緞織錦之類而專於供舊觀衆的。

我於蠶絲業以及絲織業完全是外行，不能批評。我祇覺得淮清橋的舊夢沒有完全銷沉，證之於現今景象，淮清橋一帶確乎有一種進步了！

江南之卷

巡視江南外紀

江南的巡視

江蘇省政府成立一年以來，積極的在替人民謀福利，雖然是大家都知道限於經濟時間種種，沒有多大的建樹，確實接收的工作是做到了的。各委員認定從今年起便要切實的做整理的工作，要整理先就要詳定如何着手整理的辦法。所以省府最近努力的是關於積極和消極的整理工作；積極方面，已經公佈江蘇省十七年度施政大綱，從事建設。消極方面，就是要委員們親自到民間去巡視，切實的明瞭各縣吏治的情形，施設的狀況，和人民疾苦的所在設法改善。故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決了江蘇省政府委員視巡

條例。今年四月二十日第五十三次會議議決推舉劉委員雲昭巡視江北，何委員玉書巡視江南。經過一番預備的工夫，在省政府成立週年紀念日第二天，農工廳的職員周覺生，華印椿，江南椿，季子英諸先生和我，都奉着命令隨同何委員巡視江南來了。

到無錫

三日上午九時，陳華江兩先生已先期出發外，周季兩先生和我先後都到了何委員的家中。匆匆吃過早飯，已是十一時過了。當下帶上行李同何委員率着四個衛士坐車到了下關。買好了票上車以後，恰巧劉雲昭委員也在車廂中，他也是今天出發巡視江北，何委員替我們一一介紹，坐着閑談一會車到鎮江，劉委員下車過江去。我們又坐上三個多鐘頭的火車，才到無錫。

市街一瞥

約有六點多鐘，我們由困人的車廂裏走出。無錫站頭的黃包車，早又圍合上來。當下僱到鐵路飯店，繞一繞灣，就跑到了。租定二十四六七三間屋後，問一問華江二同志還未

歸來。我們休息一會，隨着何委員到市街上去走走，何委員很注意貼着的各種佈告。一路過去。越了兩條橋，見城壕邊很多翻砂廠。赤着身暴露出緊健的肌肉的工友，正在不息的操作，一連十幾家的工友都是這樣。進城去大約住家的多了，牆垣都不很高，重疊着的門面，在一條街上顯出不整齊的調子。地面鋪着小石子，有幾條平嵌着人字形的土磚。大約是無錫漂亮的市街了！一轉角，到了公園，外面看進去景緻還不錯。公園對過是通俗教育館，有幾個人正圍着那裏看早上出版的本地報。再過去，到了崇安寺，據說這是城裏繁盛的市廛了。可惜已是黃昏，閉門的很多，還不大看得出繁盛的模樣。從南京來，在兩邊雪亮的電燈下走過，倒是覺得非凡！

公園裏的早餐

四日早上六點鐘左右，我們隨着何委員一齊到公園裏來。光明的清晨，明明白白看出無錫的市街是有許多河流穿插在中間。交通一半還靠着橋樑。有幾條小巷祇二三尺寬。黃包車兩部交錯走過時，就非常困難！雖然還有綠蔭蔭的柳枝，飄拂在低簷下面，可是已夠苦悶的了。一行人踱到公園，各揀了一個坐位。進了些饅頭湯麵清茗，用眼看去，在茶座

的一邊，便是一個池塘。塘邊也有許多婦女，在破曉中操作。她們真是太不講究衛生。淘米，洗褲，倒馬桶鬧在一起。幸虧對過便是通俗教育館，隔壁便是行政局，不然恐怕連洗澡，洗豬都在這裏出現了？

參觀總工會

出了公園，踱過兩三條小巷，便到無錫縣總工會了，何委員遞進名片，有一位江風俠先生迎出，說是擔任會計的職務。談起來知道全縣有三十六種工會，會員人數六萬一千六百三十六人。未成立的工業團體及未加入的工人還有三四萬左右。現收入之會員會費，總工會方面月得二千餘元，連同其他收入，因此尚可做些事業。如勞工小學，勞工醫院之類，成績都很可觀，江先生領着何委員和我們去各處參觀。由會客室越過一進，便是禮堂。除一切佈置外，壁上塗着藍的色彩，寫上粉字，宣佈他們的十大計劃，一指導組織；二勞資仲裁；三職業介紹；四低利借貸；五教授工藝；六消費合作；七工人醫院；八工人學校；九工友娛樂；十便利食宿。計劃倒很不錯，何委員着實讚美了兩句。江先生又領着出來參觀勞工醫院。這醫院祇就設在總工會大門的側近，院長是尤濟華先生。男職員有十一人

，女職員有八人，多半都是兼差，所以在院的常常是四五人罷了。再看他們的設備，共有中西診病處各一間，手術室一間，大病室一間，女病室一間，特別病室十幾間，根據他們四月份的報告，共計診治了男男女女一總一千零八十二名。消耗的水劑六百二十六日量，散劑三百四十二量，丸劑一百九十七粒，擦劑八千九百瓦，滴劑二百二十五瓦，軟膏九千一百七十瓦，紗布三十二磅，棉花十六磅，綳帶十二丈三尺，痔瘡膏大號一筒，注射料一百一十瓦，灌洗料二萬五千六百瓦。還有監獄診治的報告在計開之外；這篇賬，真使我們佩服無錫人出的毛病，倒是洋洋大觀！

農協會的門口

走到無錫縣農民協會的門口，一片冷清清的景象早映上眼來！我們知道共產份子從前潛伏本黨搗亂的時候，在城市都是用工會，在鄉村都是利用農會來做他們的大本營。本黨的同志，能够努力做下層工作的似乎是忒少！所以幾乎各地都供他們試驗了搶劫姦淫殺人放火的所謂共產主義。在江蘇接二連三的到處暴動，雖然比不上廣州市那樣來得凶狠；却也給人民吃夠了共產主義的苦頭。及至清起黨來，才把共產份子所把持的大本營一齊推翻

，這時節無錫的農民協會也就在解散之列了。我們隨着何委員到了門口，門房上叫出了一個大年紀的老頭兒。咕咕訥訥的說出了一些不相干的話，表示他是不與這會發生關係。我見兩扇門牢牢的關鎖，又貼上兩道封條。從門縫望進去，滿地的野草，在這春天雖很欣長，可憐是不能夠受人的親近了！怪冷清清的，我不能再朝裏望，抬起頭，門上還虛懸着國旗和黨旗，禁不住風雨剝退了牠鮮明的顏色，嘿！國旗黨旗今天還能夠虛懸在門口，已經是萬幸了呵！

教育局之訪問

再到教育局，其時局長薛湊齡是公出了。由幾位職員招待，何委員很詳細的訪問一切。我見他四壁掛的各種表格都很詳盡！畢竟教育機關是有點文化的氣象。結果知道全縣一總分了八個學區，每個學區設有教育委員兼專科指導員一人。共有公立前期小學二百五十一校，完全小學十校，私立小學一百零五校，縣立男女初中二校，私立男女中學四校，省立中學一校農村師範一校，私立國學專門一校，美術專門一校；社會教育方面：有縣立圖書館，通俗教育館，體育場，還有私立圖書館，鄉立圖書館兩處，民衆識字運動也很熱

烈的與各公團提倡進行。該局全年經費總數二十五萬一千二百十四元。市鄉教育費佔十六萬六千八百餘元。縣教育經費及教育行政費，社會教育費，佔八萬四千三百餘元。

楊女士快人快語

崇安寺的地方，便有婦女解放協會的所在。協會負責的有五位執行委員，就中一位是楊玉英女士。這位楊女士的確頭腦清楚，何委員同她談話，她說的都有見地，都很透澈。尤其是隨時拍着胸脯：『甚麼我都不怕，我知道了就要說出來。……W是雅片鬼。X弄過一筆糊塗賬。Y天天在罌子裏。……Z被人割了耳朵，戳了手，如今還未辦清。……我們做革命的人，連句話都不敢說，怎麼能革命？……前幾天開會就給我當面罵了一頓。』她的革命的精神，公正的態度，是足使人佩服！中國個個人都是這樣子，我相信甚麼都不由得不上革命的軌道了。談到協會的工作，她們正計劃一個婦孺教養院，施以普通，職業，衛生三種教着。由各鄉選送二人來院學習，然後再謀普及各鄉。又對於娼妓亦擬每日限定須受二小時的教育。這筆經費，要在花捐上附加二分之一，每月收入可由五百至八百元：已經創辦的有女子百貨商店，女子剪髮所。

縣政府公安局和新舊兩黨

一進政府的頭門，右邊排列着的三四十名保安隊士早已舉鎗致敬。三番號吹起，確也有點森嚴的模樣。我們隨何委員走上大堂，——這名字似乎不妥——兩邊掛的對聯，是甚麼「……到此便爲公僱僕。……近來都是主人翁」。秦縣長領着各處看了一會，又到公安局去。因爲局長不在，實在也沒有甚麼可記的。又到新舊兩黨，這中間據說有一百多名共產份子。及至步進監去，所謂共產份子也者，大概都是些莫明其妙的鄉下人。呆若木鷄的站在地上。可憐那裏配說甚麼黨，就是問他貴姓恐怕一時也答不出：就算是真憑實據，恐怕也是被真正的共產份子利誘威脅，不過烏合盲從罷了。不然在無錫指揮暴動的共產份子嚴樸杭果人怎麼會不在這裏？當時何委員很受感觸，所以他過後上鈕主席的電文說：「……：一、凡受其誑脅迫誘惑入黨，未與重大暴動者，應准向當地行政局聲請投縣自首。請速頒自首條例。二、共黨各首犯，應懸賞購緝，務獲嚴究。請通令遵行，以絕根株。三、已獲未決共黨嫌疑入犯，如供證兩無者，請通令迅速問明保釋，俾免久累。……」這件事，如果省府不派委員出巡，那知道民間有這樣多的隱痛？如其不能設法使是非分明，釋善懲

惡，我們的政府也就忒對不住人民了！

招讌乎

在縣長的意思，是稍盡東道之意，聊伸地主之誼。也是人情所應有的。及至我們隨何委員回到鐵路飯店，西菜間的夥友已遞過了請帖，一會秦縣長來，又親自相邀何委員和我們去赴讌，當時何委員再三婉謝，隨後說出「江蘇省政府委員巡視條例」上面明文規定「……所有地方供應，概行謝絕」，招讌雖不是供應，却也要一律心領的。秦縣長就罷了。最可使人稱奇的，次天報紙都登出些甚麼，「……秦縣長因何廳長蒞錫考察，道途僕僕，殊爲勤勞。爰於昨晚設筵鐵路飯店，爲何氏洗塵。並請各隨員及縣署各科長作陪。席間觥籌交錯，備極歡洽！至十時許，始盡歡而散。……」這話柏拉圖聽了，也一拱服其理想力之強！要知因雖如此，果則未也。新固新矣，聞未聞焉！著者也是新聞記者出身，常常痛恨我們同行登半截新聞。好些時候顧頭不顧尾的，便與事實離開得忒遠，等到後來更正，那便不是我們辦報人的本意了。第三天報紙上又都登出些甚麼「逕啓者，本日貴報載何廳長來錫考查欄內，有秦縣長假座鐵路飯店爲何廳長接風云云，殊屬訪問失實。何廳長

勵行節檢，痛革應酬。昨日蒞縣，對於行政上司法上，殷殷指導，鉅細靡遺，無非解除民衆痛苦，絕無舊時官長氣概。蒞縣後，縣長率屬往謁，除稟陳要公外，並無設席洗塵之事。希將事實更正，毋任企禱。無錫縣政府啓。」這又何苦！倒是有一樁類似的新聞，又不曾訪去：在秦縣長招讌時並送有幾件東西。一件是他尊太老爺的遺著「水竹軒詩鈔」。一件是他自己在獄中的大作「讀莊窮年錄」。一件是總理親筆寫的「樂天」兩個字，上款還題「効魯（秦縣長大號）兄正」，下款寫的「孫文」，並有一顆圖章「孫文之印」四字。後邊是胡展堂先生寫的兩闋詞。詞曰：「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已是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世事而今見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連天，驚起沙鷗一片！」「枕散溪塘冷欲秋，斷雲依水晚來收。紅蓮相倚真如怨，白馬無言但忻愁！書咄咄，且休休。一邱一壑也風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怕上樓！」上款題的「効魯我兄鑒」，下款寫的「弟胡衍鴻」還有一顆圖章「漢民之印」四字的石拓橫額。登在報上，不但事實真確，比較「觥籌交錯，……盡歡而散。」豈不來得雅典？

縣之建設問題

這天何委員偕同周覺生華印椿二同志跑了八個地方。據說遇着主管人的祇有建設局和無錫中學。就中建設局是特別應該寫出：局長是姚滌新先生，局內設有技術人員二：一是專司道路水利及其他土木工程之規劃設施及調查。一是專司農林蠶桑等項之規劃視察勸導及調查。我不敢說人多便不能辦好事體，我也不敢說人多就會把事體辦好。不過無錫地方也很遼闊，工商業也很發達，市廛也很繁盛，這樣的去處，祇用兩個技術人員，要負全縣的物質建設的重責，就說三頭六臂，恐怕也來不及。根本我覺得如要建設，技術人員便少不得，要是摸頭不着腦，顧彼失此，挂一漏萬，結果就要失敗！就算有成功，也是渺乎其小！例如無錫這個建設局，他們計劃並不是不周詳，不偉大。「興修兩縣水利，疏濬重要河道，改建橋樑，分期整理水道，籌築澄錫縣道，發起蘇皖浙三省公路，大規模發電廠，敷設四鄉電話，籌設自來水，建築民衆演講廳，籌築公共花園，設立農蠶指導所，籌設模範工場，……」這些偉大的事業，一樣沒有成功。由此我想不單是受經濟的影響，沒有人去做也是一個大問題。總理說「縣爲自治之單位，」在這單位自治之縣，人民的四大需要，單靠一兩個技術人才來來替他們做這「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的工作，那裏能行？這個縣之建設問題，倒是訓政時期要趕快設法解決的！

顧金芳案

我想無論甚麼機關，編制一重複，職權就弄不清楚，要就是不能辦事，要辦事就會出毛病。譬如說，公安局的組織中有了偵緝課，又有偵緝隊，已經不經濟了。如果又要在此外去組織名異實同的機關如像探訪隊，檢查隊，抓拿隊……，你要想到『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的寓言，也就會豁然通悟了。再說政府設立一個機關，目的是在便民的；如其「不但無益，而又害之」也就不是政府設立這個機關的本意了。因為共產份子到處搗亂！縣政府曾經特設了一個偵探隊。因時制宜，原還可說。祇是這位偵探隊長顧金芳，據說曾經逮捕了許多共產份子。他手下的探員，一總三排，每排十名，連他算上共是三十一人。有了這樣多的人，又是幹的這種事，誰也不敢担保中間竟沒有一個人做錯一件事。我們所知道的，這位顧隊長雖然逮捕了許多共產份子，結果還受了縣長予以「撤差留任」的處份，功過也就很分明了。何委員到了這裏，絡繹來控告這位顧隊長的人很多，管文案雖不是我，我確見棹上疊着不少的呈狀，而在無錫確又沒有辦過第二個

人。由此推想也可知十之八九是這位顧隊長闖下了不少的亂子。一個早上，又來了兩個被打得背上又紅又爛的老百姓，我替他們拍照的時候，禁不住「惻隱之心」油然而生！至今那很可怕的創痕，還深深的印象在我的小心裏。後來據報紙說是「顧金芳……私刑拷打，證據確鑿……」呵！原來這是私刑拷打。可憐我們革命政府裏的各委員，小而至於我們這樣的職員，做夢也不敢做到民間還有如此的慘象。咳！雖是這些話或者是不應該寫出來的；我所以要暴露這位顧隊長的罪惡，無非是要勸勸我們吃公事飯的先生們。善，惡，終於是有個結果的。不信且睜着眼睛去看這位顧隊長受的法律裁判是甚麼？

打倒「野貓」

當何委員召集無錫新聞記者談話的時候，各人先後都發表了好些意見。如楊重遠先生主張整頓司法，廢除承審制。速設地方法院。袁鶴泉先生主張徹底剷除土豪劣紳，及從速解決在押未決共產嫌疑入犯。像這些問題，不單是無錫一縣有這樣情形，如要解決非拿出全省具體的辦法不可。單是無錫所特有的，祇有周含茹先生所主張的打倒「野貓」。這裏所謂野貓，是制度而不是動物。據說無錫的地主收取佃農的租米，大都設有一個倉廳。佃

農繳納租米便向這倉廳去繳納，好些不會直接與地主見過面。管理這倉廳的司賬先生，渾名就叫「野貓」。據說取這名字有兩種意義：一說『野貓善鬪，一遇家貓不是相罵便是相打。這是形容司賬先生對於佃農的態度』。一說『雖是他們的職務僅代地主收租米，而作威作福却很利害。想譬喻他們是老虎，他們又不過爲虎作倀。所以奉送這個類似於虎的「野貓」的渾號。且不要管牠究竟含義若何？顧名思義，可想是一種不良的制度，雖不能說個個司賬先生都用大斗大升或者打張罵李的手段去欺壓佃農；然而業佃之間因爲隔着一個野貓，單說感情方面，也就不能不生疎了的。所以省政府十分注意業佃租種問題，三月裏會在京滬各大報出版業佃租種問題專號，徵求各方面對於這問題的意見；最近又由省黨部省政府各派委員組織成立了田租糾紛仲裁委員會。都是要謀根本上來解決業佃間一切問題的。

聞喜堂行政人員談話紀錄

三月六日下午兩點鐘，我同周覺生先生隨何委員到縣政府去參行政人員談話會。一個很修潔的廳房——聞喜堂——參參差差無錫縣行政領袖都到了。都坐了。首由何委員恭

讀 總理遺囑，次由秦縣長介紹了一番，再次由何委員說明巡視的意義，又講了些對症下藥的話，再次由各行政領袖報告情況並陳述意見。中間的斐點足以做參考資料的，秦縣長說：「改良司法，實有一種困難，即法警向無公費，故難免勒索之事，欲除此弊，非寬籌經費不可」。四縣聯防區顧區長說：「縣公安隊經費尙無着落，預算每月需六千元，因無錫幅員廣大，工商極發達，全恃國防軍保護地方，猶嫌不足，蓋國防軍不諳地方情形，所以縣公安隊是很重要」。公款公產管理處陳副主任說：「無錫公安隊共有二百名，繭行亦有二百家，平均計算每家祇有一名去盡保護之責，事實上恐有不及。無錫春繭營業，約有六百萬元，繭稅可得二十萬元，銀漕亦可收二十萬元，國計民生，關係都很大，政府當特爲設法保護」。公安局黃督察長說：「討共應先從理論上消滅他，黨部該當負責宣傳，不能單靠剿捕，治標治本，一樣應該注意。實行村制，調查戶口，嚴格審查小學教員，都是治本的要政；澄清吏治，須提高政工人員生活費，既免不安其位之心，復絕貪婪污枉之源」。清鄉游擊隊楊隊長說：「皖贛客米，向在無錫打包裝車出運，近在南京打包，以致內地米市一落千丈！望予救濟」。再次由何委員一一答覆，大概的結果（一）改良司法，應先擴充經費；（二）縣公安隊經費，應列入十七年度預算，由省方統籌確定；（三）駐防國軍協

助蘭市防務，及幫同地方軍隊剿共問題，俟電軍委會何代主席反三十二軍錢軍長令飭駐軍遵照；（四）冬漕加征之支配辦法，多數挪作軍費用款，預算每年要虧十萬元左右，致新設之縣公安隊，經費完全無着，應設法彌補，或實行帶征，須俟省府規定；（五）防共治本計劃，贊成速辦村制，及審查小學教育資格，業主佃戶間尤應勸導調解，免爲共黨利用，勞資實行協作，業佃亦應協作；（六）各地警餉微薄，不肖遂有敲竹槓之事，欲養其廉，應先確定餉額，自無疑義；（七）振興米市，維持民食，確爲重大問題，將來應設法修改禁運米糧辦法，最好由地方人士擬一意見書，呈省核辦，比較確實。從上面這一大堆問題看來，已算解決了一半，所差者不過手續的緩速，辦法的詳細而已。由此便證明了巡視的價值與力量。如其一味「等因奉此」，真不知到要「等」到那一天才能解決！

紀念週之見聞

無錫中學王校長請何委員去參加總理紀念週，我們隨何委員走進客廳。從兩邊玻璃窗瞧出去，淺草如茵的地上，小朵小朵的紅白在這驕陽微醺之春天。顫着顫着的亂動，呵！人的興趣才由這些裏面復蘇起來。一陣清脆的鈴聲振起，王校長又伴着到了禮堂。這

時節，一百多學生都起立了。有的穿着洗潔而將破的布學生服，有的穿着褪色灰布長衫。額皮光光的沒有甚麼紋迹。這是多麼純潔活潑的表現呵！學校可愛的，青年更是可愛的！所以何委員在演說時也大聲疾呼：「……諸位在青年時代，接觸社會的機會尙少，如像一張白紙未染別種顏色。大家便要注注意人格的修養，學術的尋求。比較的是有最大的希望的。是將來革命的生力軍，且將來革命的中堅。我們在中國革命完成之後，打倒世界上一切惡勢力的時候，那時候便是要諸位來負責的……」

辱水機之啓示

校門前石板橋邊，一條很清瑩的河流，浮漾着許多小舫，從這裏我們便登舟蕩向太湖而去。灣灣典曲。一篙一篙的由舟子撐到荒城的一角，這裏好像是護城河的交流了。水勢便覺得有些浩瀚，小舫到這裏便撐近一隻大舫。上大舫，形象又是不同了。窗格上裝飾着螺殼片，特別點綴出江南的風味來。據說這大舫專是預備闊客們吃花酒又麻雀的，船上還有幾個奴隸伺候着。每日，人、飯、船、共租大洋八十九元。嘿！江南的風味，正不知苦了多少醉生夢死的人。今天大舫也算倒霉，遇着我們一千又不喝酒，又不叫局，又不叉麻

雀，而且又不……的遊客，雖然黑壓壓了一船，空氣究是很清淡的呵！一會汽笛叫了。前面一隻汽艇開動，中間牽着一根粗繩，大舫也就拉扯的跟在後面。我倒想起一個笑話，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也許這是一個證明吧？走一陣，看見兩邊有不少的戽水在那裏運水，機身裝在一隻船上，用蒸汽力發動，運輸至速，所以農田的灌溉極便利。雖然有些地方還用竹筒輪車和腳踏木車，靠水力的沖動轉運，和人工操作，在機器比較發達的無錫，已算是稀乎其少了。何委員看見戽水機，很沉重的在他額上拍了兩下。——他向來對於一件事下決心時，都常有這種動作的表示——他說「政府應該辦一個農具製造所來改良舊的農具，才能根本爲農民謀利益的。……」如今，江蘇省立農具製造所以蘇州成立了。規模很大，新的出品是預備供給全江蘇的農民呢。

太湖遊蹤

太湖跨在江浙兩省之交，是中國有名的第三個淡水湖。水量在夏時亦甚深，運河得其流注，不致乾涸。所以濱湖一帶，土地肥沃，溝渠交錯，農桑水產之利，甲於他鄉。全湖面積三萬六千頃，周約六百里。無錫的富安，開原，揚名，開化，新安等五鄉都與之相接

，說到太湖，真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總理在建國方略物質建設第二計劃第四部的丙項江南水路系統中所指示於我們的；「……太湖浚一深水道，以達南運河蘇州嘉興間之一點。……太湖暨旁諸湖沿水路之各區，將來均可因其填塞成爲耕地。故於建此水路之大目的以外，又有此種填築計劃。……」此種計劃成功，必有莫大利益。我不會研究水利學問，河海工程，但據常識所知，似乎應該從水文測量，開河，築堤，設港，造閘諸事入手，好在政府已設有太湖流域水利工程處，他們必定有很好的計劃和工作。我們隨何委員來太湖，雖是考察，在我不懂水利學問和河海工程的人，也祇好算一番遊覽罷。

和尚的念珠

龍頭渚的某寺，築在湖山圍合之中。空氣，風景，當然是與城市異趣的了。所以許多居士，雅人，遊客，病者，都長來這裏住宿遊覽。這寺的和尚大概也知道所謂時代潮流，於是築起旅館式的禪房，佈置些牀帳被褥桌椅梳粧台之類，所差者沒有懸那一塊小牌，大書「房金每日若干，小賬加一」和「各照衣帽物件，遺失與棧無涉」等字樣而已。斜陽有氣無力的挂在對山樹上，我和朋友滿成，崢嶸都站在走欄內與這時的住持×和尚閑譚。×

和尙身軀修偉。褐色的嘴皮面裏，密掛兩列黃牙，尤其是當中鑲的兩粒燦爛的金牙。其時受太陽光的反耀而有一種驕貴的神氣，在他裂着嘴唇和我們鬥笑的時候：有時他也嘆口氣：「革命軍到後，小廟的香火冷靜得多了！……」「住小廟，也不定規，祇是隨緣。大概每人一間房每日一元大洋」。「……董菜山脚下店裏有，叫上來吃可以的。……小廟是向來吃素。……」說完一手捻着他頂上挂的那串光潔漆黑的念珠，眼皮嘴皮都在微張微翕的動着，念珠一粒一粒的拈過去，好像是在默念「爛污」阿彌陀佛，又好像在暗地裏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的打算盤。我心裏確有點討厭，急轉眼瞧一瞧，這邊石柱上所懸的楹聯，寫的是，「南郭訪高僧……」真不覺得一陣肉麻！

梅園遊踪

江南的風景，畢竟溫柔極了！山不高而秀媚；水不急而澄清；原則有林，隲則有草。潑歎休哉！寫不盡的自然美麗！不過人情常是平則驚奇，靜極思動。卽如這位梅園的設計建築者，在這平山靜水之間，却要點綴許多嵯峨怪石，斷閣危樓，裝出異樣的架子。如其不看這些，一回顧，太湖仍是遙然在望。江南的風景，畢竟還是溫柔極了！在此恰巧與養

蜂專家華繹之先生相晤，暢談了些各種問題，又拍了幾張小照，才從小羅浮地方別去；我們又踱到太湖飯店休息了一回。更上一層山徑，到宗敬別墅。墅東有洞名豁然，進了洞裏其實並不然。這邊黑黝黝的一路石階下去，當中約摸五六丈寬的地，很平，還有石桌石凳，壁上幾個窗旣可以通空氣，又可以進光線。據說夏天這裏倒是一個避暑的所在。那邊一路黑黝黝的石階上去，內面形勢很像一隻繫在腕上的手錶。出了洞，因為地勢很高，太湖入眼更爲開朗，這才豁然起來。四圍一望，江南的風景，畢竟仍是溫柔極了！

開原鄉隨筆

太湖的歸途，殘陽還在山上，從油綠的桑田阡陌間望去，很高的煙突聳在一堆屋影裏。那便是開原鄉了。無錫共有十市七鄉，就中以開原鄉爲最佳，據調查共有田五〇四八八畝。鄉立學校七所，私立學校十七所。還有大公圖書館，農場，農事試驗場，小麥試驗場，植物園，……我們隨何委員到鄉行政局裏，蔣局長不在，由文牘員周慕畏先生公安第四分局第一支局盧志廣支局長等招待。據他們說『舊存圖董制不良，新的村制尙不能着手。……全鄉每年收入共九百多圓，每月支出八十餘圓。……路政及交通的情形，現有公共汽車

，城鄉往返一次，需時九分鐘，車費每客大洋九分，築路經費由各鄉自備，計劃由局長規定，現有幹路從湖濱直通惠山和西城外之迎龍橋，均寬約一丈五尺，長約四千餘丈，其他支路寬約八尺，凡接近市鎮各區已成未成都有。……如地方發生糾紛，均先由地方人士自行調解，故公安支局辦事尙覺清閑。……」何委員當時很滿意於他們所報告的一部分。

參觀廣勤紗廠

廣勤路廣勤紗廠副總經理顧潛，總稽查朱德齊二君很殷勤的引導何委員和我們往廠內，各工場參觀。本來該廠規模是很宏大的！現有資本一萬圓。紗廠更設有布廠，絲廠，肥皂廠。紗廠內共置有清花機二部。鋼絲車八十四部，棉條機十二部，各道粗紗機五十六部，細紗機五十六部（每部三百八十四錠），棉紗機四十部，搖紗車一百六十部。共用粗細搖棟各女工一千二百名，童工一百六十名。工場的樓底是安置的粗紗機，管理的工人很多，都是男工，樓上是安置的細紗機等，都是女工和童工。樓的右角是打包間，都是男工。工場的左近，又有布廠。布廠內共置有織布機八十部，漿紗機一部，刮絨機一部，經紗機一部，造紗機一部，摺布機一部，捲布機一部，刷布機一部，共用男女工約二百名。紡紗的

出品是絨女牌，銷路尙好。布以絨布柳條布爲主。該廠關於工人的管理，大概還得法，發生風潮的事獨少。惟聞其營業範圍並不十分寬廣，多半是運銷內地，這一點似乎是廠方特別應該注意和設法謀發展的。

參觀勞工第二小學

廣勤紗廠的斜過，是勞工第二小學校校址。我們隨何委員到校參觀時，恰值學生已放學回家。祇剩下三位教員。談起知道該校共有教員五位，校長是蘇渭賓先生。內中一位女教員是朱默蘭女士。教員的薪水是以上課鐘點計算，每小時大洋三角。所以生活也很清苦。學校的組織，是校長制，校長下有教務，事務，訓育各系。各設一主任，都是教員兼充。學生共有二百一十八人，年齡最大的十七歲，最小的五歲，都是工人子弟，家屬中尤以絲廠工人最多，紗廠布廠較少。校的佈置很簡陋，因爲一限於經費！僅有兩進鋪房兩間，破漏潮濕，卑低狹小。在我覺得小學教育是很重要的，千萬不能像這樣馬虎。還要請教育當局和政府及一般熱心社會事業的先生，努力去改善小學教育才能。

縣校運動會盛況

這天是無錫縣立各校聯合運動會的第二日。何委員因教育局長薛濤齡先生的邀請，特去出席。到會的學生在五千人以上，秩序單上列着舞蹈，體操，田徑賽等四十幾項節目。我們隨何委員到會，時正十二點另五分。薛局長下令集合，五分鐘內居然各校縱隊排列得很整齊了。當下由何委員一一檢閱，訓話。其時還要去東北鄉調查共產黨騷擾之區，忽忽的便又出場。雖不會看見他們動運和競賽的情形，而列在司令台上的優勝旗。如像「自強不息」「我武維揚」「公平競爭」「精神飽滿」「尚武精神」「活潑潑地」「鍛鍊我們堅強的體軀準備到革命戰綫上去」「果然奪得錦標歸」……很能表示他們的精神了。

共產主義成功了

在九里橋地方下船上岸，同着鄉民秦某一路行去，數里之遙。秦水渠的斷壁頽垣，殘樑碎瓦，淒涼涼地早呈上眼來！據說「十六年十一月九日夜九時許，突來共匪二百餘人。先包圍各家住宅，撞開大門，搶去金銀衣物值洋十餘萬，焚毀田契的賬簿住屋祠堂無算。

受害人計有秦惠生，秦竹孫，秦仁生，秦華氏，秦春庭，秦大椿，秦叔旦，秦繼泰……：「當時有見契約被燒拚命往救而致被共匪烙傷。」地方中一老者言時悲哽不勝，欲哭無淚。一種慘象，決不意於人類進化至二十世紀尙見之。何委員溫語安慰一番；又去迎福菴地方。在共匪暴動時，此地卽其巢穴。菴內前係農民協會機關，實則是共匪集會所。他們可以任意拘捕農民，押在菴裏。菴側一條小溪，從他們殺人放火擄物劫財以後，所得贖物便由此處捆載而去。再到陳四房地方，災情尤爲重大！被燒房屋一餘百間，災民現在都是無家可歸！真有一「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的形勢。問起情由，都說「共匪來時約二百人，先將前後柵門關鎖，然後用煤油放火，一面鳴槍示威，只准隻身逃出，不准搬物救火，燒得精光，共匪才去。受害人計有陳金祥，陳子賢，陳志儒，陳鴻炳，陳王氏，陳龍寶，陳鳳威，陳得觀，陳福圓，陳進金等……」無錫全縣被共匪燒得最利害的，也要算陳四房首屈一指。所謂以科學方法解決社會問題的世界最新的共產主義，在這些慘無人道的現狀之下也就表示他的成功了。嗚呼哀哉！

去無錫

一方面幾位先生趕辦結束各項手續，一方面何委員還帶着周華兩先生去參觀幾處地方。於十日便離開無錫到江陰去了。早上在工運橋頭登輪，縣政府及各界的人都很多來送行。秦縣長更派了兩名保安隊沿途保護，直候至由上海開出的早車到錫，許多僕僕在風塵中的旅客簇擁上來，然後敲着輪慢慢的離開無錫去了。

到江陰

行了兩個多鐘頭，華先生從艙房外進來告訴，「江陰縣押解了兩名共匪回去……」好奇心的引動，與周覺生先生一同去瞧看。在一間小艙房裏，有四名懸佩駁壳槍的士兵，一員狀似隊長模樣的官長而正翻閱步兵操典。所謂「共匪」，也就隨着瞧看的秩序呈現目前，兩個着襟袂短衣褲又被麻繩反繫手臂的朋友，秋葵色的面龐，垂視的眼光，流露出不少

苦悶和恐懼的情緒。及至問起來，他那枯澀而生強的答詞，「……我們不知道，就拿去槍斃也沒有辦法。……」嘿！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是甚麼？明白了，是把人類弄得死光就成功了。富的固然要給他們殺死，貧的更要給他們送死。這樣一來，剩下的就是幾位大喊『打倒資本人家，打倒大地主，打倒智識階級，……』的聰明的共產黨徒，那時節，他們的主義也實現了。可是，人類也就快要完了！所謂爲大多數謀利益的鬼話連篇。正像告訴小孩子上天去摘月亮給他玩一樣的是欺謊。等到那時節，知道是欺謊已是遲了，可是這種淺近的理論還是許多人都不懂。所以我也佩服共產黨在中國來搗亂，算他買中了交易所的股票，儘管像煞有介事的買空賣空，這些沒有智識的鄉民本來判斷不來，當然會去受他們的愚弄。這樣本黨便應該注意到主義的宣傳，切切實實的到民間去，使全民都能了解，也就沒有他們搗亂的機會了。如其不然，真銀行給人家說成假字號，那才危險得很呢！一路行去，經過青暘，月橋，南閘，而到江陰的南門外利澄碼頭。上面所寫的三個村集，都是在錫澄運河段沿岸很有名的。戶家都似不少，曲折的在河流兩岸排出若干的吊腳樓，我想信必是繁盛的所在。

新聞界

上碼頭，名片如雪樣飛來。名片上面都標識着主筆，記者，通信員，……倒足使我大敬服！有三四位很敏捷的一圈便把何委員圈在圈圈的中間，刮噪式的問句隨之四起。剩下的幾位就來包圍我們，寒暄，動身時刻，此來意旨。「到城裏再說」，費去好些時間的答覆，才抽身到城裏，此後，他們更不惜瑣細的探訪，記載，批評。比較無錫報紙的數量雖少——祇有江陰商報和民聲報兩種——而內容則覺充實。如像無錫報紙每日木刻的標題「何委員蒞錫考察之第□日」，實則報紙所載之第一日已經是我們的第二日了。像這樣不忠實和呆板的記載，是為新聞事業之大忌。而江陰兩報的標題則最新穎奪目，如「何巡委昨往鄉間去」，「何省委實行到民間去」，「何巡視委員之精神振奮」，「何省委一日四講」，等等，已足徵編者的材幹，他如論評中的「記者微言」，「歡迎何委員」，「商民疾苦與雲亭分卡」，「騎劣性馬」，……都說得無微不至，痛快淋漓！尤較無錫各報獨勝一着。說到地方報紙，本來是很多人不注意的問題，而我則特感興趣，故拿他寫了出來。

地方軍隊

八〇

地方軍隊，我想應該包括公安隊，警察，保衛團……等的地方武力而言。牠的對象恰就是國防軍隊。大凡軍隊，都要具備軍事和政治的訓練和充實的武器而有合法的組織才能成立，成立以後，尤其要達到他的捍衛國家愛護人民的任務才能存在。如果嚴格的用這個說法來做去取，在訓政剛開始的現代，自然還說不上，不過也許有些地方的地方軍隊已辦得很好，江陰便是一例。我們坐在黃包車上拖到一條巷裏，前面浩浩蕩蕩的開來兩行隊伍，乍看去，好像國防軍隊。及至走得近切，排頭過去，中間走出兩位人來。一身長而着中山裝的是申丙炎縣長，一着軍裝的是張品泉公安局長。何委員下車同他們寒暄。我便打量這些隊伍，服裝都很整齊，武器都很銳利，約有數十名之譜。後據調查，這是縣公安隊，而且又是新近組成的，計有毛瑟槍二十餘枝，駁壳槍二十餘枝，隊丁都在英年。隊長即由公局局長兼任，張局長又是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曾經做過吳縣政治監察員。爲人忠心，辦事認真，他的部下自然是強將手下無弱兵了。這算是我初次看見而覺得滿意的地方軍隊。所謂治人治法，可見都是缺一不可的。

城裏的冷靜

我們到縣政府對過的招商旅館下榻，覺得這旅館古味悠然，牀窗窗櫺似乎都不入時；離開無錫祇有幾點鐘的水上交通，便會差這樣遠？倒是吃飯的時候，才明白這地方的生活情形還是很簡單。就說烹調方法，仍是老式，而兩塊錢的和菜，居然有十餘樣之多。在無錫嘆生活便宜，在江陰更要嘆生活便宜了！吃完飯，隨何委員上街，縣政府的門前左側那方小茶館，幾個吃公事飯模樣的人正坐着閒談，倒點綴得那衙門有些冷靜的氣象。我以為衙門在完糧上稅的前後，倒是愈冷靜愈妙！然而踱到街上，幾家發買土布的店舖也是幾個店夥很冷靜的在櫃裏坐地。一直走到街頭，始終都不見一種市塵煩囂的情況。此刻飄飄灑灑，又落下了小雨點來，我們便轉身回到旅館，正值掌燈時候，寂寞的我，孤坐在一間屋子裏沖洗像片，暗色的紅燈影裏，愈更覺得冷靜了許多！

姜洪先生

姜洪先生，是縣黨部的保管委員。江陰自受中央前此不穩的波及，黨部自身也就弄不

清楚，一時執委，一時特委，黨工人員更存五日京兆的念頭，所以黨務的進行沒有甚麼發展。據姜先生說他的責任僅在保管，一切工作已經遵令停止活動。這樣倒給我們很多的幫助，使他能有工夫引導何委員去各處參觀考察，使我們對於江陰的各樣情形，增加不少的明瞭。

參觀商婦兩協會

商民協會有三位常務委員，一位是季和華，一位是尹仲仁，一位是王觀芹。他們都會用科學方法來製定了許多統計表。祇要一看這些表，對於該會情形大概就明白了。而且又是商人組織的，內容還可以稱得純潔。婦女協會正如何委員在省政府的報告「能從大處着想，小處下手：」她們辦事都是細緻謹慎，所以成績頗好。如她們暫行通則中的第十八條之規定：「會員每年每人繳納會費一元」，條下又有三款，「甲，遇必要時得募集特別捐。乙，會員有景况豐裕者得自由捐助。丙，會員有景况困難者得酌量減免。」這真是最持平的辦法了！至於入會的手續也很簡單。入會表格式的規定，「一姓名，二年齡，三籍貫，四履歷，五住址，六通信處，七現任何事，八每月薪金，九對於本會的意見，十曾否入黨

，十一介紹人（簽字），十二本人簽字，備考，年月日，審查者，江陰婦女協會，（註）現在不任事者七八兩項可缺。」這樣輕而易舉的事，祇要她們努力去幹，達到她們「喚醒婦女，團結婦女，組織婦女……，謀婦女澈底解放，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實行」的目的，也不是一件難事。聽說她們已辦有一個平民女學，第一步喚醒婦女的工作是開始了，我們拭目靜觀罷。

土布稅問題

自然是因爲時間和環境的不許可，沒有完全把本黨的主義和政策實現出來。可是分別輕重緩急也應辦些興利除弊的事，這種利弊的真實情形，若不經當局的覺察，和人民的建白，當然是無從着手的。卽如江陰縣的土布稅問題便是一例。本來土布是手工業的出品，雖然多半都是附業，而於一般平民的生計却有很大的關係，政府應該給予保護和優遇纔對。江陰在軍閥時代卽設所徵收此項土布稅，本黨統治後尙未卽時取銷。及至我們隨何委員到此，纔由裕通土布公所具呈請求。後來由何委員據情提出省政府委員會議，又轉呈國府。現聞國府已公布取銷土布的徵稅了。這裏也可以看出我們的政府確是爲人民謀福利的。

現在我要把報上所發表的裕通原呈抄出，使大家明白這事件的內容。「爲瀝陳貧民疾苦，請求提議免征手工土布稅，以裕民生而維國貨事：竊我江邑，昔爲著名產布之區。四鄉農家，咸以人工手機紡織爲生活。唧唧機聲，比戶皆然。每年產額在二十萬元以上，農民藉爲生計。不謂二十年來因受外國經濟之壓迫，手工布之銷場，悉被洋布所侵奪。以至年不如年，最近產額已不逮從前十分之二。四鄉村莊亦鮮聞機杼之聲。耕夫織女，憔悴困頓，仰屋興嗟，達於極點！至此項土布之不能與洋布爭衡者，因其質地粗厚，成本甚鉅，不爲矜奇炫異者所歡迎。然猶未至完全失敗，尙有挽救希望者，則因製法雖粗而堅厚無比，常爲農工兩界貧苦民衆所樂用；故此項土布，既全爲農民所生產，又爲大多數農工所消費，關係貧民生計，實非淺鮮。前於民國七年一月間，曾經北京國務院國務會議俯從民意議決將手工布之內地常稅釐金一概免征，以示體卹。至民國十三年，北京財政部祇知羅掘，不卹民艱，重議改徵半稅。至十四年五月，竟然下令全征。雖經各縣商會文電呼籲，力陳疾苦，財部悍然不顧，關東臨我以威，民衆忍辱負重，迄已三年。竊在土布免稅時期，成本減輕，銷行日廣，產額頗有起色，若得政府始終保護，尙能與洋布爭一日之短長。不料復稅以來，爲時不過三年，在此三年之中，我邑土布產額，大受打擊！遞年銳減，關卡紀錄

可以復按。長此以往，若無政府提攜，急謀挽救，將來民生日促，至於銷滅，蓋可斷言。現我國民政府以提倡國貨爲培養民生唯一政策，內政部薛部長就以提倡國貨爲職志。頒布條例，所有軍閥時代訂定畸輕畸重之稅法，有礙國貨發展者，無不虛衷嘉納，聽民陳述。敝公所夙以土布爲業，深知土布之消長，民生之憔悴。當民國七年，軍閥搜括民財無十四年之甚，故見貧民疾苦，猶動哀矜之念，乃沐國務院議決免稅。迨民國十四年五月之後，軍閥之殘民以逞，猛於狼虎！雖至呻吟垂斃，亦復熟視無睹。是以通省每年區區之土布稅，亦下令徵收。拂逆輿情，莫此爲甚。言之不勝痛心！當此手工土布日即漸滅之時，適值國府提倡國貨之際，存亡續絕，一髮千鈞。敝公所正聲請澄邑商民協會轉呈內政財政兩部暨省政府鈞廳核免徵收稅金間，適逢廳長節臨，咨訪民生疾苦，調查農工實業。下民欣瞻，殷殷期望。用再歷陳下情，逕請鈞鑒俯准據請提議，將該項手工土布，免徵常稅釐金。以維民生，而裕國貨，公德兩便。謹呈……」

周水平案

據說這個周水平案，醞釀已是很久了！至今還沒有得到解決。不過我沒有地方去找材

料，所以不能夠把這案的經過寫出來。聽見各方面的談話，似乎都是趨於速決的意思。而何委員到縣政府後，申縣長又曾經貢獻他的意見：「關於周案解決辦法，擬議罰款撥充建築澄錫路，或即名水平路。開辦水平農民銀行。撫卹被害人家族。解決後任由各案犯回籍，地方上金融亦可流通。……」這樣看來，案情關聯的影響似乎不小！當時何委員答他：「此案現歸特種刑庭辦理，可電催請從速解決……」我想凡是甚麼案都應該從速解決，尤其是有關於社會重大情形的更是應該從速解決。解決的方法，便要顧到天理，國法，人情。周水平案，祇要在這一條水平線上去求解決，怎麼會不能解決？

教育情況

到過公安局，建設局，又來到教育局。據調查結果，全縣共有中學四，內中公立二，私立二，總計學生四百三十餘人，教職員五十八人。初小三二一，內中公立三零九，私立十二，總計學生一萬九千四百餘人，教職員八百八十餘人。教育經費全年共十八萬三千六百三十三元，實在不敷支配。該局已請增撥畝捐八分，則每年可多收七萬二千八百餘元，以爲增加小學教員薪額及改良教育之用。因爲現在中學教員薪額全年最低者僅一百五十元

，至高者亦不過七百二十元。小學教員薪額全年最低者僅六十元，最高者亦不過四百二十元。多因生活困難，課外兼營他業，如宣卷，包攬詞訟，……真有「天之將喪斯文也」之慨！

南菁學院觀光記

久已聞名的南菁學院，其中人材輩出，成績至佳！今天我們也能隨何委員到來觀光，誠然是不勝榮幸之至也！當由該學院的中學部主任陳綸先生引導，各處探視一回，中間房屋重疊恰似詩人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氣象。踱到體育場，正有許多莘莘學子在那裏作各項運動，平素這樣殷勤練習，無怪乎上次全省運動會奪得錦標而回。折到禮堂，除懸掛黨國旗總理遺像外，兩邊還陳列許多由運動會得來的旗幟，好不堂皇！再折到藏書樓，幾十個書櫥屹立在黑壓壓的樓板上。開了一個，取出幾本來看，都是些唐詩宋文之類，聽說吳稚暉先生亦曾在此畢業，偏有人冤枉他祇學會何典。你看說這話的人是多麼淺薄？

澄衷小學觀光記

順道來澄衷小學，由校長王濟華先生招待何委員和我們進去參觀。登了樓一排是三間教室，第三的一間教室裏，學生們正在練習演說，一個十三四歲左右的少年，立着大放厥辭，口齒清楚，意思明白，有時還夾着一句「打倒帝國主義」，從他那兩邊桃紅色的嫩脣上溢出酒一般醉人的圓渦中間，發來乾脆的聲音，覺得是特別的出於真誠！引起我們立聽了四五分鐘，愈聽愈覺得少年的純潔確乎可愛！別的地方也看了一回，知道該校共有學生五百七十餘人，教職員二十三人。教職員的薪水每月最高的祇有二十四元，最低的纔有十四元。雖然膳宿是由校方供給，畢竟還是覺得太少。該校經費每年支出要四千多，收入才二千多；不敷之數，都靠官方撥給的。

可怕的火柴盒

江陰縣的監獄及拘留所大體尚好，小節便有些不好。比如要開化獄囚人犯，自然應該向之宣傳。宣傳甚麼呢？自然應該宣傳三民主義。使他們將來有機會出獄的時候，做起一

品大百姓來，也能够不再費功夫去研究便能實行。這是於個人於國家都有裨益的！而江陰監獄則計不及此，在後院卻設有一個佛堂，中間檯上供着一尊泥塑木雕的什麼東西，面前又陳着香爐燭臺供品之類，檯下直鋪着三個草蒲團。一位拖着腳鐐的囚人正在向前展拜，這裏倒不像監獄，正像西天如來佛所在的雷音寺。可憐這位孫行者先生花帽偏戴在腳底下去了！何委員掉過臉向我說：「這種迷信的舉動，很不對，能由縣黨部常常派人到這裏宣傳才好」。囚人每天吃的米糧還是中等，做的工，除了織線襪之外，又會糊火柴盒。織的線襪因手藝不佳，成品非常之厚，花去的棉線很多，代價隨之而貴，在市上銷場當然不好，弄得存貨有兩三櫃之多，上面都積留很厚的塵灰，我幾乎竟認作古董了。祇有這不花甚麼本錢的糊火柴盒的工作，比較是輕而易舉。木材紙張，都由出品者送來。糊得多的那一天可以糊上幾千個。所長帶着我們去看火柴盒展覽會，竟至堆滿了兩個半間屋子，牆角還放着兩袋無錫機器麵粉。起初我疑心這裏有北邊人，後來據說這麵粉是拿來打漿糊的。由此推想也就非同小可了！等我仔細檢了一個火柴盒來看，恍惚上面一邊印着一個獅形的標記，一邊印着マ子三個日本字。真叫人吃驚非小！

茶會

傍晚，在壽山公園的濃蔭之下，展開了幾張棹椅，開起招待新聞記者的茶會來。那時到會的竟有二十餘人，除掉江陰的報界外，上海各報的江陰通信員也都參加。首由何委員報告省政府最近施政情形，出巡的意義，巡視無錫的經過，說到顧金芳案，四圍旁聽的人叢中掌聲已經轟起；我以爲這倒不是對於政府的感謝，而是對於政府的咀咒。千萬致意於吃公事飯的朋友們，請隨時想到我們無論職務的大小，一體都是人民的公僕，若是就中一兩個壞蛋做出不忠於主的事情，全體都要蒙羞的呵！等到何委員說畢，繼起談話的很多，中間更有一件事體引起我的興趣，就是有人說申縣長貼條「禁止新聞記者入內」（入到衙門內）。我很奇怪，何以那位天性渾厚的申縣長，竟對於新聞記者這樣深惡痛絕呢？隨後一打聽，據說是有幾位很敏捷的新聞記者，一直跑到辦公室棹上去照抄文件，以充篇幅。這樣一來，無怪乎申縣長要貼類似「姜太公在此」的紙條了。公平的判斷，兩方面都失之於公平。申縣長固然不該拒絕新聞界而忽視輿論的代表；新聞界當然也不能把縣政府的辦公室當作報館的編輯部。所以何委員允予兩面疏通，這個問題已是不成問題了。

壽山公園序

在黎明，壽山公園的主任劉文林先生到棧相邀，我們一行人隨同何委員便去吃早飯。暖 and 的天氣，明媚的花柳，在在足以使人心曠神怡。從含着露珠的淺草上踏過，一陣清涼的情味，悠然而生。雖然座位仍是在濃陰之下，却引起「昨夕今朝大不同」的感判了。一頓吃喝，何委員又詢問劉先生園內的情形。據說這園是市行政局主辦的，每月經費祇有七十元，開支十分節省，計主任一人，月支薪給二十四元，事務一人，月支薪給十六元，園丁三人，月各支工資九元。總計全數除開支外，僅存三元。試問這三塊錢怎麼夠佈置一切呢？所以該園一部份地方仍是荒蕪，仍是毀壞。江陰人士如不需要這個公共娛樂場所則已，如需要之，則不能不設法使其經費增加，而求發展者也。是爲序。

慘象

江陰峭岐鄉是共產黨暴動燒殺最利害的地方。何委員今天決定去視察，周覺生同志和我都奉命偕行。縣政府又派公安隊兵二十人以資保護，又備馬三匹以資乘騎，但是我們還

是和兵士一同跑路，不會騎上馬背。出了城，從兩邊長滿了熟麥的道路上走去，想到共產黨不做那樣傷天害理的够當，值着這樣豐年，豈不是農家之樂嗎？一面胡想一面走過十八里的途程，纔到峭岐鄉。村子已是完全灰燼！中間也有正在新建房舍的。行政局長朱瑞麟迎出招待，全村察視一回。要以交通黨行商徐習五家，損失財產最鉅！其他受災人家都搭棚，支架，堆磚，疊瓦而居。一會又跑出一位張鐵匠的兒子來，穿着全孝，據說張鐵匠給共產黨槍斃了。嘿！各位在此總可以明白共產黨爲農工謀的利益是甚麼呵？隨後到村尾一家耶教堂去休息。仔細訪問，知道峭岐鄉共有六七千戶，人口約二百萬，田畝四萬六千七百畝，出產大宗是繭，米，麻。經過此次燒殺的損失，總計資財約有三十餘萬，房屋三百餘間，人口十九人，（內老嫗十二人小孩七名）戶口一百八十一戶。朱局長製有一種調查表，很好，內分「姓名，籍貫，職業，人口，被災狀況，原有房屋，剩得幾間，有無不動產，現狀如何、備註。」這倒是一樁很可供各受共匪災害地方的一種參考。最後何委員又去參觀鄉立第一小學校。該校教員六人，月薪最低有八元，學生共計一百七十七人，每月經費要一百五十元，向教育局祇領到七十三元三角三分三厘。嘿！小學教育問題，尤其是經費問題，如其不從速解決，終歸不是好事呀！直到太陽要西落了，再從兩邊長滿了熟

麥的道路上回去，要不是共產黨做出那樣傷天害理的勾當，值着這樣豐年，豈不是農家之樂嗎？

「何省委一日四講」

這天何委員在江陰各界徐蔡閔蘇四忠烈員警追悼大會中出席演說。在集台公安隊員兵及公安局警察時親臨訓話。在召集城區各中學及市鄉各小學教職員談話會中出席演說。在召集江陰各行政機關民衆團體人員談話會中出席報告。所以次天報紙便有「何委一日四講」的紀載。何委員的說話雖然在四個不同的地方，却有一個相同之點。這一點便是「在國家未能富強以前，官民都要含辛茹苦，勉爲其難，以謀國勢的進展！要謀進展便要剷除進展的障礙，如像帝國主義，軍閥，共產黨，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流氓，地痞等，要達到剷除，便要不惜犧牲纔行。」一處說了一兩點鐘不等，大聲疾呼，很能使人感動！可是次天噪子就不如前。好在我們恰恰在次天就離開江陰去了。

到嘉定

江陰回到無錫，却又勾當一天，次早便乘車到南翔。從南翔到嘉定城，一共是二十里陸程，水路却也可通，但不及陸程來得爽利。當下雇了黃包車去，不少時候，便到那瘦小得可憐的嘉定了。市街是非常狹窄，商業也不見得旺盛。卽如旅館一樣，在全嘉定城中，據說祇有這一爿南洋旅館，而所謂南洋旅館也者，正如首都的小客棧差不多；但是房金每日一間却要一元多。這旅館一共是三進樓底，大概總不是民國時代的建築物，多少有些遺老氣。有窗的一壁靠近一條河流，若不是下面有許多糞缸，倒也閑閑有致。這館主自說在縣政府服務。我們住下後，知道除了我們以外，就祇有館主的一家大小了。在此停留三天，把一個館主太太忙得不亦樂乎，雖然我們吃飯還要到外邊去吃，原來這旅館是不會僱有茶房的。

縣政府之訪問

我們隨何委員自縣黨部回來，已是掌燈時候。嘉定縣的公安局長李冷，得訊先來晉見，李局長談了很久才去。次早我們便隨何委員到縣政府，會見了縣長馬紹周。馬縣長是廣

西人，似乎很直率，當何委員詢問許多事情，馬縣長很爽利的說「我們憑着良心去幹。」這種口吻，絕類軍人。過後打聽，果然不錯。那時縣長又叫請出總務科長，這位總務科長是李宏森，號鶴年，約有三四十歲，原籍江西，寄籍湖南。雖不是江蘇人，他曾在江蘇住過多年，對於江蘇情形亦很明瞭，尤其是嘉定。從他消瘦的面龐上着想，至少是一位久經世故的人。關於何委員的問訊，都對答得上來。現在又要說我自己的意見了：我常以為作主任官的當然要具備學識和經驗，尤其要具備精明的鑒別力，果毅的決斷力。如其繁枝複節，瑣細纖微，都要自己動手，那還要下面的職員做甚麼？但是，如果沒有鑒別力和決斷力，就容易受人家的蒙蔽和自己猶豫不決，坐誤事機，單憑刻版的學識和死法的經驗，還是不能遇事辦得很有進步的。在我的理想中，以為學識、經驗、鑒別力、決斷力、四種都是一般作主任官缺一不可的必要條件。如其不然，這位主任官作起來自己也要覺得毫無生趣罷。

縣財政與司法

嘉定縣的財政狀況，額征地丁忙銀約九萬四千兩有零，漕米約一萬五千石有零；科則

分爲地丁每兩正稅一元五角，省稅二角五分，縣稅三角，（教育費二角一分，公款管理處九分。）手續料一角二分三釐，教育費七角二分五釐，清丈一角，開河積谷一角，畝捐自治費六分八釐，共計每兩徵收銀三元一角六分六釐；漕米每石正稅四元五角，省附稅一元，縣附稅一元，（教育費七角，公款管理處三角。）手續料六分，清丈二分一釐四毫；開河積谷一分四釐三毫，畝捐自治費三分，又縣附稅五角，（教育一角五分，民治一角五分，建設一角五分，準備費五分。）共計每石徵收銀七元一角二分五釐三毫。習慣上該縣完數每年約在九成，一成即係民欠。其中徵收手續，據說尙未完善，而糧櫃正主任每月可支薪水百元之多，副主任亦可月支五十元，櫃書約有二十人，月共支三百元，催科吏三百餘人，每忙每漕每人四元，（即每年每人十二元）這是忙漕徵收大概的情形。司法狀況也是有特別的材料。該縣政府承審員沈某，聞說從遜清以來，就充州縣刑幕，並且還代理過嘉定縣知事。縣中刑事案件，和誘略誘最多，因爲地距上海很近，常常發生誘拐女工的事。民事案件，離婚訴訟最多，這個原故，是民間習慣，大都在子女年幼即經父母爲之訂婚，及至長大，另生戀愛，或本無愛情而結婚後再求離異。這位承審員對於離婚案件，多採用下列三種辦法：A 未結婚者，准其離異，B 已婚未久，並無子女者，斟酌情形，分別准駁；C

結婚已久，並有子女者，竭力勸合，不得已時，准暫離別，俟其自省。據說半年以來，盜案祇有四起，命案一起，如不是共產黨搗亂，地方上倒還安靖。

公安局員警之檢閱

李局長歡迎何委員去檢閱公安局員警，在一個小模樣的曠場裏，一共有四五十人，自然全是副武裝，操法都是舊的陸軍式，却很整齊。李局長爲了這個，還印發了一張「告本局全體官佐長警書」，中間說明歡迎何委員檢閱訓話的理由，最重要的意思是希望省政府把警察的經濟獨立起來，以便實行整個的警察。本來總理在建國大綱中已明白教訓我們訓政時期是應該把警衛辦理完善的。這一點，目前倒是要趕快努力，免得土匪共產黨到處搗亂呵！何委員訓話完了，一同又到各處視察。我自己覺得李局長真不愧作一個公安局長，對於他分內的職務都辦得很好，而且辦起來，並不是憑着「一肚子的破銅爛鐵」，實在本着科學的方法在幹。姑且舉出幾件事來說：他曾經調查清楚了嘉定縣的黃包車夫姓名，籍貫，年齡，住址，車輛號數；他曾經訓練得縣境內的警察大約都知道所管轄區域內的戶口以及每戶口的種種情形，他曾經製定許多調查統計的表格；他及員警都一律住宿局內。這

幾點，雖是分內應辦到。據我所知，好些地方的公安局就沒有辦到。

監獄一瞥

監獄就設在縣政府的大門右側，恰與公安局燈火相照，就是公安隊也附設在縣政府內。嘉定縣雖然瘦小得可憐，可是行政機關的地點却因此便集中起來了。何委員同我們去視察監獄，除掉因為經費的關係還不能及早改良者外，監獄裏面到處起有新式的建築了。一連五間房屋，四週都是磚牆，靠近走廊的牆，一半開了一扇很厚的木門，一半開了一個粗鐵柱的窗，門上兩個鐵環，中間還有把又粗大又沉重的銅鎖，鎖得正着。上段橫着五個裝名片的鐵架，大概每間房定是住五位了。據說這所監獄還是新造的，中間正拘押了幾名共產黨。嘿！殺人放火的共產黨還算造化不小，犯了彌天大罪，倒有福氣住新造房子哩！

官民談話所

馬縣長也可謂能夠『勤求民隱』了。他在下車伊始，便設了一個官民談話所，出了一張第八號的佈告。現在我抄來介紹給諸位看：『照得民爲邦本，古訓昭然，牧令爲親民之

官，尤宜與民接近。本縣長奉命蒞治斯土，操守一本天良，工作務遵民意。現當下車伊始，亟應徵求民意，以定進行方針。爰於本政府內懷陸堂，設置官民談話所，於每星期日下午一時，接見闔邑民衆，期收集思廣益之效，務使官民一體，情感交孚，有如父子家人，相聚一堂，共滲舒而談家務，將以前官民隔閡，階級制度，破除淨盡，望我父老兄弟，諸姑姊妹，扶老攜幼，連翩而至。於以周資博訪，祛舊更新，以實現真正之民治，有厚望焉。切切此布！附談話所規則五項：一、談話時間，定於每星期日下午一時開始，二時爲止。無論各界人民，均得列席，概由本縣長親自接待；二、談話所內，不拘長衫短褐，一律平等，決無階級區別，凡有應興應革之事，務各自由發摠意見以表現真正之輿論；三、談話範圍，注重陳述民隱，不得涉及訴訟，攻訐他人，倘有言論及此，本縣長絕對不聽；四、民衆來所，不得攜帶違禁物件，如手槍之類，倘敢故違，查出定予拘懲；五、所內祇備茶水，儘可自帶菸捲，蓋官民樂敘，純任自由，不宜稍事拘束也。……」這種事，對是對，可是要提防土豪劣紳來包圍。

鄉村師範和中心學校

在晤及教育局長的時候，他——教育局長——告訴何委員說：「由青浦崑山嘉定等三縣，籌備了一個鄉村師範學校，校址在崑山縣轄治鐵道經過的安亭之南，佔地約四十畝，設計委員是陶知行，趙叔愚，袁觀瀾，胡叔異，秦鳳翔，楊衛玉，歐元懷諸位。第一年建築及一切經費定三萬元，由三縣分担，擬收學生三百，膳宿費都不收，分十人爲一組，三四組再成一村落，由一位教員率領，生活都由自己操作。把全縣劃爲若干學校區，集若干學校區爲一中心學校區，中心學校區設一個中心學校，校設校長一人，除管理本校行政外，負協助指導並研究全區教育及擴充教育一切事宜，其他各校，不設校長，祇設主事一人，現下已局部試辦，下年度一律實行此制……」鄉村師範，是爲造成小學教師而設，自然是當務之急，辦法似仿照南京的曉莊鄉村師範。中心學校區制，又似仿照現行的大學區制，不過兼管教育行政而已。其實制度自然是很重要，同時辦理的人更比制度重要得多。該縣教育尙很發達，公立小學共七校，公立初級小學共一百一十三校，私立小學共六校，私立初級小學共二十校，縣立初級中學一校。總共男女學生人數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九人，數

職員人數三百八十三人，每年教育經費總數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一元三角四分五釐。

建設

建設局成立不過六個月，組織上祇有一位局長，二位技術員。（內中一位由局長自兼）一位事務員，一位事務助理員，工作上已經成功的：一，開凌東黃姑塘；二，設立中山林場；三，改建南門吊橋；四，設立縣苗圃；五，創辦城廂電話。計劃進行的：一，建築縣道；二，整理水利；三，整理土地。我們看計劃進行的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為甚麼不能提早實行呢？雖然鉅大的工程，時間上不允許他在短促期間實現；但是建設局所感的困難，却不單是時間。人材，經費，都是最大的難關，尤其是經費，簡直可以阻礙一切的進行。該局每年收入僅有二萬三千五百元，中間還有屠宰特捐尚未實行徵收，所以每年收入實在不到二萬三千五百元。

雪園

在一條幾經彎曲的小巷裏，有個吳家祠，又名雪園。聽說這是邑人吳某的私業。在外

面從鐵欄縫裏望進去，有巍峨的碑亭，有美麗的花卉，據說中間還有一個墳墓。我們進去觀覽了一會，又由看門的領着到花園裏去，這個花園。縱橫也不過十幾畝地，確實佈置得玲瓏精雅，有長廊，有水閣，有廳堂，有涼亭，有山，有洞，有池，有沼，有觀音菩薩抱着一淨水瓶，暗中還裝着有西洋自來水管，祇消你開了自來水管，他那甘露般的自來水就儼然噴射出來了。還有許多寫不盡的奇蹟……大概在嘉定這園林是最有幽趣的了，可惜不是供衆人自由游覽的地方。

可憐的外崗

外崗鄉距城不遠，在共匪把持的縣農民協會活躍時代，共匪頭目張吉人等利用之以爲實現殺人放火的大暴動。於是可憐的外崗鄉也隨着各處的燒殺而同歸於盡了。何委員同着我們到這裏視察，一片荒涼，災後的警况，是最可使人發生憐憫的心情！（除去喪心殘酷的共產黨。）幾幾乎市街是沒有幾許留存！一所破廟裏是一個鄉村小學，何委員進去與當地的行政局長及不少父老談了好些話，又出來在堆着殘餘的瓦木的災場上走去，行政局長一一指點說：『此處的老頭兒在共產黨放火燒房子的時候，不會遵照他們——共產黨的命

令，挾了幾件衣服從自己的屋子裏逃出，遂被共產黨槍殺在當路了！……」剛在轉角的道上，約有二十個小學的童子軍整隊而來，當時引起了我一番感想。我以爲要把中國弄好，根本便要把共產黨消滅，消滅共產黨根本就要把各縣的『警衛辦理完善』，鄉村裏倒看得見整齊武勇的童子軍，反而看不見整齊武勇的警察或者保安隊，實在有些不寒而慄！

歡迎何委員

在嘉定，我想何委員應該格外的印象得深刻了。印象些甚麼呢？並不是歡迎他的很濃厚的空氣，熱情的呼聲，遍街的標語，遮道的布招，鉅大的掌聲，踴躍的盛會。我想他應該由這些強作歡顏而隱蘊着沉痛的表示裏面，格外印像得深刻的是民間疾苦，是嗷嗷待哺如嬰孩般的建設，是千瘡百孔病在膏肓的災情，歡迎他的一切，無異乎是催求他趕快爲民請命，來謀人民的福利，解除人民的痛苦啊！這裏我又要說一段笑話：嘉定縣政府也在這夥兒熱鬧當中懸掛一個『歡迎清風亮節的何廳長』的布招，我看見『亮節』兩個字筆跡有些不相同，考察結果，才知本來寫的『兩袖』兩個字，或者因爲是不合時，又用布寫了『亮節』重貼上去的。記得近來讀的甚麼書上說，從前做官的人身上穿的朝服，兩隻袖子很大

，東西都向裏面一擡，所以形容清官都說他是『兩袖清風』，表示兩隻袖子空空，收藏的不過是清風。近來便沒有再穿那勞什子，好些都着西裝，大衣，內衣，褲子，上面成羣結隊的荷包袋子，一身好像百代公司，裝起東西，自然比兩隻袖子能夠多容納點吧！其實亮節也好，兩袖也好，還是全憑自己要真正作一個很廉潔的官纔好。

去嘉定

下午事完之後，我們隨何委員到南翔車站，其時一部份人便回南京，周覺生先生和我又隨何委員到上海去。次日訪着三十二軍政治部主任胡遜先生，便一齊到龍華來訪錢大鈞軍長。何委員談起兩件事，錢軍長都一一允辦了。第一件是保護繭行問題，這是無錫江陰各界的要求，在春繭上市的時候，要請駐軍協同地方軍警保護，請何委員代為轉達的；第二件是無錫駐軍戒嚴的問題，無錫因共產黨暴動以後，駐軍即宣布戒嚴，每晚九時至次早五時，不准交通，其實最嚴的要算火車站一帶，弄得旅館上下都不便當。各地來到無錫，一到下午九點鐘下火車，便要在情味淒涼的車站等到天光，這也祇好埋怨共產黨害人不淺啊！自經何委員與錢軍長一度談話之後，保護繭行也通令了，戒嚴也解嚴了。

蓬舟按：巡視江南的工作，第一回祇到過無錫，江陰，嘉定三縣，第二回現在還不曾開始，我這隻善於開罪的拙筆，至此也使要戛然而止了。

三新村

所謂三新村，就是黃墟，徐公橋，燕子磯

黃墟一段，那是我所寫的。徐公橋一段，那是我根據我在時報發表的新村觀光記和徐公橋一書編成的。燕子磯的一段，那是翻譯村松梢風君所著的新支那訪問記。關於翻譯的工作，尤其得力於我的朋友李兆輝君幫助。

黃墟

乘京滬路的快車或區間車以至三四等客車，到新豐車埠都有十分鐘以下的停留。除掉乘客在該處上落而外，至多祇有在月台上散散步。誰也不會注意到離站十里左右會有這麼一個黃墟鎮

說到黃墟鎮，我也僅僅能夠談談牠粗大的輪廓而已。這還是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命到那裏參加農村改進試驗區開幕典禮而留下的印象呢！

就是那天早上，當其到新豐下車以後。又坐上手推的小車，往那羊腸般的阡陌間前進

着。兩邊的田地雖是在秋收冬藏以後而呈露着一種空虛的景象，這也會予久住都市的人們而感受到愉快的！

一點鐘左右到了黃墟鎮。省府派去的樂隊早在鎮頭集合而奏起悠揚的曲調了。村民這天自然格外高興而起勁！好些穿着新衣湧到該鎮的鎮江縣立鄉村師範學校去，這也是因為這會在那裏舉行的緣故。

我們到那裏第一步便是吃中飯，吃中飯本沒有甚麼希奇。但據說黃墟鎮的米倒是一種特別的出產。從前不知道是左宗棠抑或是李鴻章？終歸於兩位中的一位最愛這裏的米。不遠千里派人來這裏買米；我也覺得這米煮出的飯是特別好吃，自然不僅是在我正餓的時候。

吃完飯，我會到鎮上去走動。這鎮雖然不過縱橫着五七條街。而從往來的一兩位穿旗袍的女人着想，至少也不會是十分的窮鄉僻壤吧！何況鎮中一家茶店正坐着幾位蹺腿的茶客，談論的甚麼雖然不知道，其實流露着一種豐裕安閑的情態來。

次，又據說黃墟鎮的落花生也是一種特別出產。大概這事於古人無關。然而經我吃過其實覺得花生米既大粒復香甜。加之烘得脆脆的而充分感受到田野生活的趣味！

鎮的牆壁上雖然沒有文學，而於膏丹丸散的廣告中間也夾着幾張成人夜校的招生廣告，這又據說是鄉村師範搬來以後才出現的。

祇消一轉灣，仍然到了鄉村師範的大門口。這學校也很可觀，除了學生的成績陳列室而外，學生們藍布書服式的裝束和和藹誠實的態度都是特色！我和他們談起，知道本鎮是學生祇有三人，其餘都是別村來的。該校又是新近由鎮江搬去；他們也問起我關於農村改進試驗區的事，我曾作如左的答覆：

據我所知道，江蘇省農鑛廳本就負有農村改進的職責，這是由廳裏第二科主管的，何廳長自己也非常注意這問題，春天會同第二科祁科長等到徐公橋新村去考察，並說這種事業政府應該趕快提倡，最近便決定在省會附近的這裏舉辦一個農村改進試驗區，一面聘任江閩漁楊衛玉冷禦秋趙思伯殷慶堂殷梓甫殷朗如祁崙捷許榮諸君為黃墟農村改進試驗區委員會的委員，一面商同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請託該社會同籌劃設計，並聘任該社姚惠泉君為指導員，委員會於十一月六日在農鑛廳開第一次會議，依據委員會規程組織設計執行監察三部，並推定各部負責人員，執行部又推冷禦秋委員為主席，並決定在今天行開幕禮，至經費則由農鑛廳轉請省政府撥給。……

不多久即舉行開幕式，這天因國府各部大約都有代表，兼之何廳長及各委員各來賓，……其實到的人不少，所以報告演說至少佔去三個鐘頭的時間：

禮堂的隔壁又展覽着許多農產物，傳說晚間還要舉行遊藝會，所以然到會的村民有這樣擁擠！

至於報告和演說當然各有其重要，這實在沒有篇幅來一一節錄；但，禮堂的壁上張貼着的分年進行表，於他們的組織和事業計劃等頗為詳細，有介紹的必要，現覓得一份如左：

鎮江縣黃墟鎮農村改進試驗事業分年進行表 十八年十一月起二十四年六月止

試辦時期	村政股	農墾股	教育股	建設股	保安股
十八年十一月起 十九年九月止	一、黃墟鎮農村改進試驗區委員會成立 二、編行農家調查及田畝冊 三、信用合作社成立 四、繪地圖 五、立指路牌 六、推定村長舉行談話 七、其他關於村政事項	一、實行墾殖桑 二、改良本地種子 三、並改良本地種植 四、舉行農事演講 五、實地指導 六、農場成立 七、驅除害蟲 八、提倡造林	一、由鄉師鄉小合作進行民眾學校 二、設立公共書報室 三、訂立村民信條 四、教授村民 五、舉行通俗演講 六、舉行消寒會及納涼會	一、修築本村幹路 二、修建重要橋樑	一、整頓並擴充原有保衛團 二、舉行衛生運動 三、佈種牛痘 四、散送醫藥

第 二 年 度 起 止 十二 年 七 月 十二 年 六 月	第 一 年 度 起 止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一、繼續舉行農家調查 二、軍編村民籍及田畝冊 三、消費合作社成立 四、定期舉行村長及村民會 五、編農民事務 六、改選本試驗區職員 七、其他關於村政事項	一、繼續舉行農家調查 二、定期舉行村長談話會 三、舉行村民大會 四、編農民事務 五、改選本農村改進試驗區職員 六、其他關於村政事項
一、繼續上年農事 二、舉行懸賞勸農 三、試驗改良豬種 四、試驗改良農具 五、籌設農品陳列所	一、繼續發給改良種子 二、繼續舉行農事演講 三、繼續實施育蠶指導 四、繼續驅除害蟲 五、舉行農品展覽會 六、試驗改良農具 七、試驗改良農具 八、繼續造林 九、繼續造林
一、繼續上年農事 二、組織旅行團樂 三、設立民衆娛樂園 四、設立格言牌 五、分設小學校	一、繼續上年農事 二、分設民衆學校 三、擴充小學學級 四、組織青年競進團 五、教授國技 六、立信條牌
一、繼續修築本區支路及次要橋梁 二、區公所房屋落成 三、試驗自流井	一、本區幹路鋪石 二、修築本區支路及次要橋梁 三、建立本區區公所房屋 四、籌建本區區公所 五、改進交通用器
一、繼續上年農事 二、籌辦消防隊成立 三、籌辦消防隊成立 四、籌辦消防隊成立 五、籌辦消防隊成立 六、籌辦消防隊成立 七、籌辦消防隊成立 八、籌辦消防隊成立 九、籌辦消防隊成立	一、繼續上年農事 二、極訓練保衛團 三、清除道路 四、改良廁所 五、籌設公共醫院

第四年 起廿二年七月 止廿三年三月	第三年 起廿一年七月 止廿二年三月
一、繼續舉行農家調查 二、重編村民籍及田畝冊 三、舉行假設的村長選舉 四、區長選舉及村民舉行村長及村民編農民行事歷 五、編農民行事歷 六、改選試驗區職員 七、繼續籌募基金 八、其他關於村政事項	一、繼續舉行農家調查 二、生產合作社成立 三、定期舉行村長及村民會 四、編農民行事歷 五、改選本試驗區職員 六、籌募公共基金 七、其他關於村政事項
一、繼續上年農事 二、測候所及公共倉庫成立 三、推行改良豬種 四、試驗養羊	一、繼續上年農事 二、推行養蜂 三、試驗陳列所成立 四、實探石燒灰 五、農品陳列所成立 六、籌設測候所及公共倉庫
一、繼續上年農事 二、指導升學及就業 三、設立公園	一、繼續上年農事 二、分設閱報牌 三、組織登山競勝團
一、繼續上年農事 二、籌設公共禮堂	一、支路鋪石子 二、推廣自流井 三、與鄰境合作浚治河道
一、繼續上年農事 二、公墓成立 三、試辦巡迴醫診所	一、繼續上年農事 二、業防隊成立 三、籌設公墓 四、改良產業

第 五 年
廿 三 年 七 月
廿 四 年 六 月
止

一、繼續舉行農家調查
二、按照規定正式舉行本區各項行政人員普選及選舉慈善事業
三、其他關於村政事項

一、繼續上年度事業
二、推行養蜂
三、推行養羊

一、繼續上年度事業
二、設立圖書館
三、其他關於村民教育事項

一、繼續上年度事業
二、公共禮堂落成
三、其他關於建設事項

一、繼續上年度事業
二、推廣巡迴醫診所

附注 本表所列分年進行事項得以事實的要求隨時變通增損但非不得已
總以依期辦了為原則如有餘力并得提前辦理

各位看完這計劃，千萬要相信牠不是一個空頭的計劃；為甚麼呢？我覺得一種事業最可怕的就是沒計劃；其次，也最怕的就是沒力量，理由很簡單，有計劃沒力量，「廢話」，有力量沒計劃，「亂幹」，如今這裏有了政府提倡的力量，學術機關贊助的力量，人民同情的力量，實行這張分年進行表當然不是一件難事；其實我犯不着在這裏作預言，好在大家活到民國二十四年也並不是一件難事（？）那時移玉這裏來看看再肯定怎麼樣。

黃墟新村事業才於這開幕典禮以後所謂「伊始」，天然沒有甚麼材料可以再寫下去；不過聽來一消息，這是何廳長在省政府委員會提出的「擬請令行建設廳轉飭鎮江縣建設局

迅速測量由新豐車站至黃墟本鎮路線。繪圖具報。以憑轉知黃墟鎮農村改進試驗區委員會。尅日興工修築道路。以利農村案。」已經得到通過，這尤其於民國二十四年移玉這裏來看怎麼樣的人而是一種便利！

徐公橋

京滬鐵道的安亭站相距六里的地方，有一小村落叫徐公橋，經過崑山縣教育局和中華職業教育社以及當地一般熱心公益的村民的經營，居然成功了一個新村，他們種種事業，都有介紹給廣大羣衆的必要。所以在我們隨同江蘇省農墾廳何廳長觀光以後，便照實載出來。

徐公橋在去年舉行鄉村改進會所的落成和農民教育館成立的大典的那一天，何廳長偕同孫恩、廖祚崙、捷二科長等先一日到崑山住宿一夜，次早乘錫滬區間車到安亭站，上海方面亦到有上海特別市社會局長潘公展及黃警頑、張福良諸君，然後我們才一同赴徐公橋。

沿路都有路標指示，尤其一條很容易辨識的石子大路，照着走去，約三里是安亭鎮，鎮上人口也不少，商業大概還繁盛！再三里便到徐公橋，遠遠望見鎮頭巍峨的房子，便是

會所和教育館的地方了。及走到可以看見那門前的黑色籬笆，而同時觸眼的又有三個大標語：「農村改進是建國的根本」「農產增進是富國的根本」「農民教育是人類進化的根本」看完這三大根本，已經走到門首，進門後當面一排三間西式平房，左爲客堂，中、前面爲借貸合作社，後面爲衛生室，右即會址暨圖書館，再右一片曠場，那是預備作運動場用的，後面一排三間中式平屋，那是教室。

屋內的布置，壁上掛有各種調查統計圖表，關於該村各項，都調查得精密，統計得確實，特別是他們十七年的村况報告七項，是實行村制最重要的參考資料。各村都應該照式做做的。現在介紹在下面：

「(一)戶口 全區四百四十六戶、二千零零一人，計男二零四三、女九五八、

(二)教育 中心小學、上學年學生八十人、本學年學生一百人、民衆夜校學生四十人

(三)經濟 農產收穫量、稻七成、棉五成、借貸合作社放出低利債款五百元、計用款七十戶、到期如數歸還、

(四)建設

築成石路兩條、共一百三十二丈、磚路一條、三十丈、泥路一條、三十丈、修橋二座、立警鐘台一座、建成禮堂及辦事室五大間、設農藝試驗場一

區、農具陳列室一所、中心茶園一所、

(五) 衛生 瘟疫無、

(六) 治安 盜匪無、小竊案兩件、

(七) 風俗 訴訟無、

其他桌椅等用具，都由村民贈置。上面還寫着自己的名字。這個倒是一個絕好的紀念品呵！

該會對於村民最有顯著的利益，就是借貸合作社。用輕利貸去解除村民的痛苦，該會之所以取得村民的信仰，與乎該村之所以能夠有今日的光榮，合作事業實一要政！鄉村改進會規定年利七厘借給村民。十七年因村民購買肥料借出洋五百元，共九十家，而到期都如數歸還。這就是最卓著的成績。

隨後到各處去參觀。鎮上有保衛團。有農具陳列室。有中心茶園。(茶園內設有書報，並隨時由會派人演講改良農業上種種問題。)有村民問字處。有農藝試驗場。(場雖僅有一畝五分。還要拿三分之二試驗麥作。三分之一試驗蔬菜品種。)

及至他們開會。在「行禮如儀」的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村民張果君讀信條。這個信

條，確是告訴我們做人的好方法，抄在左邊：

「(一)吾們相信：要做國家的好百姓，先要從本身做去，——做成了一個好人，還要從本鄉做起。——把一個鄉村做得好好。

(二)吾們相信：無論農呀，工呀，凡是靠自己的勞力，過自己的生活，都是頂高貴的職業。

(三)吾們相信：世界上頭等好人，不但靠自己的勞力，過自己的生活，還是隨時隨地，幫助別人。

(四)吾們相信：「求學」，是頂要緊的事；因為有了學問，壞的可以使他好，好的可以使他更好。

(五)吾們相信：種田的法子，如果一步一步講究起來，除了實在沒辦法的天災以外，都可以用人的力量，壞的使他好，好的使他更好。

(六)吾們相信：摯摯誠誠的待人，老老實實的做事，無論在家呀，出門呀，是到底不會吃虧的。

(七)吾們相信：「勤」「儉」兩字，是再好沒有的，不虛度一刻光陰，就是「勤」。

不虛花一文錢，不虛耗一件東西，就是「儉」。

(八)吾們相信：不良的嗜好，如「吸鴉片烟」，「賭錢」等，是萬萬使不得的，因為這些事不但妨害職業，而且可以傾家蕩產，害自己性命不算，還要害到子孫身上

(九)吾們相信：女子和男子一樣的尊貴，女子也要讀書，也要做事，不應該單靠男子，男子也不應該看輕女子。

(十)吾們相信：地方公益，要大家和力來辦的。所以築路呀，開河呀，造橋呀，我們要萬眾一心，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因為這樣，所以到會的人都表示十分滿意！而有如左的評語：

姓名	評語
何玉書	希望對於西權之使用，切實指導，補助政府力量之所不逮，使農民革命化，以符訓政之本旨。
孫恩摩	希望從農學的工作，實現本區農產之增加；農場地位，似宜在中心學校附近，擴大面積，繁殖改良種子，並做改良種法之示範工作。
祁崙捷	請本此精神，進行不懈！

燕子磯

出了南京的神策門，大約有十里的光景，便將汽車停下來。因爲那裏的道路是蜿斜的山坡。汽車是不能再開上去了；山坡下是很平坦的草原。山坡上有紅葉的樹木，碧藍的天空，也有如像四月時節的暖和的陽光照着！我們（蓬舟按。係指蕭君，松村君，我）捨車上坡，約行一二里才到坡頂。那裏有木造的門，門上懸着「觀音門」的匾額。

豁然開朗的景色迎向我們！有渾濁的大河在那邊流着，掛起布帆的小舟在河內動着，河干還有一個繁盛的村落，村裏有兩三座小山，山上有塗着朱色的建築物。我們趕快下坡，又走了四五里路。再沿着那流向村中的小溪走去，漸漸可以看見鷄，家鴨，羊，婦女們在溪邊洗菜。再從溪上的石橋過去，漸漸走入村中，好些船夫模樣的勞動者在菜館茶館中出入着。菜館茶館的對面空地上，許多買魚的，賣菜的，賣水菓的，賣雜貨的。走過這裏便到村尾。有一座不滿百尺高的小山。那一片如鐵的山石向河中突兀的矗立着！其傍還繫着三四支木船。

河闊約二里，據說是揚子江的支流：靠岸這邊水勢很平。中流似乎很快！對岸可以看

出水勢冲刷斷層的赤土。岸上祇有一片茫無涯際的蘆葦，沒有人家，沒有山林。

「目下是減水期。如在夏天，水勢是可以漲到岸上來，那時對岸祇有一片汪洋……」張君云云。

這個地方就叫「燕子磯」！

「燕子磯」，這名稱是很適當的。這時因為是秋天，燕子還有回家；從前乾隆皇帝到江南來巡幸的時候，就很受這裏的風光，故有這個命名。

我們拾級登山。第一入目的就是乾隆御筆的燕子磯石碑聳立着。外面圍了塗着赤白色的新建築物。屋頂還飄着一面雄壯的青天白日旗！好像支配了村落的全體；山下近處又有一座新建築物。「燕子磯幼稚園」的橫額懸在門上。這天因為是星期日，小學生們都不在；那邊廣場的角上有一座約五尺高的岩石砌成的台。大概這是演說的場合。台後的岩石上揭示着三民主義的綱領。也許村裏急進的政治家亦如從前名僧說法樣的在台上作政治的演說。

從山下看下去，燕子磯的風景是怎樣的呢？這也難講！全村似乎有一百戶的人家，大概都在柳樹下住着草蓋的房屋。近河干的一帶，柳樹尤其繁茂！可以說是滿村楊柳。一種

柔和的江南獨特的風景，也不足奇怪。也不是人工，完全是一幅天然的圖畫。這是在中國畫裏往往可以看見的。

山腰有一片很風雅的燕子書店存在着。並且兼營着茶店的生涯；我們便在這裏休息。主人是一位五十多歲而有學者之風的老人。觸目的新書架上排列的都是中山甚麼甚麼。三民甚麼甚麼。教育家陶知行的「不要賣給書獃子」的橫幅也掛在上面。問起主人才知道他從前是作教員的而隱居這裏不過三個月左右的事。

「先生是何處人」？主人問。

「我是日本人。從東京來」。我回答。

主人很有興趣的問我住在南京的感想。

下山後再通過村落向觀音堂走去。這邊沒有商家，祇有幾間土房子。屋裏人主要的事體大概就是到對岸去割了蘆葦來編東西。小女孩也幫忙着；沿着山腳走了幾里，到了觀音堂。這是一座很古的建築物，裏面雖是駐屯着工兵，而於參拜人的進出門衛也並不阻當。

觀音像前的兩邊柱上所貼的紙聯。完全與讚美觀音的功大相庭徑！

「孫中山創革命推滿清建民國功德超乎華盛頓之上」

蔣介石統義師滅軍閥除共黨勳績揚于全世界之間」

談笑着又走回村落來了，這裏雖有兩三家菜館，我們却是走進一家最繁盛的去，要的是本地的魚和菜，鄉村風味非常的濃厚！

菜館內觸目也有宣傳的標語。例如：「改良鄉村生活」。「實現新村制」。「提倡社會教育」。

割蘆葦。釣魚，紙聯，如畫的村落，都在這革命空氣中存在着。

東壩實情錄

蕪湖一瞥

在蕪湖太古碼頭上了岸，已是下午七點多點。從黃包車中望見兩邊祇有浸在水裏的茅棚。較高地方的市街的鋪店牆柱上還印着三四尺的大水漬，大馬路已被水冲刷得祇賸一堆一堆的路基石，幾處磚牆已破得有桌面大小的洞，蕪湖的災情可想而知。

當晚，我曾見紅十字會派往蕪湖代時報放賑的嵇鶴琴君等。談了好些話，知道安徽的煙禁不大認真，對於水災祇有當地的慈善機關很熱心。出旅館，又聽見麻雀響，似乎瞎風也很利害！

我們住在洋碼頭的中華大旅館，當窗的一面就是小輪碼頭，本來打算第二天就動身，偏偏開高淳的小火輪停了班。因為漲水漲到了高淳的橋洞上，小火輪開不過去；這路小火輪必要經過高淳開到東壩，纔是生意經。現下不能過高淳的橋，就不能到東壩，不能到東壩，搭客就很少！有一次勉強開一趟，上水祇有四個客，下水比上水又減去四份之一，結果輪船公司損失數十元，所以都改開別的地方去了；何廳長化了二百元僱到碩果僅存的小火輪叫新南凌，我便從怡和碼頭僱駁船下貨，爲了時報託放高淳的賑的二萬七千磅餅乾的一百零六大箱，整整又忙了半天功夫。祇好改在第三天魚肚白的天色就開船。

其二

蕪湖地方的繁榮，並不因爲牠有租界；牠是皖米的集散地，單查裝有電話的米行就有二十三家，平時貿易額達四千萬兩，雖在大水災之後，所以恢復尙來得快。

這地方的商團很有力量。長街一帶，晚上都是商團站崗；可是警察不大很多，我到天主堂巷去拍電報。當地就睡着兩個快要病死的人，一羣蒼蠅在他臉上飛，滿地折爛污，氣味來得很不正，巷口的警察一定是沒有看見。

徽州菜雖然是中國菜中特別的一種，蕪湖這地方似被外來侵略佔了優勢，比如一品軒，四五六，這些菜館都是揚州幫。而赫赫有名的李鴻章別墅倚陶軒却是廣東館。

陸沉的慘象

上午五點鐘開了船，漸漸走入高淳境內。第一個觸目的叫永豐圩，號稱十萬八千畝，後據王縣長說祇有六萬多畝；不是尙有點一二十寸高的圩堤浮在水面，幾乎使人誤認爲丹陽湖。好在現在水勢下退，否則連一二寸的圩堤也會看不見，那真所謂「秋水共長天一色。」圩堤較寬的地方，上面已接二連三的新建了草房。據說草房大多是幾家合住。

沿堤的樹木多被鋸了上半段，不是用來造房子，大約總是作柴火燒了；有些很高的樹枝上還掛着大木器。除了或者比較富饒點的用木船在河內搬着糧食衣物而外，好些都用一個木盆浮在水面當船撐。

男人們大概忙着造草房，女人們也有幫着撐船的。圩堤上的小孩子很多，動輒就有落水的危險，可是也沒有人去照料他們；這種生存之下的可憐人呵！

據高淳縣政府的統計：「全縣共有一百九十六圩，已被沖決一百九十五圩，圩田被淹二十八萬五千畝，受災面積佔全縣十分之八；災民人數約十五萬五千七百四十餘人。其中已死亡者六百三十五人。必須待賑始能活命者四萬零八百三十餘人。房屋損失二萬餘所，佔值四百五十萬，農具牲畜等尙不在內。」

民意三點

地圖上寫明門陡圩的東北就是縣城，其就高淳縣並沒有城。不但沒有城，而且僅僅祇有一條大街。況且這條大街還有許多地方有積水，有汙泥。上面架着窄木橋，走路要特別留心！王縣長曾有一次不留心而一隻腳陷在汙泥裏有五六寸！

地方上因爲何廳長來了，就在區公所開了一個歡迎會。參加的人都是地方上的領袖。在何廳長說明代表省府慰問之意以後，發言的人很多，主要的意見可以歸納爲三點：

(一)治本方面要謀高淳水的出路，水的出路有三；

一 「毀壩復閘」——就是毀去清代所築的東壩，恢復爲閘，使水可以向東宣洩。

二 開一條經安徽境入江的河，使水可以向西宣洩。

三 開一條經石臼湖會秦淮河入江的河，使水道可以向北宣洩。

(二)工賑問題要緊的是建築圩堤。這項工程非百萬以上不辦。就算官民合作，也要民七官三。所謂民七。就是拿人工來代替這七成的數目。官方三成全用來購備糧食。按名撥給伙工，使工程得以進行，受災的圩田可以恢復，所以政府對於這最低限度的三十萬是少不得！

(三)高淳的災情所以如此奇重，因爲水道祇有太平一口入江，此次江水倒灌，出路堵塞，兼之境內之固城，丹陽，石臼三湖平時蓄水已嫌過多，本年霖雨，山洪湖水，會合澎湃，又受徽，宣，郎，廣，之水，東流爲東壩所阻，西流入江之路又塞，無處宣洩，所以造成慘劫！人畜漂流，房舍沉沒，境內多屬貧苦之自耕農，嗷嗷待哺者十餘萬；兼之交通梗阻，呼籲無門！地方既無力辦賑，外界助力又少，災民祇有壯者散而之四方，老弱轉平溝壑，爲今之計，活人爲要！治水尙次之。

十足的報災

江蘇水災義賑會高淳分會主任王君會見了我們，談起高淳所報的災情甚爲忠實，王君在他矍鑠的精神下數說着很有經驗的話：「……習慣上各縣遇有災歎，往往虛報成數，所以放賑的人給他一個八折也就差不多，此次高淳災情是據實呈報，所以我預備的賑品簡直是不夠。……」這是他親自下鄉查勘以後所發表的話。繼後在我們和他分手的時候，他懇懇的託何廳長到省賑會將冬衣運淳放賑，他的負責精神我很感動。

我以爲放賑要替災民着想，賑品要適應災民所最需要，卽如餅乾之類，災民拿到就可以充饑，冬衣之類，拿到就可以禦寒。若是給錢，叫他那裏去買東西？給米，叫他那裏去煮飯？慈善家救人要得法！

東壩開不得

東壩開不得，有兩層關係：

我們親自到東壩視察，由高淳縣城到東壩約計五十里。離開縣城五里就走進固城湖，

據說固城湖原來很小，自東壩阻水後，湖身日益擴大，連繁盛的一字街都淹沒在湖底；湖週多山，午後便有山谷回旋風，木船不能航行，祇有輪船還可以走；足足三十里纔走進河道，又十五里便到東壩。

東壩有五千七百餘戶，比較縣城還熱鬧！

據說明洪武時代始有東壩。清道光二十九年復修以後，水位的差度和下流相比，據第六區區長說：「東壩比下壩高，下壩比溧陽高，蘇州城內的寶塔頂差不多和東壩一樣高。……」這話驟然聽去就要吃一驚！不過地球既是圓的，那也在情勢上所難免；可見如果開了東壩，必定「決諸東方則東流，」江南低窪的各縣，一定要受牠的害！這是第一層關係。

壩身自道光二十九年復修以後，工程甚為堅固！面積約數十方丈，很大的石板都豎着排列，密待沒有縫！壩基還鑄有鐵底，要破壞牠確不容易；王縣長嘆惜着說：「前人作事實在認真，一勞永逸，現在要想開這個壩，除非整個把壩搬開，要是用人工，非有一萬人不行，這筆經費起碼也要好幾萬；就算用科學的方法來轟炸，也不是容易的事！……」這是第二層關係。

東壩雖然開不得，受東壩保障的下流同胞倒要替高淳災民想想！

檢疫工作

歸途到了南京，江天輪突然在江心拋了錨！眼看着下關上不了岸，後邊一條日本兵船上面有個兵拿着精良的望遠鏡向我們船上窺，這情景是我旅行長江十餘次所未領教過的，哦！原來要檢疫，船役雖然告訴得不大清楚，大約等了半點鐘便有一隻汽船靠攏來，上來五六個醫生，大餐間的客人免驗，有些武裝同志也自動免驗。大約總有人要被打針，一管藥水要打十個人，尤其是從漢口和九江來的客人容易受醫生的注意，據說漢口發生了一種時疫！

這些醫生是國民政府水災救濟委員會衛生組派來的。據說海關已通知各輪船，都要受這種驗疫，如果真遇着危險的病人立刻便送到中央醫院，曾經有兩次太古船發生過事情，連船也開到吳淞去消毒兩星期。

大約就攔了兩點鐘，醫生就上來了，我以為檢疫工作進行得很快，誰知醫生說：「這船忒不行，客人又多又亂，動不動就講打！……」

蘇滬戰區殘象

戰區鳥瞰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駐在上海虹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鼓着由東北流來的餘波，蠻橫無理的開始向我防區內之第十九路軍襲擊。其初曾大言不慚的宣稱四個鐘頭內即可解決我軍。及至交綏以後，共歷一千零四個鐘頭，我軍猶自沉着的固守在第二道防綫。使全世界不能不對新興中國改觀！由於愛國心和戰鬥力上着實表現出不可侮的新精神；雖則戰區內無數的生命財產毀滅在日軍的鐵蹄之下，可是現代的國家的趨勢，誰不把基礎建築在鐵血上面。

東南戰場的廣大，包括着上海西東北市區，寶山，太倉，嘉定等三縣。常熟，青浦，崑山，吳縣，杭州等處也受着很大的間接的損失！人民死亡總要近千，財產損失估計要值數十億元。我軍陣亡官兵四千四百七十四人，受傷官兵九千八百三十人。東南浩劫，又由日軍的侵略重演一回。

雖則我軍由於戰略關係，退守第二道防綫。日軍亦因國內政局的劇變，停戰協定的拘束，從侵入區域逐漸撤回。但是上海等處元氣大傷！目前政府困難萬分，國民經濟早已瀕於破產，救濟問題已經束手，復興計劃從何談起？一方面被災的人民又急待極援，刻不容緩！——因為比較上開北區域內有點機器工業者，其實這些經紀人並不是十足的資本家。就靠這點機器生產，這些笨重機器在猝然之間的日軍焚炸政策之下整個毀去，根本上就與其他中下居民一樣流為失業。至於其他各地。完全是農人和小工商業者及自由職業者，房舍用具被毀，已是無力恢復，農產物遭了損失，生命上就致着重創！不是我居心來危言聳聽，其實受災的人都吃虧在忒窮！

此外：鐵道，橋樑，砲壘，學校，衙署，城池，其他一切公用事業的損失亦非常重大！不能輕易估計牠的數字。

軍事回憶

帝國主義者發揮獸性，本可不必藉口甚麼題目。而況日本軍閥又是慣於借用「保僑」這個名詞的。即如最近：侵略東北用的這個，搗亂東南也用的這個。上海日僑本祇二萬餘

人，大都集居在虹口一帶，閘北在地位上了不相關，偏偏日本海軍陸戰隊要作攻擊閘北等迷夢！從一二八晚開始侵略之後，一再採用包圍戰略，把戰區擴大到寶山，太倉，嘉定等縣。陸戰隊不行，加上特別陸戰隊。還是不行，加上軍艦。軍艦無用，加上正規陸軍。陸軍戰鬪力薄弱，加上飛機。不惜以海陸空立體戰術的巨大威脅，加之少數的我國十九路軍及第五軍。更不惜發行八千七百餘萬金元的公債，變換成慘無人道的炮火，在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頭上擲放！最初的動機本為表示帝國主義者的猙獰，結局竟為爭一點虛面子。說起來是多麼可笑可憐！

「保僑」這個題目，照理祇能由工部局在虹口區域去做文章。日軍那裏保甚麼僑？抗日戰爭發生以後，日軍當局迫令日僑歸國。根本上就表露他的矛盾，祇十足的證明他們的野心！

我們站在軍事的立場觀察，所謂「皇家軍」的臉這次也丟得很夠了！我們祇看他在軍事上的大敗虧輸！國際視線下出這一個大醜！從正面數度總攻都得不到勝利，老遠的在毫無日僑的中國土地上去偷襲，希圖由側面取包抄形勢，壓迫中國軍隊不能行使自衛的權力，這是何等無賴。

中國軍隊真正參加作戰的祇十九路軍及第五軍，始終都取的守勢。以這些軍械比較陳舊，勤共之後又極度疲乏的軍隊，來當奮銳十年的日軍，自然有人相信「四點鐘」的預言並不過於牛皮；但在鬧北市街戰，吳淞河港戰，廟行壕塹戰諸役之中，充分表現中國軍的精勇，不為海陸空立體戰術的威脅，不惜以血肉吸取日本的新兵器。反映出日本軍的腐敗；我曾問過一個軍官：「與日軍作戰比勤共何如？」他說：「簡直兒戲了。」等到三月一日日軍在六浜口偷渡成功，我方感受到左翼的壓迫，纔安全的自動退入第二道防線。

由這次戰爭的經驗上的觀察，樂觀的說：中國陸軍的戰鬥力確比日軍強！雖僅持輕兵器猶能與敵人的劇烈炮火抗衡，這是世界陸軍中罕見的奇蹟！悲觀的說：中國江海國防一律忒差！海軍噸數和日本一比十尚嫌不足！空軍更極幼稚！軍事運輸上又感着最大的不便，盜賊和不團結尤其是抗日戰爭中最大的掣肘！不然的話，海軍雖不能與日艦在海上作戰，用之封鎖長江則有餘裕。那時停泊在長江上游的日艦自然一律變為俘虜；後方的陸軍能夠如意的敏捷的調遣，前綫加上生力軍的補充，恐怕停戰協定的條文還不是那樣寫法。

壕塹之話

我曾親到瀏河，楊林，七鴉等處，瀏河當然是後方的重鎮。而楊林七鴉兩處江口尤其在軍事上感到重要！歷史上曾經告訴我們：日本入寇的史實在此等地方發現過不少！所以明朝的戚繼光在青涇地方造有土城一座，以資屯兵，這是專門防倭的地方。清乾隆朝更加葺爲磚城，派戰守兵。直到宣統二年裁撤。而江浙戰爭的時候，更爲軍事上的要地；此處到楊林口僅九里，楊林口到七鴉口僅五里。沿楊林七鴉一帶江堤均殘留着許多散兵壕。三月一日駐防此地的僅第五軍官兵三十二人，瀏河保衛團丁十餘人，總員不過五十人。日軍聽見槍聲終於不敢登陸，竟偷襲距離七鴉口四里的六浜口，因爲此處沒有駐兵，——根本就想不到日軍要把「保僑」的問題擴大到太倉縣境來。同時更想不到日軍竟不光明的從側面偷襲，而不由正面進攻。——竟被日軍首先登陸二百餘人，其後續登約萬餘人。停泊在江心的日艦十餘艘如臨大敵的施放煙幕，隱藏在煙幕下更大放其砲仗，八十餘架飛機盤旋在江岸，而我忠勇的戰士以百分之一之兵力支持三時間之久，可謂淞滬抗日戰爭尾聲上的變調！結果在此役爲國捐軀者二十九人，傷二人，在一日晨七時登陸的日軍直達下午

二時半始得侵入茜涇，由於畏懼中國軍隊的心理，二日下午五時如敢侵入瀏河，那時前綫我軍早已決定作戰略上的撤退，遂無暇把偷襲登陸的日軍整個殲滅。

從這些江堤所看見的散兵壕，極其平淡無奇，差不多每距一二丈纔有一個。並且連交通壕都沒有，比起廟行一帶的壕塹簡陋得多！就是廟行一帶的壕塹亦無多大特別，僅僅能夠利用支撐點爲壕塹的基礎，表現着中國軍隊的一種學識和經驗。其實值不得日本軍人和日本軍事記者驚異的忖度。所謂「現代戰壕的結晶」，「已完全脫離中國式而爲某國式」，——見日本報紙——這種遮醜的技倆，格外來得聰明而肉麻！

好在日軍自以爲「日本軍大勝」也就趁此收場去了，如其要侵犯到第二防綫，也許可以領略具體的中國式的壕塹戰術的滋味。單說我所到過的常熟一縣而論：便有幾道極長的壕塹。如福山至崑城湖之綫，福山至鹿苑之綫。莫城至姚家店之綫，楊舍至西塘橋之綫，依稀可謂壕塹的傑作！這些壕塹的內容尚有保守祕密的價值，而這些壕塹會費十三萬個人工，三萬餘元材料的代價，結果沒有機會造成一點奇異的戰績，一方面說來實在可惜！

自從火器發明以後，由立射戰術進爲伏地戰術，再進爲壕塹戰術，入伍過陸軍小學的人也可以了然於壕塹戰術必須利用地形地物的。縱然不能學像中國軍隊的智勇雙全，而歐

洲大戰距今也不過十幾年，東西戰場的遺跡尚未完全消滅，儘可供人參考。如其對於第一綫中簡易壕塹工程就假意嘆爲觀止，真使人不信原來所取的攻勢精神何在？

臺兵閑話

中華民國十四年我們駐防在虎門的時候，虎門炮臺的形勢曾在我腦中留有一個不好的印象；而這次憑弔吳淞砲臺和獅子林炮臺，更加的使人奇怪起來！何以這些炮臺連一點防空設備都沒有？好像幾十位仙女赤裸着沉醉在大自然的孤島上。

吳淞砲臺和獅子林砲臺全毀了！比較口徑大的炮已完全在日軍侵入後用溶腐物把炮的前身弄斷了！架座亦完全弄壞了！水泥碎石的砲臺完全粉碎了！長江的鎖已被強徒硬扭開了！

吳淞砲臺所有的四尊小砲。已被日軍搬去充戰利品了！其餘的砲身上很多刻着「大日本上海青年團」的字樣，這些侮辱現代的青年如何受得了？

在獅子林。

臺兵甲乙曾和我們作簡短的談話：

臺兵甲說：「中國軍事領袖誰肯注意國防？祇曉得擴充陸軍，佔領地盤。外侮一來便沒有辦法；人家躲在鐵甲戰艦裏開大砲，難道陸軍可以衝鋒上去嗎？即如獅子林砲臺所有的砲，射程最遠的祇有十七哩。日艦有三十哩射程的砲，老遠的開來，整個砲臺便沒有用！」

臺兵乙持着哲學的態度說：「不經過這次的吃虧，恐怕政府也不注重海防的重要！」覺悟了嗎？我們中國人都應該對於保護自己生命財產的國防政策撫心自問一下。

標語詮釋

在戰區內看得見中國軍隊所寫的或所貼的抗日標語，也看得見日本軍隊所寫的或所貼的異樣標語。

日本軍隊所寫的或所貼的標語頗爲費解！如像「日本軍大勝」，「驅逐中國的軍閥，實現和平的上海」，「上海的黑暗是由軍閥的搗亂來，上海的光明是由市民的自立來」：

……。

這些滑稽東西本犯不着費筆墨，不過爲了以正視聽的關係，應該略加詮釋。

如像「日本軍大勝」，這正不知指的那一回事？指的一二八三路襲擊之役吧？指的野村總攻之役吧？指的植田總攻之役吧？一概文不對題。因為這幾次劇戰都是日本軍大敗；大約是指的白川偷渡之役了？殊不知白川偷渡成功的最短時間之前，我軍已決定自動撤退第二道防綫，日軍隔了一天纔知道，了無生趣的侵入我軍退出的地帶，其他毫無發展，最近纔垂頭喪氣的敲着喪鐘回去，何「大勝」之足云？

「驅逐中國的軍閥，實現和平的上海。」誰是中國的軍閥？中國有軍閥而中國人都不知道？假設中國有軍閥誰請日本的軍閥來驅逐？驅逐所謂「中國軍閥」，來了真正日本軍閥，這就實現了「和平的上海」？這種理論祇有日本纔有。

「上海的黑暗是由軍閥的搗亂來，上海的光明是由市民的自立來」，我想這幅標語一定少寫四個字，全文應該是：「上海的黑暗是由日本軍閥的搗亂來，上海的光明是由市民抗日的自立來。」

停戰協定

上海停戰協定所經過的周折，報紙上已經登載得很多了。其初，人民以為停戰協定即

是喪權辱國的條約。其後，人民又以爲停戰協定另有第四號祕密附件。及至日方當事人在虹口公園被韓國志士一擊之後，繼之以外次郭泰祺之被毆。人民比較和緩的尙在懷疑，甚且出之反對，其實政府一再解釋停戰協定不涉政治問題，所以凡屬政治問題當然不在停戰協定範圍之內，如像日方宣傳的圓桌會議，政府已極力表示反對，很可使我們信任政府。再想政府何必定要出賣人民利益？作賣國的勾當，我們不能不有一種諒解。

停戰協定既然不涉政治問題，我們且從別的方面去估量牠的價值。比如嘉太寶二縣戰區內的農民大多是種植棉稻豆麥的。停戰協定在五月五日簽字，A B C 三區的日軍均已撤退。農作物的收穫不致受大影響，春熟上保存一萬萬元的鉅額，減少農人如是巨大損失。進而言之，因爲停戰協定的關係，常青崑三縣不會直罹戰禍，保全農產物更不在少！同時因爲日軍侵入的時間究竟不多，所遭的一切損害比較的算少。如其停戰協定遷延不決，我方軍事上不能進展，農工羣衆及小市民所遭受的損失當更奇重！

救濟問題

勘災的結果，應該救濟的當分三個步驟：

第一：因爲日軍的燒殺，許多農人，工人，商人的房舍用具完全被毀了！甚且一家依爲生產者的人是被殺了！這種災情要算最苦！政府或慈善者應該施放賑米和賑款，建造平民住宅，訓導簡易小手工業，使其不致轉乎溝壑，散之四方。

第二：關係民生的工廠，商場，金融業，政府應該扶助並督促其恢復，橋樑。道路及一切公用事業，政府應該從速復興。尤其是小學校教員及一般失業平民要設法救濟。

第三：被毀的砲壘要重新建設，學校，衙署，城池，至少要恢復舊觀。

這些救濟事業的用款，數字上暫時不能肯定。照理說，這應該看日本賠償的數目而定。

八月預言

日本軍隊除表現尖端的殘忍行爲而外，也透着一種盜賊式的風雅。凡是被侵入的區域，除值錢的東西橫遭劫掠而外，字畫，古董，裝飾品之屬無一不被奪去。甚至隨便塗鴉的窗心紙也給揭去；接收瀏河時，黃家會當着外國武官向日軍索還被劫的古董數件。

不但這個，日軍還有一種臨別贈言：「我們八月裏再見。」這句話，很多地方的老百姓

姓都證實的。這不知是何意思？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的「八月」雖已過去，但滬案並未解決。審案正在急轉直下；第二回中日大戰的爆發，就是第二回世界大戰的前奏曲。中國的志士們！預備好了鐵和血吧！公理強權鬥爭的大武劇恐怕在二十世紀中葉是不可避免吧！我們聽見這樣危言的恫嚇，不禁感覺到世界危機與中國前途所付託我們的責任的重大！

京杭公路隨筆

省句路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新江蘇報所組織的京杭公路視察團，即於是晨九時出發，目的在視察該路及其附近各地實情，將考察所得介紹社會；所以該報經理包明叔君和記者關啓宇君邀我同乘三一號汽車由省句路出發。

省句路起於鎮江排灣，終於句容東門，總長四〇·六九公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該

路舉行通車禮時，我曾來過一次，現在建廳正在改造路面，修葺橋樑，我們在濛濛細雨中行車，恍惚又是三年前的故事的翻映了！

久居於都會的人，一旦沉溺大自然的美中，其胸襟的開拓，精神的煥發，真有形容不出的奇幻！當其車在迴峯庵的途中，我曾發爲如上的體驗。

迴峯庵以上，路面正在改造，有幾段路身也在改造，沿途敷設的輕便鐵道和未完工的橋樑路面，均使汽車障礙難行！

據說：省句路工程造價共爲二十八萬餘元；路基寬度九公尺；路面在迴峯庵以下因其接近省會，故其寬度爲五公尺，迴峯庵以上爲三公尺，其中有碎石路，碎磚路，彈街路；橋樑十六座，尤以七里甸一座能載重十二公噸爲最堅固；涵洞除舊有外，新添二十七座。十時餘，我們便到句容，不停留的又走入京杭公路的京句段去了！

「風流新傳入鳳池」

從句容到湯山，祇有一六·六公里。即使從句容到南京的陵園路也不過四〇·三公里；在這十六公里中完全是碎石路，很平整，汽車在上面很舒服，尤其是經過幾頂水泥鋼骨

的橋樑，充實着一股現代味。

聽說：京句段中有一公里試驗路。所謂試驗路是拿各種造路方法來作一試驗，在這一百公里中每種路都造一段，藉以比較其在經濟上，工程上，時效上的優劣，可惜我們僅到湯山爲止，不曾試驗這個試驗路。

湯山，是一個含着誘惑性和神祕性的名詞，同時也帶着一點危懼成分；自從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後。

湯山有一個湯山飯店，湯山俱樂部，還有一個陶廬，都是供人遊憩的地方；我們到的陶廬，這地方是西式屋宇，屋外除了冬青，還有許多野生的花草，蛩聲躲在秋柳裏面，餐廳的走廊上躺着遊客，廳內掛着李濟深戴傳賢魯蕩平胡漢民等近人的屏聯，深刻着一股現代的風雅。

陶廬的主人是陶席三，民國八年即在此開闢馬路，購地造林，利用溫泉，發展名勝；而今陶廬的宿舍共有五間，價目每天自七元至九元。洗浴溫泉每次每人一元，唯其因爲盛名高價，反而可以吸引許多慕名的客人。

我們預備洗浴溫泉了，其浴室共有七間，每間雖則並不大，倒也陳設井然，後半進係

用赤色三合土築成的浴盆，深有三階，高度不下三尺，裝着溫泉水管合冷水管，前進靠壁是梳粧臺，臺上祇有肥皂和痲子粉，旁邊一張鋪着浴巾的籐靠椅，壁上釘着一幅浩然所寫的「風流新傳入鳳池」的橫推。窗上挂着藍布，屋裏光線是很柔和的。

因為還要趕路，五分鐘內我就洗浴完了，這個溫泉驟然看去並無多大特別；回想十五年我們行軍到福建下洋的地方，我與胡遜兄和一百多兵士在那個溫泉洗浴儼然就是兩樣，水在穴口地方是古都都的沸着，遠遠聞着一陣硫磺味；福州的溫泉雖則冠冕一些，硫磺味則仍難免；而據陶盧溫溫泉概覽看來，關於溫泉化驗結果却是這樣的：「溫度五十度，臭味無。外觀無色透明，比重一·〇〇一四，固體物總量一·八八（格蘭姆），對於化學紙之反應微有鹼性。」

三個人洗浴，連小賬是四元二角，時間不過一點鐘，這也算是一回「風流新傳入鳳池」吧！

開墾放馬崗

十一點鐘在湯山，一點鐘我們就座在雍復興飯店了，雍復興在句容恐怕是第二級飯店

吧？共有兩張棹子，一張給三個鄉農佔據着，他們今年是豐收，進城上糶之後，又吃肉喝酒的尋樂；好在這家飯店價目的確是比陶廬賤，一概用錢碼，我們五個人（連車夫）祇吃了一塊錢，大概不及陶廬四分之一；肉絲炒白葉的確又並不十分壞。

在縣府會見葉科長，據說有個移殖災民開墾放馬崗的計劃，這計劃的內容是：「規定句容縣第七區放馬崗荒地三千畝為墾區，以經營蠶桑畜牧及高原農作等事業為主，在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和句容縣政府的監督管理指導之下，由句容縣移殖災農五十戶計二百五十人前往開墾，其設備種種，規定資本金額一萬二千元，水災會無利擔任六千元，地方以五厘利籌借六千元，第二年起由墾民開始償還本金，三年或五年中本利償清，其資金支配如左：

- 1 膳食 四、八〇〇元（一年計算）
- 2 房舍倉庫 二、〇〇〇元
- 3 器具 七〇〇元
- 4 種子及肥料 一、六〇〇元
- 5 牲畜及飼料 八〇〇元

6	公共設備	一、一〇〇〇元
7	預備費	一、〇〇〇元
	總共	一二、〇〇〇元

這個應是句容的大政了！可惜許縣長在省療疾，情形不甚十分明瞭，聽說報到的災農祇有幾戶，似乎進行有些滯滯！

兩點二十五分我們又動身。我回想從省句路轉京句段到南京，這條路的確走的弓背，照總理遺教「……甯鎮之間，山嶺起伏，佳木鬱蒼，可聯合成爲一大公園，如美之黃石園然。……」那嗎遊公園倒不在乎路灣曲；從前江蘇省公路局的業務計劃亦說：「……吾人之計劃，使南京鎮江句容三城爲三角頂點，而以甯鎮路省句路及甯杭路之一段爲三角之聯絡線，此方圓百里之間，萬壑千山，拱擁陵廟，峯迴路轉，小試輕車；觀棲霞之紅樹，浴湯水之溫泉，松風拂面，落葉盈懷；廣道朝成，形勢夕變，今之匪窟，盡他日之金谷也！……」我再想，除掉這兩條路可供遊憩而外，將來放馬崗的農產物亦可藉此對外輸送了！

溧陽一瞥

四點半鐘到溧陽縣城，路長雖有七八·二公里，時間僅耗兩點零五分，汽車開的速率普通是二十哩，沿途我們照像還有小耽擱，可見物質文明的功利確有裨於人類者！要照從前句容的交通情況，陸路祇有獨輪車，水道祇有護城河，豈非不可同日而語哉！

溧陽汽車站前停了車，汽車寄在茶館裏，我們到大華飯店開房間；本來溧陽城區有二十部黃包車，因為生易清淡，今年正月裏就自行消滅了！我們就在泥濘中走到旅邸。

大華飯店最貴的房間祇賣兩塊錢，有三張鋪，恰好包公關公和我各一張，每人平均祇花六角六分六，小賬每人也是六分六釐六。價廉而且物美，因為溧陽大華飯店同鎮江大華飯店一樣是掛頭牌的，決不像南京大華飯店祇能擺在右傳之二章；此外溧陽還有中南飯店和瀨江旅館比較算大的；三家的情況如左表：

名 稱	房間數	最低房價	最高房價
大華飯店	六〇	· 四	二·〇
中南飯店	四一	· 三	· 八

何以深陽一縣有這多的旅館呢？因為此地鄰接安徽，是一個商業碼頭；客民非常之多全縣三分一是河南安徽等省人，三分一是淮安人，土著祇有三分一，所以有這樣的繁盛！

陳縣長對於民俗有如左的談話：

「溧陽的人民最愛喝茶，其程度並不在於蘇常之下；清茶館為數頗多，尤其是農村中；這些清茶館還讓茶客又麻雀，比蘇常更壞一層！實在是一種陋俗！所以縣政府要加以取締，開設清茶館要規定一種適當的比例，並且嚴密的監視。」

× × × × × × × ×

盜匪案件比較的減少，祇有二十年十月辦了一個劫車匪黃小麻子；每天所接控案平均有三四件，其中兩三件是屬於姦拐性質的；縣內公娼雖則禁止，私娼仍然難除。……」

由此，我又記起章士釗的農國辨篇了，牠的要旨謂建國的本源不同，農國重自足，工商重致富，故在慾望上觀察；農國主節欲，勉無為，知足戒爭，工國則反之；縱欲有為，無足貴爭，所以工國尚奢；在禮教上觀察；農國說禮教，尊名分，嚴器數；工國則標榜平等，一切脫略，惟利之便；……這種物質文明破產論，多少亦有點哲理。

宜興一瞥

早晨七點一刻，我們出發宜興，走了十七公里便到徐舍，這裏有公路工程處，汽車在此加油；從溧陽到宜興的路面正在改造，據說是以五萬九千元包與上海倪玉記作彈街路的工程，許多工人正蹲在地下鑲石塊。

徐舍有家合成繭行，據說今年秋繭最低價祇二十元，最高五十元；今天賣繭的農人很少；我們二十日再回徐舍加油的時候，賣繭的農人就很多！價目是由繭行當局規定，繭行當局中據稱另有客人，往往對付農人的話是「客人祇肯出三十元，三十一元賣嗎？」自視甚高的農人也許可以增加點，平庸愚劣的就在這樣盛情之下馬虎了事；還有一層：繭行的稱也大可注意，表面據說是一六八，賣繭農人在他報告重量的時候往往奇詭的睜着眼睛，這表情決不是重量變多的緣故；所以政府的統制蠶業和劃一度量衡是不應該再延緩的了！

九點半到了宜興城，細雨如絲的下着！

孫縣長在會客室的沙發上把這一等縣的實情敘說了一遍：

「宜興的陶器工業是素有盛名的，可惜都是粗工陶器！工場在鼎山蜀山一帶，每年產

品總價二百萬元，火鉢一項往年銷售日本有三四十萬元；工作最精的要算鮑郭吳三家，工人總數約五千。

× × × × × ×

中學共有三校，小學二百餘校。教育經費每月九千餘元，全數不欠。……」

我們剛到東門大街吳德盛陶器廠去參觀，路上即遇着解訊的綁匪王么，王么的腳錄轟動了雨天的東門大街。

吳德盛的主人吳企陶引導我們參觀他們的工作情形，這種手工業的技法，真也有出人意外的玄妙，尤以寫畫器面的工人能夠代表！

十點一刻我們就離開宜興，經過青龍山汽車站的時候，左邊山窪裏直冒黑煙，據說那裏便是陶器廠最多的地方——鼎山，可惜景緻全給雨霧迷漫了！

二十五公里便到董塘，這地方在太湖的邊上，汽車循着山徑的起伏，太湖的煙波映在眼底，如斯的離開了江蘇的境地，走進了浙江的境地。

「灣灣曲曲路。重重疊疊山」

一入浙境，我便有「灣灣曲曲路，重重疊疊山。」的感想。原來我們預定計劃是江蘇境地去時各縣停留訪問，浙江境地還時各縣停留訪問；因此除在湖州中饋外，半日間直達杭州，沿途所經，真所謂：「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愈益證實了我的見解了！

本來浙江是個多山的省份，全省總面積三萬六千方哩中，平原祇有五千方哩，前人所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者，雖以浙東浙南爲甚！但據 Bartholomew 的推算，大率浙北亦有六百乃至三千英尺高度的地形，所以修造公路的時候不能不遷就自然環境，形成而今的 S 路線。

有些地方確實忒灣曲，將來過往的車輛一多，危險性就要加大，這一層浙江是不及江蘇的；不過江蘇段也並不是不灣曲，好在牠的灣曲形態是橫斷面的，不像浙江段平面的擺着。

汽車到了夾浦站，那裏橫着大木欄，柱上貼着「驗照放行」，我們無照，蘇字〇〇〇

三一的照會早就在太湖邊上失掉效力，結果是拿出公函給路警看，他纔開了浙江的門。

京杭公路浙江段全長一三七·一九公里，連江蘇段共長三一六·七九公里。比較京滬滬杭鐵道聯絡線減少一八四·二五公里。因為京滬滬杭鐵道聯絡線是走的弓背，而京杭公路則走的弓弦。

浙江段又名杭長公路，是指杭縣到長興縣而言，車輛除江南汽車公司有聯運車而外，浙江省公路局亦有公共汽車營業着，營業的收入逐年進展：

年份	營業收入總數	平均每公里收入
十八年	三三、三九六(元)	二〇(分)
十九年	一八一、一九三(元)	二一(分)
二十年	一八七、二五四(元)	二九(分)

竹徑之話

距離杭州尙有三十六公里，該地方叫竹徑，特別是一塊木牌標識着，兩邊全是竹林，長約二公里，簡直可以說是浙江段行道樹的代表作了！汽車在竹徑中灣曲的向前，雖不

彈琴長嘯」，仍有「獨坐幽篁」之思！

回想自入浙境，雖則沿路的行道樹並不十分發達，而入眼的山林則多蒼葱可愛；且不去研究牠是否野生？比較蘇境的確進步，因之又須涉及一事：

在溧陽，農場場長段世長曾對我說：「……浙江森林原極茂密，山相不似江蘇荒涼，江蘇自從開闢京杭公路，農政當局即已計劃沿路造林，造林的初步須育苗，故宜興溧陽各設苗圃一處，面積共約百畝，二十年度共已育成四百九十三萬株，惟因經費無着，不能着手造林，故廳方本年六月會召省林務局及江甯句容溧陽宜興四縣場長開會討論籌備京杭公路京宜段沿路荒山造林問題，具體辦法大致已定，稍假時日，必能樂觀厥成……」

我以為忒沒有界限，當時他又解說：「……沿路大致以松樹為主木，以後再植其他闊葉樹，因松之生易容易，耐旱耐瘦，所謂『三年人不見，五年不見人』。祇須將清理荒山工作做有頭緒，植樹工作則比較便當，數年之後，林相必有可觀者焉。……」

我再回想，蘇境雖則森林沒有浙境發達，據他所說，這祇是時間上的問題；據我所見，天王寺一段林相也並不在浙境之下，至於文人所謂：「羣山童禿」這却是關門臆造之詞！

看完京杭公路本來想叫浙江一聲妹妹，然而走過竹徑却願叫聲姊姊了！

浙建廳之訪問

兩點五十五分到杭州市，三點十分就座在浙江建設廳的會客室，代表建設廳的公路局科長曹壽昌很殷勤的接待我們，很誠懇的答覆我們，使我們感謝！

浙江公路的建設分爲浙東浙西兩區，浙東負責者是公路局工務工程處，浙西負責者是公路局工務科；全局每月收入有十一萬三千元。支出祇有八萬。竟有三萬八千元的盈餘報解；全局共有汽車二百十八輛，其牌照號數自第一號起爲客車，五〇一號起小包車，六〇一號起貨車，七〇一號起掛車，八〇一號起拖車，客車中以新由美國購入之二十輛雪佛蘭式爲最漂亮！

此外，曹科長又贈我們許多刊物，地圖，照片，又在〇〇〇三一上面加挂「試車」紅照會一張，以便江蘇的汽車在杭州市上通行無阻。

觀潮感言

下午我們到招賢寺訪問能法和尙，又到他的脚廟地藏殿座談一陣；傍晚在湖上遇見黃

勝白醫師，晚上在湖濱又遇見黃伯惠吳靈園諸君，說起來真有點「他鄉遇故知」了！

今年看潮人雖不及往年的熱鬧，杭州市正鬧着開經濟學會的年會，旅館亦有幾處客滿，「旺月房金×」也就運用起來了！

今年因為國難的緣故，滬杭甬鐵道當局呈准上峯停辦觀潮專車，可是游客似乎並不因此減少，旅館的客滿亦不能咬定是經濟學會開會的關係。明天是九一八，不錯九月十八日是國難的一年紀念日，娛樂是應該停止的，觀潮是不是娛樂？何以要停辦觀潮專車？這是想不出的道理，中國人的毛病就在不注意事件的真實性，祇愛在表面裝飾一種不必要的矯情，而這種矯情又不澈底，又不持久，白白給人家譏諷是「五分鐘的熱忱」。法國在圍城中尚有「最後一課」，中國難道專講不必要不澈底不持久的表面嗎？

早上，我們乘車赴海甯，沿途的汽車魚貫着，這條路我是三年不見了！現在據說此路在今年雙十節便可通上海，名叫滬杭公路，浙江段經海甯海鹽乍浦而達蘇境，江蘇段有八百工人趕工！政府對於物質建設的努力，人民大概不大留意，有時候還出之盲目的咀咒！海甯的途中，公路兩旁的田畝凹下頗深，大都是碧綠的桑樹，據說這公路就是內堤，無怪右邊柳梢頭透進一些水色，原來那是錢塘江；路上許多鄉下人成羣的站着看汽車，

女人們很多都有黑綢洋傘，十之九穿着黑綢裙，點綴着江南的富庶。狡黠的孩子們則少禮貌，往往對着汽車中人大叫「洋鬼子」，由此可見中國農村社會的典型人物阿Q不但沒有死，而且繁衍的再生着！

海甯的堤上擁着看客，江畔有許多待潮的舟楫，看棚是爲富人設備的，沒錢的人最好到那邊楊柳底下去躲太陽。

一點半，遠遠的江頭冒出一條白綫，大家呼着「潮來了」！這白綫漸漸的由遠而近，喧鬧着一陣箭鼓之聲，真有「白馬銀山之觀！」可惜今年潮不大，潮大時有六七丈高，普通海潮也不過三丈高，所以浙江潮竟是一種奇蹟！從海甯到杭州的六和塔有二百里的水程，這個潮祇三點半鐘就可達到，縱是最快的輪船也追不上如此的速率！

研究起來，原不過是海水倒灌而已。在江蘇的江北濱海各縣，海水倒灌便成農人的大患，而在浙江却是自然界的大觀了！

杭州一瞥

我們因要經濟時間，所以分了工，關公去訪問杭縣縣政府，包公和我去訪問杭州市政

府。

在市政府得的材料很少！包公祇得到一份市組織法和市預算草案。

好在我們在抵步之時，即十分留意左列幾事：

杭州市的報館共有五家，從兩個報館的口中，得到一個統計：

報紙名稱 出版時間 印刷份數

民國日報 早上八點 一千

杭州商報 八點 一千

之江日報 六鐘半 八百

國民新聞 六點 六百

國民日報 六點 六百

杭州市的工業最新統計則頗可觀：

性質 廠或家數 資本總額(千元) 全年營業額(千元) 職工總數(十人)

機器工業 九五 三、一一二 二、六三三 一六四

紡織工業 三、四七六 五、六四一 二九、〇七五 二、六〇〇

化學工業	一七九	八〇六	三、三七二	三一九
食品工業	一三三	一三五	一、一〇一	六〇
日用工業	九四	一〇二	六二二	四八
印刷工業	六四	一九二	六二一	九二
建築工業	一六二	四三	二二二	三六
迷信工業	一、二九九	三一二	一、三八六	四、一四三
總 共	五、四六五	一〇、三四三	三九、一三二	七、四五二

杭州市的黃包車共約三千五百輛，每輛以車夫二人計算，則靠拉車營生者有七千人，所以杭州市從前開駛市街公共汽車的時候，就遭黃包車夫劇烈的反對，連汽車都掀下西湖去了；黃包車的租賃方法是由車夫每月繳納車租金十三元，和其他地方依日繳納車底者不同。

「高山仰止」

我們離開杭州，仍從京杭公路回來，這是九月十九日上午十一點半的事，一點三刻我

們就到了武康縣了。

武康雖是三等縣，比較句容稍好看；繁盛的街道是十字形，而這十字形的街面用土敏土造成的却是丁字形。

縣政府會客室掛着幾幅統計圖，其中一幅是全縣農戶分類圖：

自耕農	五、一六一(戶)	三九·三九%
半自耕農	四、四四九(戶)	三三·九六%
佃農	三、四九二(戶)	三六·六五%

戴縣長說得很有趣：

「……縣內民風本極淳樸，雖涉訟事，亦往往自請撤銷；人民富力並非「不患寡而的不均」，所謂：「窮不討飯，富不上萬，」者也。

莫干山原屬縣轄，前由省方設局管理，近因緊縮關係，已將管理局取銷，另設莫干山管理專員辦事處，歸縣政府指揮監督。

× × × × × × × ×

從前通杭州有一水道，經前溪茗溪瓶罈等處，約十二小時始能到達，現乘汽車僅二小時便可到達了。……」

我們本想在武康吃飯，飯館的蒼蠅又把我們駭退了！

三公里多便到三橋埠，三橋埠有一支綫通莫干山，支綫全長七·〇七公里；我們想莫干山一定有飯館的，而且莫干山也不可不去。

十分鐘便到了莫干山的山脚，祇有一個汽車站，一間小茶館，小茶館帶買肉餡的饅頭，大約是給轎夫們充饑的，我們吃了一兩個；問起上山的情形則很煩難，轎子雖則由公路局規定每乘二元四角，但是上山十里路的途程我們是沒有功夫去走的。

出了小茶館，作了一個「高山仰止」的姿勢，可惜擋着眼睛的全是廣告牌，在路上望見山窪裏的紅洋房，此刻反而全數逃走到松樹後面去了！

吳興一瞥

四點鐘回到吳興縣，仍然在漕運橋下吃中飯，仍然有一碟炒黃鱔。

吳興又叫湖州，因為自隋朝至清朝都是屬於湖州的，民初始合併烏程歸安二縣爲吳興

縣，北邊與蘇州接界。

我們到縣政府去訪問，沿着新開河走了不少的路，過有很多的橋；據說縣長到鄉下巡視去了，我們僅會見祕書屠君，對於我們的發問除簡易者外，祇允用書面答覆，這些答覆在我提筆寫此文時尚未寄來。

「……湖州是向以蠶桑著名的地方，從前繭行有一百餘家，今年祇開兩家；從前繭價總在五六十元一担，今年祇值三十元，所以今年的蠶業是宣告破產了！

× × × × × × ×

全縣田地分爲苕區（包括前烏程全境）雪區（包括前歸安全境）連同田地山蕩計算，苕區共爲八三一八六二畝，雪區共爲七四五三九三畝，連同苕區雪區計算，共爲一五七七二五五畝。……」

長興一瞥

到長興汽車站，已是下午七點一刻，汽車寄在汽車站的汽車庫，我們去長興大旅社寄宿，剛洗一把臉，便到縣政府，縣長和我們對撞過，惜乎我們不認識，別人告訴是王縣長

長興大旅社嫌牠有點不潔淨，後來我們把車夫留在那裏，包公關公和我搬在另一旅館過夜；第二天早上七點四十分離開長興，下午五點半纔回到鎮江，因為汽車在路上拋了十幾次錨。

京杭公路概觀

京杭公路的長度和建築經費，分爲江浙兩段來作對比：

段別	長度(公里)	分站數	建築經費概數
江蘇	一七九·六	三五	一八〇(萬元)
浙江	一三七·二	一五	一二二(萬元)
總共	三一六·八	五〇	三〇二(萬元)

(右表根據江浙兩省公路局刊物製成)

江蘇段以陵園路爲起點，各站站名及距離如下：「陵園路至孝陵衛二·五，馬羣五·五，麒麟門九·一，西村一一·四，墳頭溝一六·五，湯山二三·七，仙澗橋二七·四，黃門橋三一·八，句容東門四〇·三，二聖橋五〇·九，後白墅五七·八，天王寺六五·

三，元巷七六·四，洋河八一·〇，東岳廟八四·四，老河口九〇·九，六里店九五·〇，舊縣九八·〇，南渡一〇二·六，石街頭一〇七·九，胡橋一一·五，官路村一一三·三，溧陽一一八·五，鳳台一二五·八，潘家壩一二八·六，徐舍一三六·四，宜豐橋一四一·二，陳塘橋一四四·八，宜興一五三·九，川埠一六四·四，青龍山一六六·八，湯渡一六九·三，白泥場一七三·九，董塘一七九·六，「（·公里）

浙江段以杭州爲起點，各站站名及距離如下：「杭州至小河四·八二，彭公嶺三〇·一六，東篁三三·五八，上柏三九·九五，武康四七·四三，三橋埠五一·〇五，埭溪六一·七二，菁山七一·七二，施家橋七九·二七，湖州九〇·一二，楊家埠九九·六三，李家巷一〇六·三六，長興一一六·二六，夾浦一二八·六三，邊界一三七·一九。」（·公里）

京杭公路沿綫各縣概觀

京杭公路沿綫的行政區域，計江蘇境內是由南京市起經江甯句容溧陽宜興四縣而進浙江，再經長興吳興武康杭縣四縣而達杭州市的終點；

這八縣的內容分述如下：

(甲表)縣之等級及分區數

縣名	等級	分區數
江甯	一	一〇
句容	三	九
溧陽	二	九
宜興	一	一四
(小計)		四二
長興	一	一一
吳興	一	二五
武康	三	六
杭縣	一	一五
(小計)		五七
總共		九九

(乙表) 土地與田畝

縣名	土地面積(方里)	田畝面積(千畝)
江甯	六、八六〇	一、四三〇
句容	四、八七六	七三一
溧陽	四、七一三	一、三九二
宜興	五、二一〇	一、一六〇
(小計)	二一、六五九	四、七一三
長興	二、四〇二	一、三四三
吳興	一七、〇〇〇	二、〇八九
武康	三、五五五	二三四
杭縣	二、九二五	一、二〇六
(小計)	二五、八八二	四、八七二
總共	四七、五四一	九、五八五

(丙表) 人口與富力

縣名	人口數 (人)	富力數 (千元)
江甯	四九〇、七六四	一七九、三二〇
句容	二五六、四八三	七八、六八〇
溧陽	三三〇、五五三	一四〇、二六五
宜興	五一四、四九二	二二四、一六五
(小計)	一、五九二、二九二	六二二、四三〇
長興	二三六、一四二	—
吳興	七三二、八九二	—
武康	五七、八九九	—
杭縣	八一九、五九二	—
(小計)	一、八四六、五二五	—
總共	三、四三八、八一七	—

江北之卷

南通游記

專輪上

雖然在煩囂的上海十六鋪船埠，而坐在專輪上畢竟是「別有天地」了。默數着船上代表時計用的鈴聲，縱然有些行旅的感覺，四圍寥落的空氣，還似在京城深夜的斗室中徘徊。所以也不會十分的引起愴然的情味來，這祇是我個人的感想；却不知圍坐在餐艙裏的褚民誼博士，何玉書廳長，王士鐸處長，梁希先生，李永振先生，他們在喧笑暢談之中，是如何的感覺？

武藝

中國的武藝，從古來都是很注重的。帝王時代曾用以考試而取材。自從「義和拳」吃

了槍砲的虧以後，中國人纔漸漸的知道靠得住的還是要科學。於是武藝幾乎束之於高閣了。最近又因國民政府的提倡而生動起來。於是萬目睽睽的武藝問題，又隨着時代陳列在世人之前！

至於武藝是甚麼時候發生的？幾乎我自己也認爲是笑話。因爲我曾說「武藝是上古時代發生的。」其實下細想想，上古時代人與獸鬪，鬪的方法，不管他是用拳腳？用樹枝？用石頭？或者用其他的東西？總可以稱牠爲武藝。

武藝的對象是文藝。文藝就是上古時代發生的。我們研究文學，知道文學最早的是詩歌，詩歌最早的是和諧的聲音；我們研究藝術，知道藝術最早的是舞蹈，舞蹈最早的是隨意的跳躍；上古人類爲甚麼要有這樣和諧的聲音和隨意的跳躍？却是爲的戰勝了敵方以後，不禁的有這種表示來發揮他的快意。成功今日偉大的文藝世界。這就是文藝發生的起原。而發生文藝的先決條件，必須要戰勝了敵方。可見武藝的起原是古而又古了。有這個根據，武藝的發生在上古，便可毫無疑義；至於究竟怎麼樣一回事？却限於古人不能起來證明，祇好死無對證，給他一個合理的推想罷。爲甚麼我要寫這些？因爲褚先生和何先生大談一陣太極拳的道理。在說「明天見」的話以前，還經褚先生拿出許多測力機，手拉，手

提，手握，手托，肩挑，臀坐，腿夾，腳踩，測驗了一陣，我睏在一張瘦小得比我却胖的所謂牀上，隨便想出，就隨便寫下。

下船後與在路上

幸而下雨，不幸而下雨的早晨，船到了南通天生港碼頭拋錨已畢。船埠上鼓樂悠揚。一列學校裏的童子軍。一列機關中的「老弱殘」。這兩個時代的人物，都一致的肅然起敬了！下船以後，雖然明知是道途泥濘，好在剛走到船埠門首，備就的汽車早接上來。從風掣電馳的行程中，馬路兩邊的秋柳浸潤在微雨裏，特別的有歡欣鼓舞的氣概。自然是快活了。人呢？誰不嗟怨在風雨中奔命呢？

俱樂部賓館

南通的旅館，在文風浴陶之中，居然也有些翰墨氣味。如像命名為「有斐館」，「桃之華館」，「永朝夕館」，「俱樂部賓館」，……比較起「名利棧」，「大方棧」，……誠然是有雅俗之別。

我們住在俱樂部賓館，偌大的房屋之中，可惜點綴風景的旅客忒少了！硃紅色的地板，籠統說起來自然是很華貴。要注意在常經人走動的地方，已是褪了這一層驕豔的顏色了。

這時節，淋淋漓漓的雨點拍在窗玻片上，引人看見那幾片被風雨吹打得十分戰慄的秋桐葉而感到一種肅殺之意！

這賓館，陳設是很簡潔。租金每間大約是二三元。尤其有些房屋的窗臨着河流。對岸好些秋柳飄拂之中，隱然洋樓三兩。這是買不出的風景！何況河流中隨時都可看見幾隻小舟浮漾着，恰似一幅畫圖。

賓館的客室，特別寬敞而鋪着厚地毯。但不知犯了甚麼原故，瓶中都不會供上花？在這裏又談論到武藝問題。結果是褚先生表演了一回「太極拳」。

張孝若先生

經過幾番招待員招待之後。張孝若先生纔到這裏聚晤。在他談話之中，當然主要的是南通大學的成立問題。這大學，是合併從前的南通農科大學，醫科專門，紡織專門的三校

而成。

我也聽聞南通的農科醫科紡織科是辦得很有成績的。尤其是在學用這兩方面都很便利。因爲南通的本身是有農業工業和大醫院的。不致使你來讀書的祇是讀書。所謂學理與事實都可得到。

現在，是根據了現在的法律要把這私立學校的校董會成立起來。據聞：張孝若先生本邀有于右任等諸先生來任校董。可是親來出席的祇有褚先生何先生。于先生的代表是王士鐸處長。

在談論風生的張孝若先生。尤其在南大的歡迎校董會席上的演說：「談到南通的事業，便要聯想到家父。可以說南通的事業是由家父做成的。……」這更可見他「父作子述」的孝意。

張孝若先生年紀並不大。除掉我知道他任過一回考察歐美實業專使而外。現在又據說他曾任南通各實業總稽核所所長。淮海實業銀行總經理，大祐鹽墾公司總經理。

所以有人批評說：「我以爲他不過一個翩翩的濁世公子。那曉得很行！……」

參觀

參。「相謁也。」

觀。「諦視也。」

書本上雖然是這樣解釋。習慣上儘管是這樣沿用。南通的事業在這樣短的時間裏我們在名義上也算是「參觀」過了。

如像農校，醫校，紡織校，女工傳習所，大生紗廠，博物院，圖書館，南公園，中公園，西公園，南通醫院，……何嘗沒有一處沒走到。其實，既沒有詳細的請教。也沒有留神細看。有幾處僅隨着房宇的走廊兜了一回圈子，有一處纔到大門口。

古人形容游覽忒匆匆謂之曰「走馬看花」。我想「走馬看花」比「跑馬射箭」總算來得慢。近人形容觀其大概謂之曰「鳥瞰」。人倒不必是鳥，而「鳥瞰」兩個字形容觀其大概總算要神似點！我們看南通的事業還不能說是「走馬看花」。祇算一回「鳥瞰」。「鳥瞰」的結果，我起初以為外觀很雄壯！繼後聽別人說：「內容欠充實。」「內容似空虛」我又覺得很的確。

唐家牯

到唐家牯，據說：「唐家牯是南通的工業區，離南通約十二里。從前這裏不過一個小鎮。居民祇有十幾家。後來張謇先生創辦大生紡織公司獲利。於是廣生油廠。阜生蠶業公司。資生鐵冶廠。復新麵廠。大達輪船公司等相繼在這裏成立。商務逐漸繁盛。現代居民不下從前千倍！……」

省立南通棉作試驗場

南通有名的狼山之陽，省立南通棉作試驗場就在這裏。場有田地約二百餘畝，代理場長是馮澤芳氏。我們在看了工業以後，又來看農業了。

南通棉的特產是「雞腳棉」。每年產棉總量約六七十萬包。本地紗廠約用二十萬包，其餘都運到上海銷售。所以南通的農業中棉業一項是特別發達的。

這場裏，除掉房宇及器具仍是簡單而外。似乎確有點試驗的氣概。在一大片田畝間，有許多木牌標書着各樣品種的名字。可惜不是時令，竟沒有看見棉開的花。

京觀亭

這裏於我的印象極深！雖然史蹟是過去的了。

張季直先生之所以題名京觀的理由，是：「往見東隣修陳甲午勝清之戰器以自張，私竊小之。既念是亦隣所以示其後人，俾勿忘其先之勞者，未可厚非也；歲已未，縣人大治道路。昔倭子墳。建亭於上。以名請；有明一代，海疆苦倭，劇矣！縣賴曹頂血戰，卒以殉。三百年稱其功不絕。因名之曰京觀。京，絕高也。我景先勞。如此京云。」

現在有曹頂其人嗎？我到這裏並不會感到誇大。而是悲傷與興奮！

濠陽別墅之宴

濠陽別墅，是張季直先生的別墅，在南城外。其時已黃昏，我們魚貫的進了大門，走入樓下的客廳裏。

這裏佈置得有些堆積。而且有鋼琴。而且又有箭壺。盆裏供着很大朵的菊花。壁上懸着張季直先生的遺像。

褚先生又談到踢毬子問題。他的意見：「……外國球類的價值忒貴。運動也忒劇烈。中國的踢毬子，實在是運動中的妙品。不拘地方所費有限……」在說着時，順手就摘下一朵菊花，開始當着毬子踢起來！

繼後在樓上入席。張孝若先生親自招待。菜肴是自備，器具也特別講究。我心想，非做過大官，或者是有大錢者，曷克臻此？

余沈壽女士

余沈壽女士。於刺繡是有所特長的！當她在時，張季直先生也還在。所以她於她的事業得到他的幫助很多！

她著名的作品有兩幅。一是繡意大利皇后像而得到意國皇室的驚佩與巨贈。一是仿西畫共繡三年而成的偉大製作，在張孝若先生游美時，余女士贈之以壯行色！

她的作品，唯一的是稿底和色彩的改革。完全打破中國刺繡習用的形式，而改用西洋圖畫的形式。這是重要的一點；至於針工之精細，那也高過平凡的刺繡家！

因為她有特長，就有南通女工傳習所的成立。她的作品驚人，就有人出十萬資本在美

國紐約愛文義第五街設立南通繡織局，專售該所出品。把中國刺繡藝術，在海外傳播起來！

更俗劇場懷友

南大校董會會議的結果，褚先生當選董事會主席。何先生當選副主席。張孝若先生當選校長；南大學生自然慶幸了！更俗劇場舉行盛大的游藝會，自然也是意中的事。可是有一件，褚先生臨時指定我上臺練拳，這却是意外的事！

游藝節目中「北門樓」京劇上場時，有人告訴說：「前歐陽予倩在南通主持伶工學校時，這位飾呂布的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呢！……」我一時便想起遠在廣東的歐陽予倩兄來！

紀念張季直先生

南通一行，我的總印象覺得是些頹退和闌珊！這更使人追念創造南通的張季直先生不已！

「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我深不願中國會有這樣的事。千萬人中出來一兩個英雄，

英雄雖然偉大了！難道千萬人都是懦夫嗎？

張季直先生雖是沒有法子復活了！可是爲南通謀建設者，繼着張季直先生生存吧！

視察江北外紀

第一回到南通，乘坐的是專輪，老實說真正的社會情況簡直是隔膜了！這一回到南通，乘坐的不是專輪，便隨時都可以會意到與前次是兩樣的；當其我們——何廳長，孫（恩慶）科長，祁（崑捷）科長，王（志莘）總經理，我。——上了十六舖停泊的大慶輪而後，一陣煩囂和紛擾的不甯情況直逼攏來！登了輪，甲板上許多蒙頭露宿在冷冰冰的鐵片上的旅客，與其說他們是儉樸，毋甯說他們是可憐！可憐，可憐！江北第一個的印象，這些旅客已經給我很深刻的了！

談何容易，一行人擠到大餐房，此刻祇剩下一間屋子，僅僅可容三個人，於是王先生和我便決計在坐椅上搭鋪，支配定了，我還從容到舷邊去觀賞浦東的燈影，不提防黑暗裏就踩着睡在當路的一位蒙頭露宿的旅客，當下我心裏着實不安！不過又想我究竟看不見，

却也同時口頭不住的道歉。而他一疊身爬起來帶着幾分夢囈似的似乎是咒罵，好在我的確聽不懂也就過去了。

次日下午三時左右，纔到南通，天生港的埠頭早有兩面歡迎旗揚起，乃是南通大學的學生們來接待了。我們於是在他們歡迎的盛意之下，照樣的又到了俱樂部賓館。

四時，何廳長去赴南大的演講會，孫科長等分赴農場等處視察。我因為頭疼，便在旅館作留守。繼後又把留守的責任委託給茶房，便到街上去走走，順便還買些治頭疼的藥。

照樣在馬路上蹣跚，不料這番却進了南通的江山門。進了江山門別的感受雖然沒有，眼前的景况就與馬路上有所不同。譬如就建築物這一樣來看，已經明白的表示着新舊的分野。至於牠的怎麼樣姑且不談，倒好像特別給我證明了一件事。常常我讀舊小說中有所謂「蹣跚的一個縱步，跳上房廊。」我疑惑如果房廊都像徽省四川那樣高峻，這個縱步當然要嘆為非常。至於今天親眼看見南通城內這樣的矮小，於是乎那個縱步也算平凡得很了！

據說南通是江北比較上富裕的縣份。全縣田畝共有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五頃。人民生活雖然不能說是十分富裕，家給人足却是通象；又據說南通人民都非常勤懇！簡樸尤其是他們的美德。若是要認識南通人，特別是他們忠實的面龐而帶上一層淡赭的色彩，使人容易

辨別，發音儘管不清楚些，言詞之間至少沒有許多繁詞冗句，這些現象，確是實業人的現象。

途中偶爾遇着從前的朋友蜜司徐元璞。不知甚麼時候她到南通中學來供職，於是她也就實業人化起來了！她的面龐也蒙上一層淡赭的色彩。她的言詞之間，也比較從前減少了許多繁辭冗句。

她很高興的和我握手，並且約定晚上九時到賓館聚晤。那纔同她的女友去了。比到晚上，幾個人把我邀到躍龍池沐浴。對她的約會竟至不能實踐，使我於她忠實勤懇的態度，抱很大的不安！

合計起南通，如皋，海門，啓東，這四縣總算是差強人意的了。牠們有聯絡縣道，交通上比較的便利。至於汽車也共有二百六十輛。其中十輛是自備車，十輛是長途公共車，二百四十輛是營業車，營業車也就是變相的長途公共車。不過稍爲帶點貴族氣象，至於車的本身，可以說都是實業人化。重在實用，不在外表。所以機身裸露的也有。車篷破敗的也有。好像他們的責任祇在把你裝運到目的地就算完事，至於快感，至於舒適，從來是實業人所不過問的。

一忽兒，經過如皋城界的車埠，那地方新殺一名共產黨。灰黑色的頭顱懸在一根打橫的竹竿上。四週遠遠也有幾位閑人站着在那裏品評。

很久的一忽兒，纔到了通海墾牧公司。江知源先生引導着何廳長去各處視察。我跟着却得了不少的新鮮知識。——在沒有到過江北的人的心目中。

我所聽說而神往的灶戶。——灶戶，是江北低級人民。據說他們大概祇有一條褲子，若是要洗褲子的話，先得躲到草裏去，等褲子乾了穿上再出來。他們吃的都是蒿子。（是一種細草之類。）住宿在草裏。每天幹那「煮海爲鹽」的工作。一直要等到那塊土質變更以後，完全沒有了鹽質，然後他們的生活纔隨着能夠栽種棉花或雜糧而向上一大步。在這個時代的工人便叫「灶戶」。——通海境內是尋不着了，他們以前雖然好些是灶戶出身，現在却好些都已向上一大步而在種棉花了。所以他們有整齊的衣履，恭敬的禮貌，雖然智識程度很差，這正要待「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呵！

公司的邊境，一半靠着黃海。若是不相信人的文明可以征服自然的話，先請移玉到通海墾牧公司證實一下，你看這茫茫的大海，如果真有龍王菩薩敖廣，而牠高興起來，一遣所謂蝦兵蟹將，怕不把你良田美池，高樓大廈，給你通通淹沒！不過這幾句是有點抄襲舊

的神話一類的故事，至於現代，「蝦兵蟹將」，祇好做普通筵席的冷盆。敖廣自然不成其爲東西。如果成其爲東西？那也祇好熬湯。說到茫茫的大海，現代也祇日見其退縮，很客氣的讓出許多地皮來給人刮！卽如各樣鹽墾公司就是證據。他們還不客氣的做了許多工程來防止海的禍患。通海墾牧公司便在海邊建了一個大堤，共用去四十多萬兩銀子。保全了十多萬畝地。這些都可見人的文明可以征服自然。

但是人的文明，却也不見得是通象。例如世界上還存着許多野蠻民族。再例如我們視察到通海堤工時，何幸而我持有一個文明的照像機。却被一位文明的堤工劈頭問道：「這就是盒子炮麼？」我一陣不愉快得甚麼似的！

江知源先生又爲指點兩事：

在可爲視線所及的海裏，有一根竹竿似的東西豎立着。江知源先生很得意也很悲哀的說：「因爲他們工程做得不好，後來又被水淹沒了，共計損失五萬元。……」

那一面，也在可爲視線所及的海裏，有許多帆船浮漾着，江知源先生很不安的說：「那些便是海盜的船隻，大約有數十條。連年散兵流氓，多往入夥。約計三四百名。均有槍，橫佔數百里之海面，停泊淤灘。陸軍已不能往勦，海軍亦因兵艦不能駛入，彼等則以爲

樂宮。每逢潮汛，就乘浪近岸，大肆劫掠！潮落又隨之退去。出沒無定，不勝其防。人民祇有束手受其災害。並且他們對於航海の木船，凡在其範圍內經過的。都須納款五十元三十元十八元不等；有一次海盜中與通海境內的某氏議婚，到結婚的一天，派有八十支盒子炮上岸迎親。並且大放其賑，窮苦的老頭子，每人一元：……」

江知源先生又同我們去參觀他反對用外國人而純粹國貨的建築物。第一個是合中牖，建築費五萬八千一百元。第二個是耳牖，建築費一萬元。比較上合中牖自然是要宏偉些！這也用不着我多所說明；不過值得介紹的，就是這兩個牖是純粹國貨。究竟用的材料是否純粹國貨？那還不敢說一定。然而江知源先生因為仗着自己是陸軍測量學校的學生，他於設計和工程方面，也許不會借用過洋鬼子。

看完牖，重新回到通海墾牧公司。這下我纔很留心各處瞧着。進門，兩邊各置有大炮一尊。口徑約模有三英寸。如其我不曾入伍過軍官學校，那也許就會爲這些廢物所蒙蔽。然而，這或許是用以點綴公司的威嚴吧？進了門，洋式房屋的外觀，中式陳列的內裏，一出現於我們的面前。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牆壁上許多繪就的害蟲圖表。公司各區的詳圖。尤其是張季直先生的一付對聯。何廳長念了又念，過後竟筆之於書。本來他對於這類

有刺激性的文字一向看得很重！常常在他的記憶裏有這些東西吶喊着。所以他是常常的，不斷的努力向上！至於我，生就這種好奇的脾味。也順着別人的愛好而加以注意。原來是一付七言木刻聯語：「略蹉跎又是一日。要發奮只在三年。」

一陣，據說是吃飯了。除了吃飯如係有宗教儀式的，在我們平常人覺得特別，會引起紀錄的興趣而外，通海墾牧公司這一頓的吃飯，雖無宗教的儀式，也有特別應該紀錄的地方。江知源先生告訴說：「通海境內招待客人，必須要有豆腐和青菜，而且是一定的四盤四碗。並且是不用外來材料。……」我們吃完了這一頓門羅主義的飯，也覺得有他們的道理。至於那年高有德的鷄和怒髮冲冠的魚翅，倒反以爲不如青菜豆腐之可口。

吃完飯，我們告別江知源先生，要到大有晉公司去視察。承江知源先生的厚意，又親自送了一程。在車上，何廳長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他：「……我以為要辦新村，便應該向這些地方來辦。因為我喜歡這些地方很整齊。而且新興事業的改良是比較舊的爲易……」江知源先生的答覆怎麼樣，我記憶不出，不敢捏造。大概總像「豆腐青菜，不用外來材料。……」一類性質的語氣。末後他親自向我說：「慢慢的我要使我的佃戶們都穿上中山裝呢！……」我心想，果然這樣也好，其實又何必呢？

在夕陽將要下山的時候，我們便到了大有管鹽墾公司。恰好該公司剛開過新的股東大會。新的股東會結果產生了新的職員。在我們去視察遙望牯回來過後，一一都認識了。而且中間有兩三位是蘇州人。我於這裏真覺得是蓬勃的氣象！因為蘇州也是我遊過的地方，而蘇州民族性勉強還算有點明白。這倒不是我存意挖苦，其實他們生活的習慣大概這樣的。是怎樣的呢？就是蘇州的男子大概都有點自負爲賈寶玉。賈寶玉居然肯來做實業，這豈不是蓬勃的氣象嗎！

至於他們談論起計劃，那更像倒霉後的甯國府一般。他們說：「第一步就是維持現狀。因爲從前公司用人過多，幾乎弄得連現狀都不能維持；第二步纔設法善後，使賬目清理後，應償還或應整理的都一一着手。……」這些話真是可笑亦復可憐！中國人辦甚麼事都是不十分講究計劃，而儘量弄人吃飯！從前我聽見葉楚傖先生在省府紀念週席上曾說過：「一個人發胖以至於臃腫，必定是十分危險！一個機關要是發胖以至於臃腫，那也必定是十分危險！」真是至理名言！

至於大有管鹽墾公司的組織系統，則共分六區。每區用五六個職員去管轄那一區的事務，他們已有九萬多畝熟地。還有二萬多畝未圍的荒地。因爲公司負債四十八萬。年息應

付出六萬。而收入則尚不及六萬。所以他們進行上非常困難！若是拿他們和通海墾牧公司作一比較，便可看出有很大的差異！

公司名稱	股份銀數	已分地畝數	未付股息時間
大有晉	一千五百元	一百五十畝	十五年
通海	一千兩	二百二十畝餘	十三年

至於在這種財政困難的當口，當然免不了因急需而發生不良的制度。就如公司境內有一種名稱叫「放花盤」的，在佃農要用錢的時候，他們若是出借一塊錢。等到收棉花的時候就要給一斤或二斤籽花的利息。差不多要折合月利三分六厘。在佃農也沒有別的法子可以週轉，不得不上這個大當！

就寢以前。公司中的新任經理某氏，和新任法律顧問某氏，大家立在樓板上閑談。他們說：「江南與江北的比較，簡直是很明顯的不同！卽如婦人裝飾這一點上看，在蘇常一帶，她們大概都有點金的耳環，戒指，……在通屬一帶，她們大概都有點銀的耳環，戒指，……在徐屬一帶，有的地方她們連銅的耳環戒指都沒有了！……」聽完這段江南

江北比較論，覺得江南人真是天之驕子呵！

臨到將要就寢，該地區分部的同志，又召集了許多農民開會歡迎何廳長。何廳長便去出席。我們當然隨了去。的確這些地方纔可以見着真正的農民。並不是城裏所常見的那些穿戴很時髦，出口就是新名詞的代表農民的老爺。

在一間如果下雨一定會漏的屋子裏，黑壓壓擠了許多胼手胝足的同志們！不過在他們奇異的目光中，也許是沒有甚麼歡迎的來意可以察出。一等到何廳長祿科長很費心思和氣力的說明了許多關於解決他們切身利害的話以後，最終他們纔狂熱的拍着那雙粗手！

次天早上七點鐘，我們的計劃是應該離開大有晉公司了。大家梳洗完畢，公司中的新職員又邀我們到屋頂露臺上去鳥瞰一番。於結霜而又寒濕侵脚的高層地板上，我們的目光，隨着他們手的指點，穿射出黎明的濃霧，雖然是模糊，却也看得出房宇，田畝，阡陌等等整齊的輪廓。這些便是大有晉公司唯一的成績呵！

離開大有晉鹽墾公司，又重新回到南通。然後纔乘汽車到海安鎮。那不過是下午的事。海安鎮的居民也許沒有見過官？我們誠然不承認自己是官，恐怕他們的確是拿我們當官看。可憐這小小街面，兩邊擠滿了嘴裂牙露的同胞們！

這裏我們又捨汽車而乘木船。這個船，我真要紀念牠到永久了！不要提起十多天的光陰完全消磨在上面。而且尤其因為我忽忽不曾帶着行李，僅拿薄薄的毛毯一條。雖是同事的孫祿王三先生都十分關心我，假我以被褥之類以敵這侵人的嚴寒；至多不過五尺見方的船板上，居然要我們四人很整齊的能夠安睡在上面！

還有：越是我們性急，牠越是走得慢。——也不能全怪牠，因為牠前面還有一條小火輪拖着。時時都在拋錨！——這其間給我們以很多的不快意！

還有：上船後閑靜中偶然竟談到誰也不願談的土匪問題。一談到這問題，不覺得油然而為自己的生命真是在危險中飄搖了！倒是何廳長說：「我們這樣耽心，老百姓怎樣辦呢？」這問題纔算從良心上無答案的解決了。吃過晚飯，照例又要睡覺。誰知第一回的虛驚便發生在梁塚！

也不知究竟怎樣一回事？我是「三八制」中「睡眠八小時」的實行者。一睡，便是果然的睡了。不過彷彿也會聽得有些人聲的喧嚷，這定是我神經不衰弱的徵實吧？畢竟還是沉酣在我的夢鄉。第二天早上祁科長伸着舌頭對我說：「你真睡得着？昨晚十二點鐘船到梁塚的地方，岸上有人叫我們停船。把大家都鬧醒了！最初以為真的遇着土匪，及至我上

坡去探問，纔知是梁塚公安分局的弟兄聽得東台來電話報告，東台出了搶案，並且槍傷事主，他們知道省裏派有人來視察江北。見有船通過此地，故通知夜裏不必開去。……」我初聽時既要佩服他的勇氣。又要顧念我們的危險，等到他這一串話說完，纔隨他的末句而放了這顆小心。

東台勾留祇有半天。何廳長曾召集縣公安隊和公安局的弟兄有一番懇切的訓話，因為知道他們有一部份，發生了一點小的問題；又到被搶的×銀樓慰問。然後返船北行；這時候，北風時時掀開門帘，湧了進來，刺得人寒颼颼的！大家圍着一隻不大暖的火爐。有時也隔着船牕拿眼去眺望兩岸的風景。其實除掉那些被水冲刷而顯出不整齊的黃土堤而外，何嘗有甚麼風景值得眺望？

八十里的途程，纔到了西團。西團鎮格外的不堪入目了！比較上差堪入目的，就要算那家鹽墾公司辦事處和一間當舖。牠都用了土磚嵌砌成很高的圍牆。恰好招待我門的地方在辦事處，進去坐了很久。其時他們正餓，而飯又不能盡如人意的擺出來。在我有糖菓癖的倒儘可咀嚼陳列在棹上的芝麻片之類而放眼四矚。其間所懸金冬心寫的聯句：「罷休詩社工夫淡。脫盡書生氣味酸。」以為最足入味！自從我讀過儒林外史，覺得這作者對於

鹽商的譏刺未免流於過火！及至到過揚州，對於儒林外史的作者的確就有了些信仰了。據說揚州的鹽商的家庭，一定要睡到下午兩三點鐘纔起牀。若是你一早起來，他們倒反笑你是鄉下老！這種酸溜溜，如果能脫盡那倒好。

西團吃了午飯，過了一條很拱的橋，乘在一輛非常實業人化的汽車上，一顛一跛的又向大豐公司進發！

大豐公司的佃戶，據說大概是海門移殖而來。好些的家仍然住在海門。所以他們治事並不見得專心。即使沒有室家之累的，而一人租種熟地二三十畝之多！一到要下種的時候，家家都是缺乏人工。我於這裏真痛恨江南一般好吃懶做的窮人，不趕快到江北來發大財！我又痛恨從前政府爲甚麼不注重移民墾荒諸大政策？使其利藏於地，人民流爲無依，釀成十數年來之內戰！

一會，我們又坐上人推的獨輪小車，到佃戶家裏去察看。先是到一家名叫黃昌甯的，黃家大約沒有人，門是鎖着了。我想即使不鎖也不要緊，因爲裏面除了牀棹各一張而外，一切似乎是從儉？這時候我纔知道這裏也發生了所謂業佃糾紛的問題。簡單說，就是佃戶要求減租，業主不允的事件。而這位黃昌甯也許是佃戶方面重要的一人？

咳！中國人總會鬧這些笑話呢！生產事業不在生產增進方面去着想，却祇看得見眼前稀微的利益，而不謀根本的進展。這怎樣不開亂子？據說佃戶是因爲收成不好，不肯繳租，推其所以收成不好的原因，則因爲他們種地忒多！照顧不來，此其一。不用科學道理，一味守舊，以致生產不能進步。此其二。發生蟲害，不知防除，聽其爲禍，附會以爲天意。完全古董，自召滅亡。此其三。回海門望老婆，荒蕪農事！與其四。

我決不是袒護公司的。我恐怕比佃戶對牠的惡感更深一層！佃戶對牠祇爲着個人的利害，我對牠則爲着整個的國家利害故也！牠唯一的大弊病，就是祇知道收租，而不知道使佃戶有租。說明點，就是平時完全不肯替佃戶打算。不在增加生產，防除蟲害等等生利的上面着眼。祇是刻板式的收租。一遇着凶歲荒年，那裏會不弄得僵硬如死耶？

中國的小佃戶們！小業主們！靠這一碗飯養生的同胞們！拋棄從前的錯誤罷。大家聯合一致的用科學道理來增加生產，防除蟲害罷！要是再這樣幹下去，真是了不得的不得了呀！

下午在大豐公司的客堂。召集了公司的職員和許多佃戶，廳長親自有一番愷切的勸導！「業佃間應謀互助而圖共存。同室操戈，等於自殺！……」

深夜。據報木船已駛到新豐鎮外的小河裏了。於是各人自己提着一個紙燈籠。在這樣照耀之下，走了四五里而抵新豐鎮。這時還有許多老百姓跟來。也不知是留戀，還是甚麼意思？終歸於他們不會說明，我們是去了！

上了船。廳長與孫祁二先生在擬解決大豐公司業佃糾紛的辦法，這辦法是交給東台縣政府執行，以便就近解決的；我，除掉尚未入睡而外，也在無聊中展開了大豐公司的規畫全圖來閱覽。大概該公司共分三十四區。總計有地一百十二萬一千八百畝。但該公司負債二百三十萬。年息須三十萬。因此，進行上很困難！

又細看由東台兌來的幾種錢票，真也是一種奇蹟！這票面是兌換券一類的東西。約有七英寸高，四英寸闊。印着「憑票發煤錢壹仟文整」。有一種除掉全盤是中國字而外，尚有「No Alternation」幾個外國字。其背面不是印的「朱柏廬治家格言」。便是「二十四孝圖」。這種奇怪的形式已足使人驚異！又據說這票是由幾家字號錢莊發出，而其行使區並不很廣，祇限於東台到海安鎮，或者是海安鎮到東台。

這夜船還在鬪龍港裏飄，我祇做了些惡夢！

一百二十里路而抵鹽城，不過是次天的下午。停泊在城壕邊。地方的行政首領早來歡

迎了。

又次天的上午，在各界的歡迎會上廳長曾提說到農田水利的問題：「要謀裏下河一帶的農田灌溉的利益。首先要建築射陽河橋。建築河橋雖是建設行政的範圍，人民爲防止海水倒灌的大患起見，對於這鉅大的工程，應與政府一致努力的！……」

下午開船以後，一直都在兩岸黃泥，一河渾水裏浮動。沿岸也可看見幾間黃土房。黃土房的黃土牆上，有些寫着「人牛平安」。有些寫着「碁岡」。我對於後兩字是自慚淺薄了！而經熟悉江北情形的許振先生的解釋是：「碁岡是齊心合同的拚字與訛寫。……」於是令人追憶於商人所寫的「黃金萬兩」四字了。

我又感想：人一談到江北，在壞的方面，往往是與豬糞相提並論的。此即所謂「江北豬糞」的成語。其實，據我的發見，江北與豬糞是漠不相關的。如果說是吃的習慣的原故，所謂：「江南豆腐江北豬」。現在恐怕就不見得這樣？江南人於豆腐固然是「一宗主要食品，豬糞也是一宗主要食品。江北人把豆子經過許多手續纔弄成豆腐來吃，恐怕他們沒有這樣細緻和安閑。而對於豬糞決不是大多數人所能企望！如果說是操作的原故，江北人恰恰與吃了就睡的豬糞行爲相反，他們的操作的勤勞，也許不是江南人所能比擬。至於吃

了就睡，江南人好些倒有這習慣；如果說是智識程度的原故，倒不見得一定要形容到豬糞纔算極盡了呆笨的能事。例如上海人要罵人爲呆笨的意思，其形容詞是「木頭人」。這比豬糞似乎又下一等！

我發見江北人與牛，那倒有很密切的關係！例如我所見的黃土牆上的標語，明明寫着「人牛平安」的字樣；又曾見着好些男子和小孩，鼻上帶着一個金的或銀的以至於銅的小環。又據熟悉江北情形的許振先生解釋是：「江北人極崇信牛神，往往牛有病時，人爲禳解，遂用小環穿鼻，意在代替，以爲可以救治。……」又據說：「如果牛死，往往比死了人還傷心！……」這些可見江北人對於牛的情感了！究竟是爲了甚麼呢？想了很久，原來牛的價值很貴，而又於他們的工作上是有絕大的貢獻的！

在河裏繞了好些灣，看見岸上一家門外豎起一根長桅桿，上面繫着一個小竹圈。我又不解。再據熟悉江北情形的許振先生解釋是：「這家有做好的豆腐出賣。……」這更使我那不信那句「江南豆腐江北豬」的成語了。

將晚，又看見些舊式水車，張起七八條竹篷，用幾十根大木頭撐持起，很像走馬燈。據說這種水車也要值百餘元。而屛水量極少！農人每年就靠「天水」——雨——和秋冬屛

蓄的淡水。一到夏天海水倒灌，那簡直沒法想。祇能用這些水栽種。如其這年辱的水少或沒有，簡直一年就不能栽種。我於這裏深恨交通爲甚麼原故這樣不便？不能使江南所有的屎水機來爲他們「辱水」！

這裏我又認識了阜甯的公安大隊長熊養和氏，熊氏是鹽城同來的；據人說：「他是不能盡職的！無論是禦海盜，勦土匪。遠近知名。幾乎是裏下河數縣的屏障！……」看他面孔是象很慈善似的。

晚間纔到阜甯。這夜雖沒有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可是天上飄飄灑灑落下迷漫的小雪花。我，愈加睡在這不暖的被裏而感到寒意！

上午。廳長去出席阜甯各界的歡迎會。我在街上看見許多小學生正趕製紙旗。旗上所寫的有些是「收回大學地！」

在歡迎會的席上，據說是阜甯的教育界的唐朗白氏，把這「收回大學地」的問題提到了；並不是我沒留心。其實這問題是沒有聽到有甚麼因果。但，好些「教育是應該維持的！……教育經費更是很應該維持的！……」等句子，時時都在我耳裏響！

會完了。剛要排列照像的時候。一個人領導了許多小學生大呼口號；還不是關於「收

回大學地」的問題；同時又跪在地下，這表示是多麼懇切？不知怎的我心裏一陣不愉快得非常！

下午。船開了。次天到了千秋港。這地方是華成鹽墾公司的範圍。而據說也是「大學地」糾紛的區域，尤其重要的。這裏便有射陽河建牆的基地了。同去的阜甯焦縣長展開了一幅藍紙的晒圖，指點與廳長看。我固然沒有看見，而聽說此處地勢南高北低。橫長九十餘丈。建牆經費約需三百萬元，覺得實在是個大工程！

日將落時。回到華成公司的地方。這地方祇等於一個小市集。從那哨樓和炮壘看去，似乎帶上一點封建意味。

公司的經理張佩巖氏，說起來還是解甲歸田的敵同鄉，當時他本盛意的說要招待我們吃一頓飯，結果我們沒有擾他。我們因為不能以一頓飯而耽誤了歸程。

回到阜甯。廳長就命祁科長留在這裏，辦理解決那「大學地」的問題。

回到鹽城。我於這裏又增進了一層考古的見識。我本不信任舊戲班對於吃飯而使用安座擺筷移盃把盞打躬作揖的許多儀式，而確合乎古人的禮節？不料在林縣長招識的席上，竟一一的證實了一番。

晚間回到船上，又發現一件奇蹟！就是我叫船夫去買橘子，而不多一會船夫哭喪着臉空手的奔回來了。問其所以？原來船夫借用了勤務兵的手電筒上街。竟被查街的給他因沒收不肯而摔碎了；據我各處查問。原來駐防這裏的警察大隊第×隊（或別的甚麼名目）。先就有禁令。這禁令，是說是晚上八時以後市民就不准在街上使用手電筒！否則，沒收！

到興化。已是離省較近的縣份，氣象也就有些不同了。這位縣長真的所謂「案牘勞形」者也。據他的意見：「主任官如果不親自披閱案件。假手於人，難免受其蒙蔽！……」這話理由當然是充分的。不過我在他棹上那盈尺的案牘上着想，也許他會沒有工夫料理別的事情？

到邵伯。得鑑賞運河的大觀！也是一樁幸事，此時冬令，河水枯竭，堤岸下視約數丈。在邵伯鎮的附近，全是用巨石砌成的岸。尤其大觀！令我感想皇帝的毅力之大了！爲着一人要看花，不惜開幾萬里的大河。這比到現今要謀發展農工商業而不能築一條短路，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呵！

細雨裏，從邵伯，經揚州，過鎮江，又安坐在滬甯車上了。回味過去的一二十天，覺得祇是些偉大，纖細，莊嚴，滑稽，可憐的情景；假如有人要問我去過江北的感想怎樣？

我除掉感到複雜而外，是不能回答。也許可以這樣抽象的說：江北要建設！

我的話，自然是忒抽象！現在把廳長和上海新聞記的者談話抄在左端，便可作這一行的結論：

「何玉書口中之江北

（國聞社）江蘇省政府委員兼農鑛廳長何玉書於視察江北裏下河各縣後，昨晨因公抵申，記者特往訪問，作以下之談話，（問）廳長於何時出發及視察經過日程？（答）余於本月八日晚車由揚來滬。（問）江北匪患情形究竟如何？（答）江北匪患人所共知，考其最大原因，實因人民生活艱難，流離失所，不得已流而為匪，如能使人人均有田可種，有工可作，匪患不平自平，故政府當速謀農工業之發展。（問）廳長此番視察後感想如何？（答）甲，江北比較江南應注意的問題很多，而需要亦切，政府應本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之宗旨，謀江北各種事業之發展。尤其是農業更為當務之急。乙，一，江北比較江南疾苦。其原因由農業之不發展，農業之不發展，則由水利之不興，以致農產收穫不豐。此後余當特別注意農田灌溉之進行，尤其要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切實研究，切實合作，即如裏下河一帶，歷年感受

水倒灌之災，以致顆粒無收，人民深爲痛苦，余此次所經各縣，人民都有一致之要求。於此欲澈底解決，必須在近海之射陽河建一大牯，以防水枯時海水倒灌入河流，災及農田，此爲根本辦法。二，前曾有人計劃江北沿海一帶，開浚一新運河，倘此舉成功於江北交通灌溉方面，必有莫大之利益，且河道運輸較陸路便利而經濟，開河較陸路利多而易舉，況值此中央實行裁兵之際，編遣會議結束後，果如蔣主席前電所云將遣五萬人於江蘇，則以之安插於開河之工作，必爲可能，而收効亦速。丙，江北方面人民負擔實重，裏下河各縣每兩附徵平均在二十元以上，政府興辦一事，均在農民身上去領教，人民疾苦不堪。言之殊覺痛心，但江北沿海各縣，本有內地灶地之別，而田賦帶徵各款均不及於灶地，灶地此時墾熟者已屬不少，對於田賦概係蘆課，則負擔甚輕，殊屬不平，此後政府應採用均賦辦法。一面政府收入可以增加，一面人民負擔亦可以均等。丁，鹽墾區域一帶又有一種特別情形，農村較有組織，不過農民智識程度比較江南相差甚遠，此後對於農村改進事項，如農民教育等，在此地段多做工夫，比較容易收効，而作漫無組織的農村之模範，以期逐漸改善。戊，江南農人附業，偏重蠶絲，本年度本廳已有整個之計劃，從事改良，下年度對於江北棉業，當爲特別之注意與改善也。（問）廳長此行隨員有幾？（答）隨員不多，僅有第

一科長孫恩騰，因其主管農業，又於棉作研究有素。第二科長郝崙捷，郝爲鹽城人，於裏下河一帶情形甚熟悉，而第二科又主管農民經濟及農村教育等事項。此外有合作事業指導委員王志辛，王又兼任江蘇省農民銀行副經理，順便接洽農行基金問題，已有端倪，將來江北農民經濟上大可改善。餘則科員一人衛兵兩名而已。記者至此興辭而退。」——時報

海濱拾葉錄

「近海地常濕。無山天更遙。

雲從半空起。風竟六時颺。

魚蛤供饕餮。蒲鹽奉稅饒。

誰憐瀕斥滷。生計日蕭條。」

——張季直：觀海詩——

通揚航路觀感

汽車停在十六鋪船埠，何先生和我上了大慶輪。又使我追憶起十七年到江北鹽墾區的

印象了。那時十六鋪有點亂糟糟，船停在何處也找不到。雖則靠馬路有「大達碼」頭的招牌，走到江干就頭昏！觸眼都是停泊的輪船，認識是模糊極了！這是旅客同感的小不方便。現在江干各碼頭都編了號，晚上的號燈透明着，一共十八個碼頭，雖則號燈上亞拉伯數字不免是點疵弊，然而外國文在上海灘偏算是最通行的。

大慶輪停在四號碼頭。這隻船是專門航行上海南通揚州間的。若要考察農村怎樣的破產，可以問問大慶輪每年運出多少江北的農民到上海？若要考察上海社會怎樣的奢侈，可以問問大慶輪每年由江北運出多少豬和雞？

通揚航路上共有兩家公司經營着：一個是大達，一個是大通。合計有船七隻，表如左：

公司	船名	噸	數	進水年份
	大達	九五〇	一九一八	
	大達	九五〇	一九二〇	
	大蘇	五〇〇	一九二〇	

(單位噸)

大通	隆大	七〇〇	一九二一
大通	洪大	七〇〇	一九二一
大通	志大	七〇〇	一九二一
大通	正大	六〇〇	一九二一
總共	七隻	五、一〇〇	—

七隻船中大慶輪資格最老，牠的建築費三十萬元，是江南造船廠的出品，保險一百年。超等艙由上海到揚州票價祇要二元，官艙一元五角，房艙一元，統艙五角。祇要五角錢就陞一級，客人還是統艙多。賬房先生的意見是願意裝豬，每隻運費二元一角，不僅是管理便利，而且還不管飯。

開船的先頭，繆先生夫婦，孫先生，沈先生相繼來了。「新婚燕爾」的繆夫人，把繆先生的床鋪好了纜下船。我們看了一陣報，談了一陣話，結果不等開船就睡覺，這次僥倖沒有踩着蒙頭露宿的旅客！

第二天上午到姚港，到姚港船應停不停，一直把我們送到天生港；狼山像煞是香爐，兩邊的小山好比是蠟燭，一路上如斯的鑑賞着；據說這裏是長江江面最闊的一段，兩岸相

距數十里，水勢很湍急，北岸坍塌的地方很多，狼山又有下江的可能性！可惜岸上許多良田美池，還有造火柴桿的白楊樹。

南通唯一的碼頭天生港，建築得很鞏固。皮棉如山的堆積着。除了中國船而外，一律不許停靠，在揚子江流域算是替中國人爭了一點面子！

喬公墓

許振先生引導我們到了喬公墓，張季直先生的銅像岸然的聳立着！我們肅然的參謁了，而後悠然的在這名園裏遊憩着。

張先生在南通創立的事業，都具有一種偉大的遠見！比如中國的食糧是夠的。（把環境改造一下，中國的食糧一定夠的。參看中國問題裏幾個根本問題。——商務版——）而中國的棉織目下却是不夠的，所以他竭力倡導「棉鐵政策」，要把整片的荒地開發植棉，不僅救濟了紗布的貧乏，而且還可以製造大量的火藥。把埋藏在地下的鐵鑛開採，一切機械的原料就有着落，中國人要能夠個個有飯吃，有衣穿，有機械使用，然後國家纔能夠富強。理論上本應該人人都幫忙，做起來不免有點麻煩！比如張先生在清朝以狀元的地位，

在民國以總長的地位，政治環境如此之好，而實際上還到處碰壁，（參看張季直先生傳記。——中華版——）數十年僅建立了一點棉業與棉織業的基礎，鐵業和鐵工業就在他理想中殉葬了！所以有人嘖嘆他是一位「失敗的英雄」，想來真有點實在。再想我們計劃的開發江北墾植專區，不要也步武這位「失敗的英雄」的後塵吧！想到這裏，又想到何先生一向是樂觀的。而繆先生這番又抱着一種大經綸，我們的視察團中應該取締這些灰色思想的。

回來說齋公墓吧，齋公（張季直先生的別號）逝世之後，從前經過齋公識拔的同人，大家都聚精會神來經營這個齋公墓。例如許振先生即是其中之一，園中花草裝飾完全是出於他的意思，據說銅像四週的花是四季開不斷的。而各省徵集到的花木更加琳瑯滿目，可稱為南通的植物園。四川的杜仲也有幾顆，我在樹下拾到一片落葉，不禁有點鄉思！所以這篇東西要命名為「海濱拾葉錄」，匪特表示文內是紀念此行的片段，而且還夾着我個人的思感！

通海墾牧公司一瞥

汽車在縣道上行駛，有些蓄着長辮的遺老式的鄉農映入眼簾，褚老先生說：「這是有種孝行的關係在裏面，他的父母死後，方把辮髮剪下，釘在棺材裏面，表示他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意思。」如然？那還應該在身上割一塊肉添進去，不然僅有髮而無膚也。況且在「不敢毀傷」這一句上根本就講不通；算來還是一種陋俗。

下午一點鐘到了通海墾牧公司。這算是鹽墾公司的開山祖師了！創辦人是張季直先生。從前的經理是江知源先生，現在的經理是于敬之先生。牠有地十萬畝，已墾九萬六千畝，資本總額五十六萬元。平均每畝祇花五元六角，事實上每畝自荒至熟約耗成本二十四元。除五元六角外，其十八元四角的來源，一部份靠佃戶的訂守，（俗寫頂首，即是押租。）一部份靠公司每年開支的工程費。所以牠的田地是頂值錢的。其他的鹽墾公司有的每畝祇值幾角錢，至今還是一塊石田！

在鹽墾區內計算面積的法子又有一種特別，最小單位叫「塊」，又叫「條子」。塊的四週有溝澗，而塊的大小各有不同。表如左：

公司名稱

每塊折合舊畝

通海墾牧公司

二〇

大有晉鹽墾公司

二五

南通學院基產地

三〇

大賚鹽墾公司

五〇

華成鹽墾公司

六〇

新通墾植公司

一〇〇

大概將近墾熟的公司塊的面積最小，如大有晉，大豫，大豐，裕華，耦耕堂，……都是二十五畝算一塊。佃戶每戶至少都種一塊，兩戶合種一塊是極少數的。一戶種若干塊除通海區外便很普通，如像大豐公司的阜豐區內有二戶都各種二十塊，每戶種五百畝大的面積，真是駭人聽聞的事！無怪繆先生在講壇上要嘆惜「地大而物不博」的鹽墾區！

墾牧公司內還創行一種「崇劃制」，牠的影響亦有好幾個公司。「崇劃制」即是田底田面制，佃戶初次租田時須繳納「訂守」若干，即獲得田面永業權。以後土質改良，地價增高，而田面之代價亦須多給。業主雖有田底產權，買賣關係亦必取得佃戶同意。最近墾

牧等三公司的地價及田底田面應得，表如左：

公司	每畝地價	田底應得	田面應得
墾牧	五〇——八〇	三〇——五〇	二〇——三〇
大有晉	三五——六五	二〇——四〇	一五——二五
大豫	三〇——六〇	二〇——四〇	一〇——二〇

墾牧公司的佃戶大概都是海門人。據說海門人好些是蘇州移植來的，我想這決不是代近的事吧？然而「海佃」在鹽墾區內倒是一個專門名詞，海濱一片大地都望「海佃」去開發，可以說他是開墾的急先鋒！墾牧，合德，耦耕堂等幾家比較成功的公司，牠的佃戶大概都是海門人。我們所經過的十個公司，「海佃」成分要佔百分之六十至九十。這原因是「海佃」幾乎都是墾荒專家，積有歷代之經驗，而一般都能忍苦耐勞，公司方面所以最歡迎這種佃戶。如像阜甯縣的華成公司爲了要招「海佃」，不但不取他的訂守，而且由公司墊給安家費，旅費，起家費，由通海一帶把他們歡迎到阜甯去，可見「海佃」在鹽墾區內是佔有一種勢力的。

江知源先生不在公司，吃飯問題已經不像從前。「四盤四碗」的規矩不曉得從甚麼時

候取消了？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飯，接着就到一堤去，一堤是一條防海的大堤，長度有一百六十丈，從前是土堤，張孝若先生所謂：「……那裏曉得到了光緒二十八年的秋天，幾回大風潮，拿新堤打得零零碎碎，破壞不堪！在最緊急的當兒，我父在天地昏黑的夜間，帶了江君等到海邊，露立在破堤上。督工拚命的將堤岸加高趕築。我父和他們說：『我們要拿血汗來和大風潮奮抗，看看究竟我勝牠？還是牠勝我？』」（參看張季直先生傳記）不曉得是不是指的這地方？而這幾句話的精神雖是很值得欽佩！在事實上未免仍是一個難題！不要講大風潮，就是普通潮汎現在還可以衝到堤脚下，公司當局因為土堤易毀，所以已後就改建爲石堤。石堤還是不牢靠，現在正改建着混凝土堤。每丈經費約一百元，合共一萬六千元。改善工程的決心和努力，其他公司是望塵莫及的！

共產黨的大豆腐

從墾牧公司回到餘東鎮，汽車要加油，人要喝茶，又在鎮頭耽擱一陣。餘東鎮頭有座堡壘，據說是共產黨在這一帶燒殺得很利害，居民自動的起來保衛，建立這個堡壘在鎮頭，一遇匪警，馬上在堡壘內架槍，在彼此的輕兵器的環境之下，菲薄的堡壘倒也有極大的

作用，餘東鎮的安全是靠着牠。

大有晉公司區內鬧共產黨鬧得頂利害！據說有一位工人運動的專門家是本地人，他在城裏失了勢，就回到家裏來搗亂，由於這點「星星之火」，弄得烏烟瘴氣，除掉公司附近而外，差不多區內全受毒！一時間的「赤氣恐怖」，蔓延在這塊大地上；農民多被脅迫加入，其實完全「莫名其妙」，不過爲了他們「抵租」的口號炫惑了理智，後來清勦結果，擄獲的共產多數都是佃戶，鞫訊他的黨的內容，他簡直是個門外漢。有一位據供是「共產黨的大豆腐」。他連「大隊附」的名字還弄不清。祇要你拿一本隨便甚麼簿子向他們說：「你是共產黨，這簿子上有你的名字。」他將毫不考慮的答應「是的」。——這是一位身臨其境的職員向我說的。

公司的三層樓上的露臺，可以瞭望很遠，不但沒有再高的房子礙眼，而且大樹都望不見一根；我們爲要「欲窮千里目」，在第二天落着小雨點的早上，就登臨了一回。

前三年在這露台上所望見的大地上的屋宇。田畝，阡陌，都不似現在在密，而且目前正是收花期，據說每天有五百輛小車運輸着，平均每輛載重一百斤，每天即有棉花五萬斤流出，收花期假定是三十天，祇是大有晉公司一家即有棉花一百五十萬斤貢獻給社會，真要

把墾植專區一千三百萬畝土地開發起來，決然不會「地大而物不博」的。我在這露台沉思了一會兒，那面市尾就轉出若干的運棉小車來，從微風的吹送裏，隱隱聽見辘轳之聲，儼然奏的是農村交響樂。

大有晉公司從前我譬喻牠是倒霉後的「甯國府」，現在看來還是不差。比如賈寶玉出了家，就等於各股東散了夥；比如甯國府被抄靶子，就等於公司把晉南，晉餘，海宴，東餘等區一部份的地畝劃抵銀團的債務。該公司已墾未墾地畝共計二十七萬畝。早已分配得妥妥當當。表如左：

分配用途	畝數
分給股東及同人紅利	二〇、〇〇〇
分給股東	一〇〇、〇〇〇
售出	五〇、〇〇〇
未園	五〇、〇〇〇
新股	五〇、〇〇〇
總共	二七〇、〇〇〇

這樣看來，公司豈不是可以「關門大吉」了嗎？好在東方上還有救星；除第二項的十萬畝名下有四萬五千畝由股東委託公司代管外；鹽業部份仍歸公司營業，該公司東面尚有六東，御東兩灶，共灶六十九副。供煎地尚有四千二百餘畝，焙場四千畝，每年收鹽一千五六百引。這兩項收入纔勉強的維持了公司的生命，雖然公司對外已經是叫「整理委員會」的了。

推其所以失敗之由，原來是：「本公司入手辦法由小而大，實因事實之需要。逐漸擴充，以致業務進行時形掣肘。原議股本爲收買鹽垣草蕩，尙屬不敷！而工墾之需，皆冀取於墾利。不料民四五兩年大水，首受打擊；至民十則全部失收！負債累累，公司各項乃告停頓。經股東議決停息還債，民十七股東以連年無息，嘖有煩言！復經股東會議決：除已還大部份債務外，其未清之債，由各股東分認歸還。按股已分之地，聽由股東領去自管。」（該公司略歷）原來是害的消化不良症，同時又害貧血病。

走到遙望開的西端，不但出了公司界，而且出了南通界。這裏是如皋縣的大豫鹽墾公司了。大豫與大有晉這兩大之間的分別並不多，至多是有晉招牌是「整理委員會」，而大豫則叫「清理處」罷了。祇要看該公司購地繳價兩項即需款二百二十萬元，而股本總數

僅一百五十萬元。怎麼能夠發展？貪多易失的結局，同大有晉害着一樣的病。

江蘇省墾植專區展望

最近江蘇省政府劃定東臺縣角斜場起至漣水縣陳家港止，爲江蘇省的墾植專區。因爲這個專區內有荒地一千二百餘萬畝。其中官有塗灘約四百萬畝，民有荒地約六百萬畝，鹽墾公司荒地約二百萬畝，這一千二百萬畝土地，全部均荒棄着！倘若能夠悉數開墾，闢爲棉田，假定每四畝年產淨棉一擔，總收約三百萬擔。足以抵銷每年進口棉花之全數。國家即可增加一萬萬元的富力。這件事不僅是江蘇應即施行的大政方針，也是全國都該注意的問題。而實施這個政策當然要由政府負責，以政府的力量來克勝種種的困難，然後纔有達到目的的希望。可是政府現在財政支絀異常！這件事又需要很大的經費！怎樣纔能實現呢？繆先生曾想出一個辦法來，這個辦法是四年中共借款一萬萬元，組成江北沿海信託集團農場。「上承政府之特許，下受人民之委託。……秉承政府之意旨，作人民之佃戶。故雖執管全區之地產，而不礙人民之產權。經營獲取最高之生產，悉屬人民之利益。……採用大農制度，統一水利工程，提高農工生活」（參看發起江蘇江北沿海信託集團農場計劃書

草案）省政府已經組成江蘇省墾植專區委員會，推定冷禦秋，何玉書，董修甲，李明揚，繆斌五人為委員。由委員會決定先組專區視察團，實地視察一次，作成報告書，供委員會的參考。所以我們有這次的旅行；至於詳細情形，最好參看計劃書草案和視察團報告書。我不過在身臨東臺時，對於這偉大事業的展望中，提示這麼幾句而已。

東臺的訟風

到東臺，我們住在大東旅社；過海安時會會見韓紫石先生，何先生對韓先生談起救濟江北穀賤問題，韓先生毅然答應出面維持，他這種熱心公益的風度，使我們感動！我們在海安鎮的有斐旅館歇腳擺飯，而動身赴東臺的時候纔知道海東綫已可通車，這條汽車道是二十五軍修築的軍運路，全長八十里。我們不過三個鐘頭便到東臺，從前一次完全是水程，差不多要費一天功夫；現在固然感覺到交通便利的便利，同時又感覺到兵工政策的重要。

東臺據說是訟風最盛的縣份，城內開着四五十家旅館，多半是為起訴的闊客設備的。考察訟風最盛的緣故，中間也曾小小有一段歷史：「某皮匠殺死了一個小孩，已經人證俱獲

，朝廷定了斬決的處分；而某訟師偏偏賣弄技巧，跑到海安鎮運動一個旅館，替皮匠在犯殺人罪的前後幾天登了投宿的名字，於是因為證據關係竟翻了案而把皮匠放了。」大家以為打官司是頗有辦法的，於是就養成這種民風；這和如皋人癖嗜花草者顯然是兩途。其實「花草精神」的毛病倒在次，東臺政治上最要緊的應該是「必也，使無訟乎。」

東臺城區很熱鬧，不過文化恐不及南通。例如南通有八種日報，如皋祇有四種，東臺僅僅兩種了。我們在紅蘭別墅吃晚飯，這裏會見東興鹽墾公司經理后大經先生。據他說：「東興有地十萬畝，始終墾而不墾。有灶三百零六付，今年出鹽一萬引，每引折合八十四斤，總共產鹽八十四萬斤。銷路則分內河外江兩食岸。」

大豐公司一瞥

大豐鹽墾公司是淮南各鹽墾公司中負債之尤者也。總共負債二百五十萬元。地畝總數五十九萬三千畝，平均每畝負債約四元。考其所以負債的緣因，固然與大有替大豫同出一轍，而該公司賬略內「福食」一項，也就大觀得很。表如左：

年度

福食費用（單位元）

七	八、一五三
八	二〇、六七八
九	三二、三〇〇
十	二三、七五〇
十一	一九、六五六
十二	一一、三〇一
十三	九、八八九
十四	一二、〇一六
十五	一七、三四四
十六	一九、八五四
總共	一七四、九五〇

該公司股本二百萬元，十年中消耗於吃喝一項幾佔股本十分之一。怎能不負債呢？據我走過兩次鹽墾區的經驗，好像各公司都僱有著名維揚廚師，專做筵筵細點；所以張季直先生的整理鹽墾公司芻說上要說：「各鹽墾公司之開支也，脫胎於鹽。鹽以習慣而奢，墾

非儉不立；……今欲趨於儉，非逆其勢，而制之以強力不爲功。……」不然的話，誠恐要「坐吃山空」了！

大豐公司的西北尚有廣大的牧場，牛羣極夥；我們到四卯酉河去的時候，斜陽還在天邊，許多野牛散漫在大地，據說共有三四千頭。每頭祇值二三十元，出賣時須僱捉牛專家來捉，每頭捉費五元，捉時頗不容易，雖比不上西班牙鬥牛的危險，因爲牠力大而善長距離跑，倒也輕易捉不到手。這些牛大概是銷上海作肉用的。若不捉牠們去宰，牠們就在這塊廣場上無爲而治的繁衍着，倒也與世無爭，逍遙自在。

四卯酉河回來，東邊天上挂着大餅那樣大的月亮，四面沒有障礙物，真是薛仁貴所謂的「皓月當空」了。可惜我不是詩人，不曉得詩人來賞這裏的月亮應該做那種詩？

回到大豐公司，洗了一個澡，好像脫了一套衛生衣褲。適然的睡在床上看公司的統計表。原來該公司共分二十區，已墾的祇有十一區。共有佃戶四千零九十六戶。最近十年間公司總共收入春秋兩熟租數：棉花十萬擔，雜糧五千擔，麥子一萬擔，豆子三百擔。

上番大豐公司發生業佃糾紛問題，我曾咀咒過公司當局「祇知道收租，不知道使佃戶有租。……」誰知該公司現在已經設立農墾訓練班。收有學生四十名，除授以農墾學科外

，還注重農事實習和軍事訓練；第二天早上我和何先生及公司經理朱警辭先生特到學生的蔬菜實習區去看，儼然就是一個小小的農事試驗場，看過之後，真是令人滿意。

裕華公司一瞥

大豐公司出賣的一部份土地，共計二十二萬二千畝，他們組成了一個極其摩登的公司，名叫裕華墾植公司。惜乎仍然脫不了鹽墾公司的習氣，就是虧空了七十七萬元的債，還有十八萬三千畝土地荒棄着。

不過裕華公司的確是一個摩登的公司。牠有一座揚水機廠，有二百匹馬力原動機一座，二十五吋口徑抽水機二台，這在江蘇新式農具中要算表表的了！蘇州省立農具製造所的原動機纔祇四十四匹馬力，製造的抽水機最大口徑祇有十二吋，同牠比較真是小巫見大巫呵！惜乎牠是大而不當！因為中卯西河沒有淡水的時候，經不起牠一抽，海水倒灌的時候，又沒有地方排洩。所以牠一九二六年創立以後，至今還沒有正當用途；寫到這裏，又想起牠的一點小掌故：據說這部機器是由日商三井洋行包運包裝的。在裝置好了以後，東邀許多遠客來參觀這個西方物質文明的產物來施展威力！那位外國工程師把馬力開足，機器的

活塞不住的動，足足兩個鐘頭一滴水也沒有抽進來，於是遠客掃興了！工程師惶恐了！公司當局懊喪了！後來有一位學機械工程的同胞發現那抽水機的車葉裝反了，所以開了兩個鐘頭都在排空氣。又後來那個外國工程師就死了公司裏了。」這樣看來，那十三萬元的代價是有點虛擲了！

裕華公司的軋花機尙在使用人工，電燈也沒有。二百匹馬力的原動機的確有點虛擲！可是新式的倉庫和打包間則甚適用。倉庫共兩個，上下都裝着美國人牌的油毛毯，這是不怕潮濕的。容量五千擔，造價一萬二千元；打包間有車輪式人工打包機一台，價值五百七十兩，用六個人每天可以打就三十包，每包重量二百四十磅。這種棉花包大約可以運到外國，因為牠用的堅韌的麻袋和鐵條裝包的；決不像其他公司用女工拿根麻繩隨便縫縫，好些花衣都露在外面。

裕華公司的二十二萬二千畝土地，已墾者祇有天華鄉的三萬九千畝。其餘都荒棄着；尙是「蓄草供煎」的原始時代；天華鄉共分六村，佃戶一千二百五十戶。

裕華公司有測候的設備，摘錄牠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三年間的氣象紀錄，便可代表鹽墾區內之一般氣候。表如左：

年	平均氣壓 (mm.)	平均氣溫 (°C)	平均濕度 (%)	總共降雨量 (mm.)	平均蒸發量
十五	七六·〇〇	一三·九六	七〇·九三	二〇一四·三	四·二〇
十六	五七·九三	一三·八九	七八·〇一	一〇一三·一	四·二一
十七	七五·九二	一三·五二	八〇·四八	九三一·〇	四·六二

公司內一切都很摩登，測候室，化驗室，設備亦甚完全。診療室的陶醫生告訴我：「佃戶中所害的病百分之七十是屬於花柳科。」這種都市流行症怎樣會蔓延到邊鄙的農村？我覺得有點奇特！陶先生又說：「這由於他們真操觀念忒薄弱了。」可見胡漢民先生研究實業計劃的結果認為總理是主張「先養後教」（參看新亞細亞四卷一期。）的確是頂對的！一個人飯都沒得吃，還談甚麼教不教？等到有飯吃，「教」就很要緊！如果不教，缺少真操觀念，馬上就有百分之七十的都市流行症發生。「飽暖思淫慾，」裕華公司就有實例。

由鹽城到華成公司

西團經百駒而到鹽城，可算舟車勞頓，水陸兼程，下午五時十五分纔到城濠邊。沿途

看見四年前所看見的舊式水車，仍然不長進的在河邊自轉着；今年武進鬧旱，全靠七百架電力化的抽水機救活了農田。江北也鬧旱，可惜這種風力化的水車就沒有辦法！

離城不遠，看見美孚公司的大煤油庫。進了城，原來城內沒有電燈。許多大商店都燃着煤氣燈，每年消耗的煤油自然不在少數！無怪樂極非路要發財！

吉齡子的肉真好吃，而且其價頗廉，每個僅值五個銅板；蘇州闊少買一個吉齡子來喂，至少要花數十倍的價錢，吉齡子的「公館」代價還在外。而且除了「鳥語花香」以外，別無用處。

我忽然想起自己沒有本錢！否則在鹽城開一月電燈廠恐怕是會賺錢的。或者開一月吉齡子罐頭食品公司恐怕也是會賺錢的。

在鹽城的南陵旅社宿了一宵。第二天乘船經上岡而赴鞞港。第三天早上三點二十分鐘纔到。

這裏是南通學院的基產地，也是「歷有年所」的射陽河計劃建閘地，射陽河在這裏是走的大弓背，倘若把河身改直，東端建上一個大閘，不但可以把淡水留住，下河一帶不致鬧水荒，而且還可以把鹹潮堵住，海水不至倒灌進來，於農事，於飲料，那都有很大的裨

益！這種話本用不着我說，隨便拉着一個農人問他，他不猶豫的回答：「若是陽河建了閘，我們這塊地方就值錢了。」事情確是這樣的，政府應該趕快去負起這個建閘的責任。

中午到了華成公司，同經理張民撫先生談了半天。因為今天計劃祇要到新港爲止，而潮水又要下午四點鐘以後纔來。所以有這許多空閑功夫聽他講故事。

第一個故事可以算是公司失敗史：

「馮華輔（即馮國璋）辦這個鹽墾公司的時候，許多投奔他的人他都安插在這裏，除供給「福食」外，每人每月送兩塊錢零用。故人稱華成爲「眼鏡公司」。

那時公司真是繁華極了！有兩隻推窗亮格的大木船，一隻叫「韓家船」，一隻叫「徐家船」。輪流的來往阜甯城。船上還可以帶姑娘、真有紅樓夢的景象。

繼後公司經濟逐漸竭蹶，於是採用急進政策。購置耕田機械，一耕就有六英寸深，本來瀆已經降下，反而把牠翻上來，以至顆粒無收；現在公司負債已有九十二萬元之鉅。」

第二個故事可以算是經理被綁記：

「十九年正鬧着股匪，我想把家眷送到阜甯城裏去，想不到在路上就遇見股匪了。除去衣物被搶外，我同幾位公司職員都遭綁票。在匪巢住了幾十天，損失數萬元。後來因爲

駐軍清勦，我纔脫了險，但是已經吃了不少苦頭！」

皮先生聽他津津有味的說着，幾乎還替他編了一個劇本。分幕表給我們看，從被綁到脫險，竟有十幾場。

該公司有地七十萬畝，已墾者五萬畝。股本總數一百二十萬元，早已「如數兩訖」。所負債務因得債權者之諒解，自民國二十年起止息還本。現在似乎是採取慢進政策了！

八灘一夕談

小輪趁着漲潮，一夜直航九十里。翌晨五時即達新港，我們一行在八點鐘纔上岸，據說這地方從來沒有到過縣長以上的官，我們總算榮幸的到了真正的民間。

新港到八灘祇有二十里。雖然有小車，倒不如步行的好；新港八灘間有一條通濟河，這河忒不深了！許多裝着豆餅的木船都用一條或兩條牛牽引，船底似乎在與河底接吻，船頭上居然湧起拖泥帶水的浪花，好像象徵着這是水運。

兩岸全是一片長草之地，遠望數十里，不見一顆樹。

八灘是個大市集。歡迎的紅布橫在街上，我們到八灘小學休息；今天祇走二十里就要

住下，大部份人主張繼續前進，鄉導官許先生不答應，他的理由是：「這裏到陳家港是蠻長蠻長的九十五里，完全是荒灘。我們應該早起早到，不然路上有許多困難。」

沒有法子，午後到市集上去參觀兩家油廠。這兩家油廠給我們證明了機械的効力：

乾和油廠

鼎和油廠

資本一萬六千元

資本七千元

用二十四匹牛滾磨

用二十四馬力發動機牽引機械滾磨

用土榨（土榨又名天龍）

同上

日出九六〇片豆餅

同上

日出七百斤豆油

同上

每日營業收入三百餘元

同上

每日工資約四十元

同上

日獲純利約十元

同上

晝夜工作

每日開動機械五小時

資本可以減少一倍以上，工作時間可以減少三倍以上，而其結果是相同。所以離此六

十里的東坎鎮，那裏十家油廠全然是使用機械的。

油廠工作的工人大概都不穿褲子，管蒸倒豆粉的工人大部份是靠一雙腳作工。那種工作程序寫在紙上忒麻煩，總括的說他們的技巧是爛熟極了！廠方每天限作十二掙，（每掙二十二片豆餅。）每月每人工資四元。多作一掙，另添小錢七十五個。

掙了油的豆餅是肥料。每片約重九斤，市價祇值二角五分。大概都銷秦縣，如皋一帶。春天則銷無錫，武進一帶。

此外，又去參觀了一個小學校。晚上八灘小學的學生來請繆先生等題字。繆先生寫的是「農業救國」，皮先生寫的是「團結精神」，孫先生寫的是「生產神聖，游惰萬惡。」許先生寫的是「增加生產」。這幾幅字，確實可以說明此行的願望了。

披星戴月曬太陽

雖然沒吹起床號，早上六點鐘我們都起了床，月亮還帥領着羣星侍候在天上；吃了早點就動身。

出了八灘不遠就到淤黃河，淤黃河的河身原來是淮河下游。黃河奪淮以後，不久黃河

改了道。據說現在廢河底高出運河底一丈四尺多。武同舉先生所謂：「中古以降，淮爲黃佔。流沙層積，地勢中高而南北均下。……」（參看淮系年表。）我們大搖大擺的經黃河底由淮南走到淮北。祇看見有點小池塘在中間，專供八灘人作飲料；從前浩瀚的奔流，早成了滄桑的史蹟了！

正午纔到新南公司吃中飯，半天中看見極少數的陌生人，極極少數的房子，好些地方沒有路；草是快割完了，遍地都有尺把高的鹽蒿子，有些地方還有鹽霜。中間比較好的地方長着獐毛草或者蘆葦，我們就在這種地方走了六十里。皮先生幾天沒有剃鬍子，頭髮也有點衝冠的形勢，他自己開玩笑的承認他的鬍子是獐毛草。我在這沉悶的長途中，除的默念篇首所引的詩可以破除這個寂寞外，本來想做首把正經詩，可惜一時來不及，祇做了幾首開玩笑的打油詩，其中一首是詠皮先生的鬍子和頭髮的：

鬍似獐毛草，
髮如蘆葦堆，

夫人不相識。
疑是標本來。

下午從一點二十五分走起，一直到六點四十五分纔到陳家港。按公認的距離說這祇三十五里，共費五點多鐘，纔走三十五里，我一定不相信。

路上的景緻，其實沒有甚麼，祇有怪難看的幾朵雲。一沒有山，二沒有水，既沒有樹，更沒有樓，一切雲的陪襯物都沒有。就是幾朵雲，簡單明瞭的貼在天上怪難看的。好像臉上貼膏藥。

左邊的太陽快要下去的時候，走近了運鹽河。遠處似乎又是雲，據說「不是雲，那是鹽。」跟着運鹽河一直走得墨者黑，纔從一盞氣死燈的逗引裏到了陳家港。何先生對我說：「今天可謂『披星戴月』了。」我說還要添半句，他問「添甚麼？」我說：「披星戴月曬太陽。」

濟南場

到了陳家港，算是把江蘇省墾植專區走通了。我們快意的借宿在大源公司。

濟南場據說是「因為淮南開墾盛行，產鹽日少。淮北故有七公司之組織，以救濟淮南。」所謂七公司者，表如左：

公司名稱	成立時間	地址	資本	曬鹽圩數
			(單位千元)	

(民國紀元)

(單位千元)

大源	二	陳家港	一、〇〇〇	四〇
廣濟	二	燕港	六〇〇	二四
裕通	二	燕港	六〇〇	二〇
慶日有	三	陳家港	五〇〇	二〇
大德	(前)三	堆溝港	五〇〇	二一
大阜	(前)一	堆溝港	二五〇	一〇
大有晉	三	堆溝港	二五〇	一〇
總共	—	—	三、七〇〇	一四五

那個圩數是每圩等於一千五百畝。七公司最近五年生產總量表如左：

年份 生產量

(單位萬擔)

十七 五二〇
 十八 五八〇
 十九 六〇

二十 一七〇

廿一 三二〇

那個擔是等於司碼秤一百十三斤。所以多十三斤是備作滷耗的。歷年滾成的現貨尙有一千三百萬擔，值洋八百萬元。真是不景氣得很！今年鹽務署限制產量每圩二萬二千擔。這種產業統制的辦法，在中國鹽務上是早實行了的。

淮鹽銷行湘，鄂，皖，贛，四岸及食岸。由鹽場運出每擔成本僅一元五角四分五厘。而湖北省價每擔要值十六元。預算今年假定七公司總收入四百九十四萬四千元，國家徵收正稅每擔四元五角，即可總收一千四百四十萬元。附稅極不一致，平均每擔約收六元半。總收當在二千萬元左右。鹽之一端，其利如此之溥！可見凡事政府拿牠弄定辦法，稅收必有可觀。

淮南的煎鹽法是淋滷之後，用政府頒發的三個鐵鍋依次把牠煎起來，到最後一個鐵鍋水分已經蒸發到相當程度，就用皂角水或豆腐漿來點滷，於是就結晶成鹽。因為煎的緣故，燒草往往數晝夜不熄，燃料一項開支最大；淮北採用的曬鹽法，不花甚麼成本，冬季引蓄海潮於圩河窪地，春季再引入曬格，俟水分減至重水表二十五度時，灑下種鹽，地面之

滷質即結晶成鹽。曬鹽期間約一月，「小滿前後十八掃」，那十八天是旺收之期。據說曬鹽的成分鹽化鈉要佔百分之九十，水分及雜質佔百分之十。

淮北除了濟南場，尚有板浦場，中正場，臨興場，不過都沒有公司一類的組織。

海州港

從陳家港乘小輪往楊家集，上午十一時餘到達，改乘汽車經板浦到新浦，剛剛到下午五點半鐘。

新浦鎮從前祇有幾間民房，自從隴海鐵路通到大浦以後，新浦鎮便突飛猛進的發達起來！旅館有四家，澡堂有兩家，書店有四家，罐頭食品公司有四家，放氣的老虎灶有十幾個，轉運公司有十幾處，汽車行有幾家，洋貨店有幾家。比起灌雲縣城還漂亮，比起東海縣城更漂亮。

我們住的東亞旅館，雖然比不上上海的東亞旅館，在這次旅途中除了南通俱樂部賓館而外，就要算牠最漂亮；而澡堂的定價每人大洋六角，是比甚麼地方都貴。據說愈到北邊價錢愈貴，因為水是不易取得的！

第二天上午我們乘汽車赴墟溝，據說有六十三里。沿途看見隴海鐵路的工事正在進行，許多工人挑土方。隴海鐵路祇差三十四公里便可以到達黃海，鐵道一通便可啣接海運，不僅造成江蘇唯一的海港，而且還可以繁榮江北的市場。

墟溝是一個小市集，靠山之陽有西式建築物兩幢。一是漁村師範，一是白寶山的別墅。白氏前天剛回到此處做壽，我們就借他的公館歇腳；在走廊上我用望遠鏡窺測黃海中的西連島，那裏還有許多紅洋房。全是路局建築來避暑的；島上據說有幾百戶漁民，大概都經營着拖網漁業。海濱勻鋪着細沙，四面風景都很好，這是天然的海水浴場。

西南方全是雲臺山，雲臺山是江蘇最高的山，有六百餘公尺高。從前峙立海中，相傳由蒼梧飛來，所以又叫蒼梧山，另外還有八種名字。海勢東遷，雲臺山也就得登此岸。山上風景佳麗，木石清奇，誠然是江蘇第一名山！可惜望遠鏡裏所看見的全然是平面的東西，等於翻一部山水畫譜。

由墟溝到孫家山轉老窰，總共十四里。一部份人騎驢，一部份人坐轎，還有一部份人走路。這裏本有山路可通，無奈路局正在進行工事，有兩處還開砲轟山，遍山都是五丁力士，當然不很方便；繼後改走海濱，一陣走在如棉的細沙上，驢腳印下很深的痕跡。一陣

走在亂石堆裏，轎夫們說着許多術語。有時浪花還濺在腳上，這樣的到了老峯。

老峯就在海濱，西連島祇有一水之隔，兩端距離的海面大概三公里。這是路局預備建築臨時碼頭的地方，大約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前後便可完工。隴海車直達此處，客貨由此下船。總理理想中的海州二等港和兼漁業港就要實現了！

我們這次除了視察墾植專區，還負有視察海州開埠的使命。海州開埠的問題，地方人士也有種種意見足供參考。政府現下最要緊的是公佈市政計劃，不然人民毫無組織的隨便購買土地，修造屋宇，經營事業，將來改善起來就很困難！聽說已有許多人在那裏經營地產，更覺得市政計劃需要的迫切！

隴海路上

隴海路上徐海段本沒有頭等車，錢局長特撥了一輛頭等車來給我們座。路上看見貨車滿載着雜糧棉花和豆餅。據說每月平均出口一萬噸，旺月時竟載過二萬噸，這還是目下的情形；將來海港成功，貨運一定更發達。再將來能夠和裏海橫貫鐵路接軌，東通太平洋，西達歐羅巴，價值可駕西比利亞鐵路之上！

從新浦到徐州祇每天有上午七點零五分的一班客貨車，三等票價是三元二角，下午三點四十七分纔能到，中間要經過十四個站，有個站名是阿湖鎮，就是京劇中的全武行「惡虎村」。有個站名是新安鎮，就是京劇中戴紅鬍子的女士匪所盤據的那個「新安驛」。還有瓦窖，砲車，運河，大廟，許多不倫不類的站名。

這些地方的出產都是小麥，高粱，花生，烟葉，豆類，雜糧等類；輸入的東西是布疋，棉紗，洋油，雜貨之屬。

據說隴海鐵路的終點原來計劃在江蘇的海門縣，繼後纔改在東海縣。將來新浦到老窖的三十四里修通以後，該路即以八百五十四公里的幹路綫超過北甯鐵路而居中國現有鐵路長度之第四位了！

徐州一瞥

從前的徐州府，現在叫銅山縣。下午到了站，果然是交通的要點，氣象萬千！鐵橋橫空中，鋼軌睡地下，黃包車等在車站外。

銅山是江蘇十個十萬人口以上的都市之一。南北貫着津浦鐵路，東西貫着隴海鐵路，

成爲商業上，軍事上的要區。煤鑛經報案開採的鑛區面積，有十一萬公畝。每年輸出的小麥，花生，高粱，黃豆，各值三四百萬兩。雞蛋一項輸出也值二百萬兩。

銅山的名勝很多，張子房吹散八千子弟兵的地方就在鷄鳴山。關盼盼獨守丈夫十餘載的燕子樓也相去不遠。現在固然難得找到那樣高明的軍師，那樣有氣節的女人也就少有！可惜我們沒有功夫去瞻仰這些古蹟，就是快哉亭，放鶴亭等名勝，一律都沒有功夫去。我們去的地方祇是花園飯店吃大菜。

路局裏幾位先生說起：「隴海路每一公里的工程費要花到五萬元。而臨洪河每年疏濬費亦要二百萬元。所以在決定修通終點一段時完全由路局職員兼差，每月可省下總務費二萬。鐵路枕木——洋松每根祇買成美金四角二分，亦省下不少費用。……」可見「求人不如求己。」

津浦路上

晚上乘津浦鐵路的藍鋼車回浦口，車上的設備果然不差。二等車的臥鋪就有京滬路頭等車的臥鋪那樣好，頭等車的臥鋪當然比京滬鐵路頭等車的臥鋪還要好。門窗都是藍漆鋼

造，又美觀，又結實。似乎打的是一勞永逸的算盤。

上車過後就睡覺，第二天早上起來，早已過了安徽。

餐車裏頭我們是早客。這一節車完全是供給客人吃飯的。不像京滬鐵路座的地方就是吃的地方，吃的地方也就是睡的地方。儼然有大公館和小房子的區別。其實不要以為我們生活忒「波爾喬亞」了，據茶房說：「北平來的一個姑娘她一個人包了一間頭等房間。」我還座的二等呢。

出了浦口站，到了江邊，那裏有兩隻渡江輪船，一大一小，大的到南京下關，小的到京滬路的江邊車站。我們的墾植專區視察團到了這裏纔隨着兩隻船的過江名士而分道揚鑣了！

有 著 作 權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廿日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一日發行

毛桃林紙浮裝一冊

二元

上等報紙平裝一冊

一元

作者

張蓬舟

出版者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上海

河南路

南京

太平路

不 許 復 製
